

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歛侵擾黎甦天下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是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輔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園案所陳不

過三蓋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到溉為建安內史劉駿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按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擬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

吉翰字休文馮翊人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



死罪因典籤意欲活之因輸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未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御意當欲宥此因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因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因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

杜驥字度世京兆人高祖預晉征南將軍凡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徙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青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常與文帝言

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遺子牙驥年十三父使使同郡韋華華子宥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史所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凡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



杜慧慶

杜慧慶交阯人也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竝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感惠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

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竝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竝著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



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歷錢唐山陰  
秣陵令南平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  
貧寂之字德有具興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  
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  
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  
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  
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噴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  
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噴之  
具興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  
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  
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  
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噴之以手板

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  
譽日至噴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  
丹徒令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  
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琰子翽為官亦有能名  
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  
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  
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  
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  
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  
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御家譜所不  
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



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真愿

真愿字士恭會稽人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救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費

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隱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表繫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園碁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園碁依品賭戲抗競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



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林上積塵埃有書數帙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林而去

沈瑀

沈瑀字伯瑜具興人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粟女子丁半之人咸權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牙縱橫遮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摧右屏跡○

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尾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人也初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齊初為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廡居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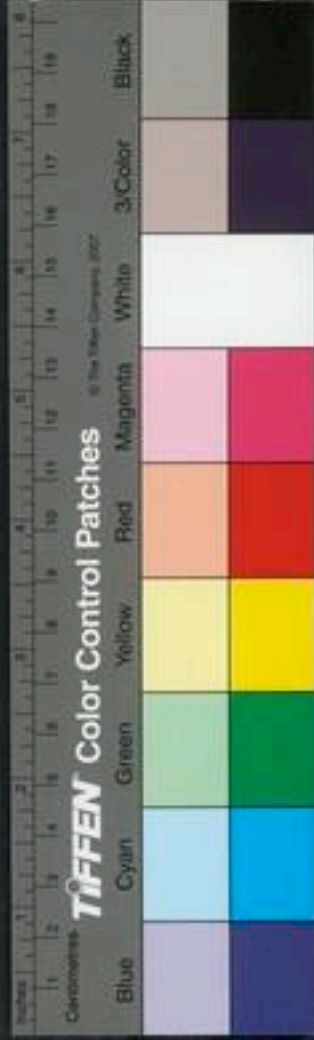


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劾帝笑曰朕當使御智不當使御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林施蘧簪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卒年九十二

從子廉字思約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有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晉陵兵興太守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仕齊為奉朝請梁武帝踐祚遷武昌太守遠本個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迹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鶻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遷東陽太守遠處職



疾強富如仇讐視貪細如子茅特為豪右所畏憚  
○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  
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  
此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  
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  
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  
則謝卿以一縑環眾共同之不能記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帝溺情內  
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  
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禡  
慢斯作各競奢侈貧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

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  
直弼者淪溺溝壑壑曲鈞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  
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  
無功側入反加寵擢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  
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  
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檢猶人有  
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  
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  
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  
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通効  
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眾耕夫日少杼軸日空  
陛下若大興屯田賤金貴粟勸農桑者擢以階級





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庶讓  
可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  
尋華扁為國當黜邪佞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  
毛耳論外則有弛捨說內則有曇曇是曇是所議則  
傷俗盛法弛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恒息  
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  
痛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非忤貴臣則禍  
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  
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何所恨夫謀臣良  
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  
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  
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

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論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  
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譙退且百僚御士豈有奉  
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  
不高何故而爾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  
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  
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  
直擢為豫章鍾陵令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  
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及至南州公嚴清  
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  
深搜檢奸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周捨賊罪遠  
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  
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燒餉一早青瓜祖深



報以足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布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儒林傳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弼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漢武帝時開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負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顛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



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  
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  
學而不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  
之鬱也久矣乎梁武創業深懲其弊天監四年乃  
詔開五館建立國學摠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  
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  
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  
百生給其廩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  
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遺就會稽雲門山  
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  
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  
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語勞之以束帛

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  
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  
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  
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 魏 軹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  
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  
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宋明帝好周  
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  
風采明帝嘗以方秘叔夜使兵人陸探微晝叔夜  
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  
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



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子暉

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芋家人乃至無以為絕其厲志如此為國子博士時始興內史何遜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兵部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

乃出拜書侍御史虞曠奏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廷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後出任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命梁武帝王為江州揚挺之鎮王好文義



深被恩禮侯景亂中卒

何佟之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摠明館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徽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函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東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鄭灼

賀德基傳附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

南文

鄭灼傳

十五



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  
學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  
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其篤志如此時有  
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  
以禮學自命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  
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褐袴嘗於白  
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  
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  
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

張譏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

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  
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  
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  
知凡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  
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  
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內  
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  
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  
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  
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  
(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  
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暨義時索



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爲譏曰可代塵尾  
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  
紫且以移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  
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  
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  
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經屯設郊生戎馬而  
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  
下應猶草美哉豈斯之謂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  
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  
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  
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敷悅故云言之  
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  
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  
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  
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  
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  
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爲譏曰可代塵尾  
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  
紫且以移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  
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  
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  
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經屯設郊生戎馬而  
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  
下應猶草美哉豈斯之謂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  
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  
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  
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敷悅故云言之  
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  
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  
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  
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  
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  
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丘靈鞠

選 仲子

丘靈鞠吳興人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負外郎齊高帝使靈鞠叅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此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罪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強功如此武帝即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

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善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遲辭采麗送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常稱為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郢里家貧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



岡隸馮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  
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  
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瑛父  
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  
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梁武帝踐  
祚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  
眼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檀超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  
西曹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  
晉郝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

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  
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王儉所不  
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  
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  
十代其序云尚書充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  
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自誇  
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  
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  
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  
遠何為者乎

卞彬

卞彬字士蔚濟陰人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剏



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饋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饋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擯廢數年不得任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蠅蠶等賦皆大有指斥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此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闌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須大材連之不爾飛去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

華林學省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驕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解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歌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歌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



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  
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  
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  
子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  
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

劉昭

劉昭字宣卿平原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幼清警  
通老莊義及長善屬文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  
漢世稱博悉卒於剡令

鍾嶸

鍾嶸字仲偉潁川人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  
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  
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於是憑勢互相通  
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  
才碩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  
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擇謂嶸嵩曰鍾  
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嶸雖位未名  
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  
主摠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  
人宰而為大匠斷也上不顧而他言

劉勰

劉勰字彦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  
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適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  
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



通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知之已精就有  
深鮮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寔經典枝條五禮資  
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颺  
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  
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  
案

何思澄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  
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時門受餉數日  
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人輸租

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  
賞自以為不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  
題此詩於壁天監十五年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  
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香王子雲鍾嶼等五人  
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  
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  
晝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  
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  
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  
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威印青囊舊事紀  
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  
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



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  
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  
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搖其文甚工

紀少瑜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年十三能屬文初  
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  
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縷管筆授之云  
我以此筆猶可用御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  
論曰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  
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  
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  
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

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  
輪扁之言或未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  
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  
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  
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孝義傳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  
理寔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  
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  
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耻權利相引任以勢招榮  
非行立之嗶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  
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遠為其首斯並執訓之



理未弋汲引之道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郭世通

原平

郭世通會稽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母亡負土成墳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陷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

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子原平

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義不獨飽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



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笋置籬外隣里慚愧無復取者又以種瓜為業會稽郡貴重望諱及望孝威揆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祭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父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

丘冠先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蕪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

臨之冠先日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蘓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廢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負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瑩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吉玠

吉玠字彥霄馮翊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玠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





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  
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璠乃搥登聞鼓乞代父  
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教廷尉蔡  
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寔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  
厲色問曰甬求代父死教已相許便應仗法然刀  
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甬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  
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  
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貌唯因為長不忍見  
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千萬乘今欲  
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  
度知不可屈抗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使  
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

辭幸父子同濟矣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璠曰凡覬  
觴覬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齋粉但父掛深  
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法度以聞帝乃  
宥其父毋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  
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璠曰異哉王尹何量璠之薄  
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璠有醜面目當其此舉  
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  
為本州主簿後裴儉臧盾連名薦璠以為孝行純  
至明通易老教付太常旌舉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人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  
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



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耶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毳席被褥單複畢備

論曰自洗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巷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

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逸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歲景窮巖巖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徃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窮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未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舍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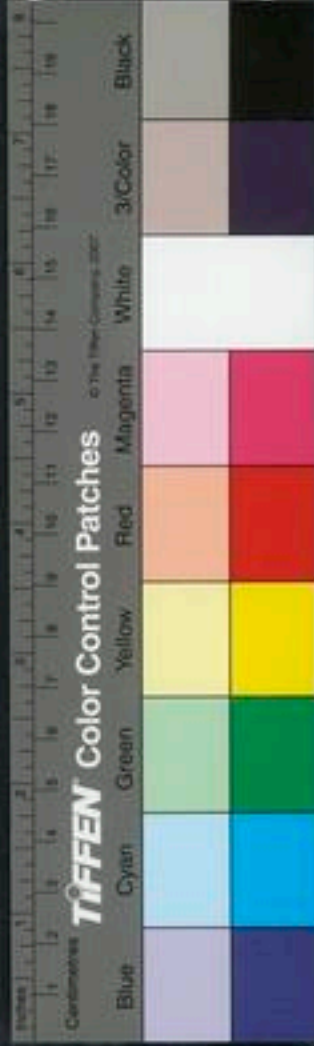


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倫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亡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替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絢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



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  
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  
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  
令潛故人龐通之持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  
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  
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  
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  
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  
留三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  
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使

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  
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  
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  
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任  
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  
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  
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佞悅辭事使汝幼  
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  
子此既一事矣但恨憐靡二仲室無菜婦抱蓐苦



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爰閑靖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  
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  
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  
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  
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  
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  
因良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  
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

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  
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于後云

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  
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讐  
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  
之乃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拙丘飲谷  
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  
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臧為南平太守  
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  
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竝不就  
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



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  
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  
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  
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享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  
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揚歡就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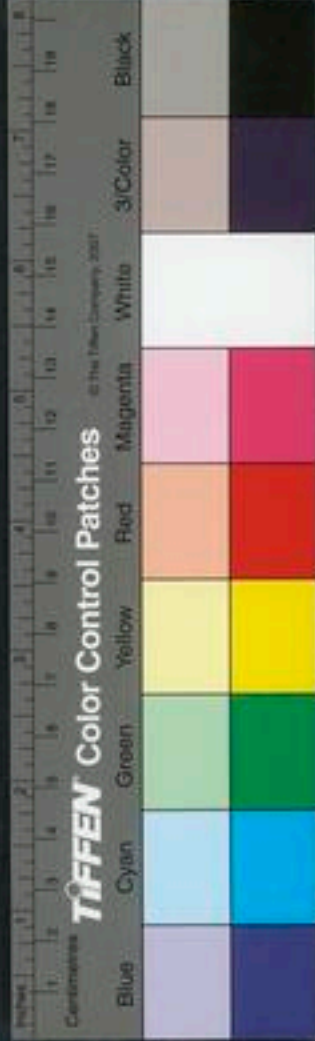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  
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  
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  
十年矣今乃傾盖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  
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與

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  
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  
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  
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  
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  
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  
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  
為散騎侍郎乃处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  
縣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  
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



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  
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  
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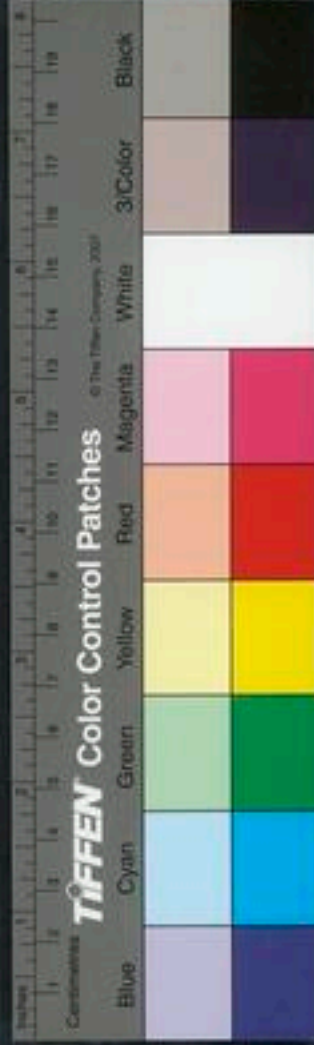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  
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  
百餘人朱膺之庾蔚之並以儒學提監諸生時國  
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  
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  
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

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  
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  
堂就業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也家勢寒賤歡獨好學年六  
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  
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郡中有  
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  
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  
興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  
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  
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



義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負外郎劉思効表陳諫言優詔並稱羨之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蹠罄

折佻旬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擲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毀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歡口不辯善於著論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而己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





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  
矣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數  
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  
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  
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  
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馬家貧求宰縣不遂永  
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  
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及發公御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  
**齊宋**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  
曰此山下是茅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

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  
謂之茅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  
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薇受符圖經法  
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  
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  
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  
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  
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  
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  
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  
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  
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茅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  
而文



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  
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  
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  
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  
代歷年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  
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  
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嘗造渾天象  
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  
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  
為人云古賢無此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  
**梁武**兵至新林造房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

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  
**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息禮愈篤書問不絕  
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  
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  
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  
朱黥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  
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  
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  
此人無所不作欲殺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  
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  
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



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  
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  
有時而方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為造逝詩  
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弘景  
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  
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選  
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  
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所著學苑百卷孝  
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初驗方肘後百  
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  
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  
十部唯弟子得之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  
長傳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  
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  
小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而道俗  
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  
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  
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  
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  
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  
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  
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芻  
蕘



芥柱下之言說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措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文帝傲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閻中物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蒙門入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

有素玩碧澗清潭翻成巖囑掛冕東都夫何難之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息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  
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通於易牙小白掩陽  
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誇隆之別況下於此  
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  
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  
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  
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  
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  
左置通事即管司詔誥其後即還為侍郎而舍人  
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息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通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誇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即管司詔誥其後即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



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  
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單尚之江夏王義恭  
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卷宣敕論辯  
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顛阮佃  
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  
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  
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  
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  
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  
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  
官有副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  
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

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人也父碩子以販紆為業法興二兄  
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  
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  
陳戴三千萬錢後為尚書倉部令史彭城王義康  
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為記室令史義康  
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洲仍補南  
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  
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兼  
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武)  
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



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  
密魯郡巢尚之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  
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  
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  
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  
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  
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  
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孝武崩  
前廢帝即位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  
手尚書中事無小大專斷之廢帝年已漸長凶志  
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對謂帝曰官所為如  
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

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  
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  
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  
帝遂免法興官賜死

阮佃夫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  
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  
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  
隆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明帝即  
位論功封建城縣侯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  
軍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大  
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蠟火





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  
冠絕當時金玉錦綉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  
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  
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  
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  
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  
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  
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朝  
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  
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後廢帝即位佃夫  
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  
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

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  
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  
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  
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  
如此繁等並不敢執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  
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  
或出郊野或入市鄣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  
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  
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  
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  
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  
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



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

茹法亮

茹法亮吳興人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驢使人法亮未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法亮便解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與呂文度呂文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感起土山竒禽怪樹皆聚其中

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薊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璠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璠之宅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親位任如故（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為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舊延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

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三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望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敕命刺史不得全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兵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遽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



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刑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遺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琮

茹法琮會稽人齊東昏時為刑局監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捉刀法琮用事為

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懼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琮王暄之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陸驗

徐驎

陸驗徐驎並吳郡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

而史

陸驗傳

七



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遽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蠢司農卿傅岐瘦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譴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綸所殺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人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復為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己力省中祕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使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朝廷內外皆從風靡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



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諧賢之効也至德四年卒

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人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自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史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

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安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主者惟負販輕薄之徒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



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倉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殺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瓌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

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任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盼探求息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域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表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陸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



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  
察往來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  
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  
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  
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  
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  
號金穴嬙媛侍女蕪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  
龍雀鳥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  
人於斯為切况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夷貊傳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

或四五百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  
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  
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天  
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  
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  
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  
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  
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  
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  
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  
狀如螢火又出毒瑁貝齒吉貝沉香吉貝者樹





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  
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沉木香者土人  
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  
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  
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  
市之身毒即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  
為五江摠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藍色正白如  
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  
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表毼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  
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  
也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  
金剎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  
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王竺扶大竺阿朶  
並為建威將軍凡此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  
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為一家之學宋  
世名僧有道士道人彭城人父為廣戚令道生為  
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  
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  
山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  
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  
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頌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  
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



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  
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  
不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  
深也為客主訓答其歸以為六教與五教並行信  
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黠釋氏欲  
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  
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  
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坐上恒滿琳著高履  
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倖宰輔會稽孔顛嘗詣之  
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可謂冠屨失所矣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  
隨人種不須時節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  
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削殊特殆非  
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  
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  
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  
妃作釵釧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  
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  
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  
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  
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郡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百濟王號所覩城曰固麻謂邑曰擔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擔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爽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事詳北史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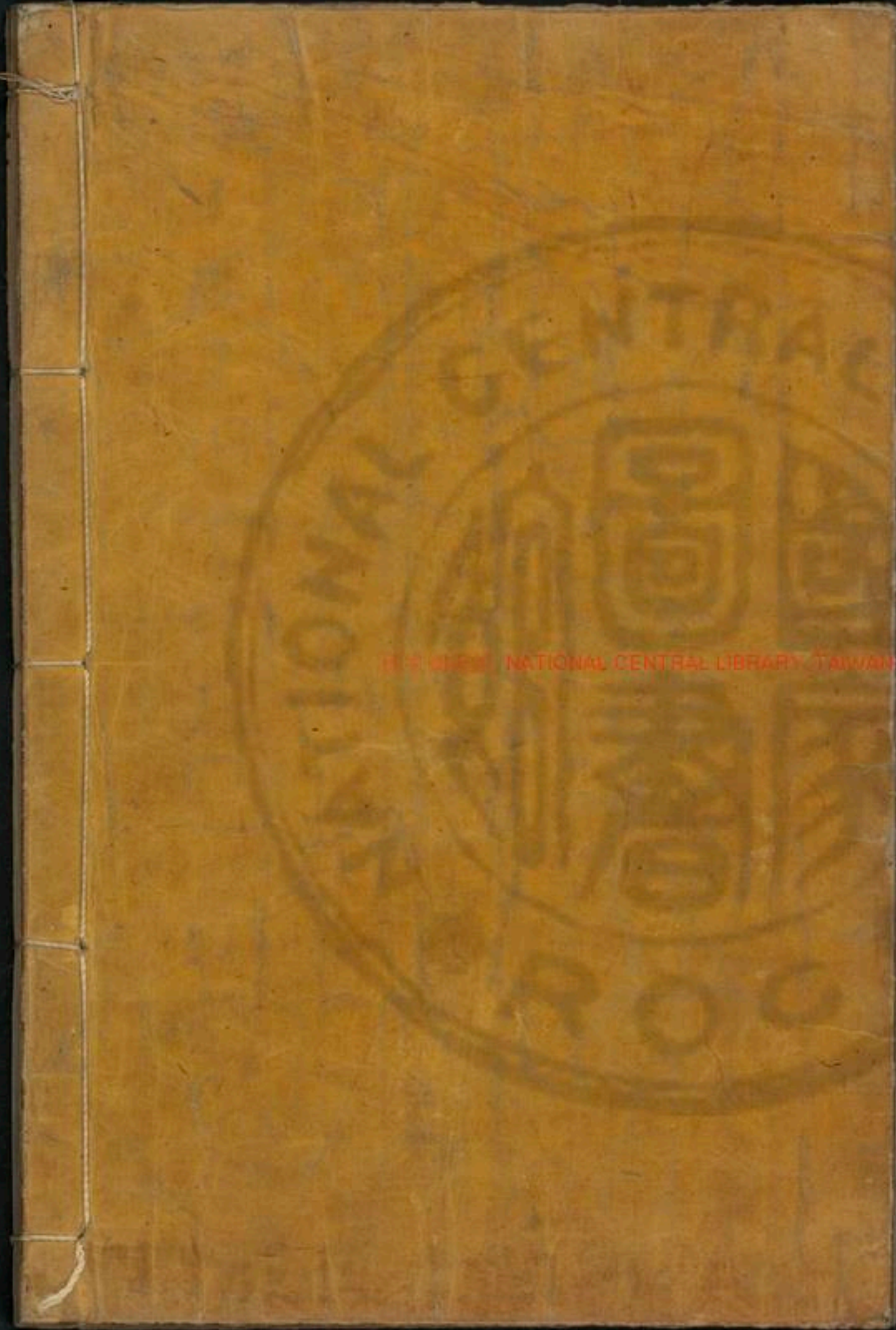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於是鞬譯相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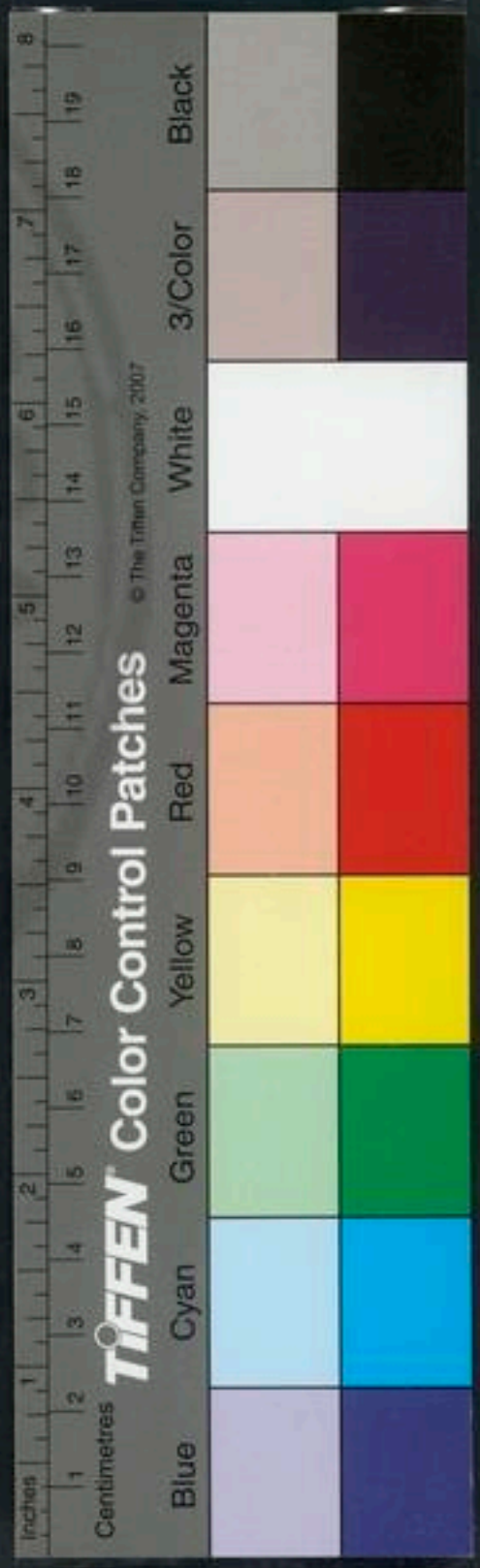
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  
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  
故西賁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  
則去者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5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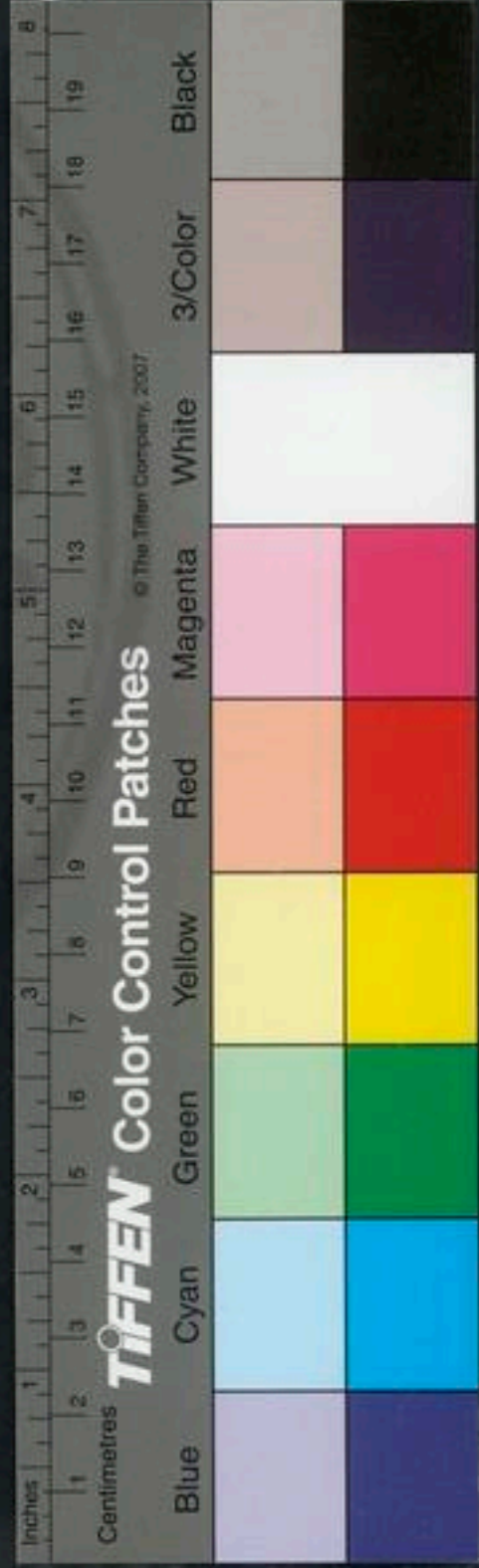


十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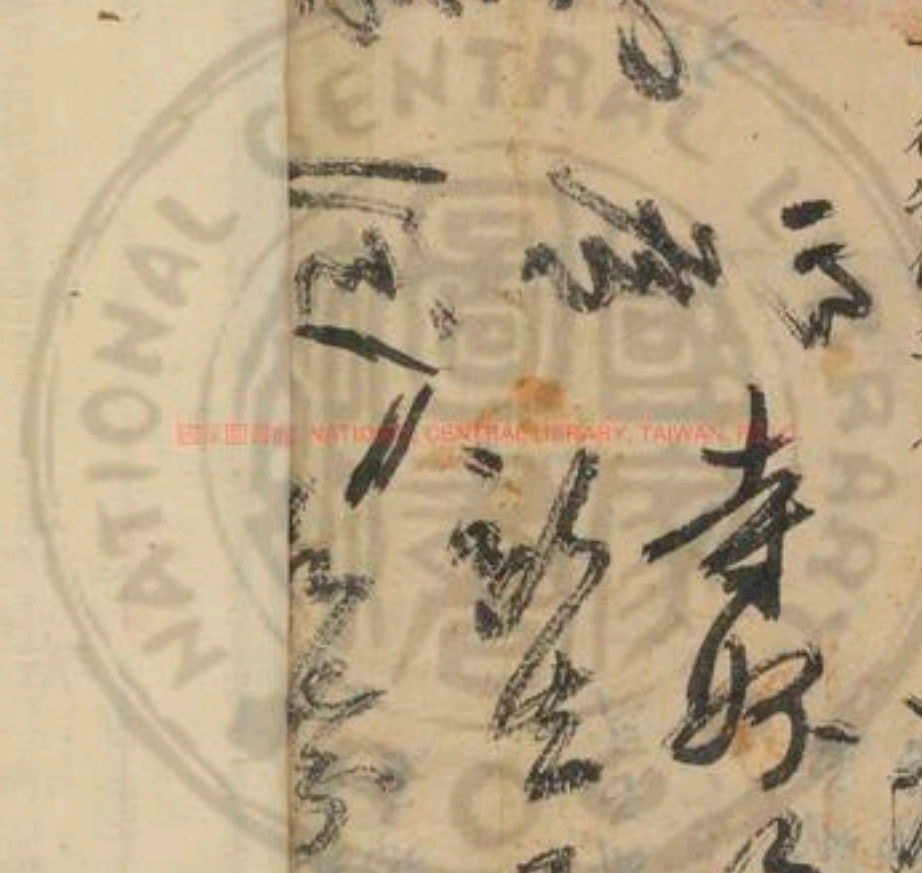
三十九

北魏紀  
 武帝 孝明帝 孝昭帝 宣太后 奚斤  
 神元帝 節閔帝 後主 馮淵妃 叔孫建  
 思帝 廢帝 幼主 宗室諸王傳  
 平文帝 孝武帝 周紀 元長  
 昭成帝 文帝 文帝 元暉  
 道武帝 廢帝 孝宣帝 元暉  
 明元帝 恭帝 州帝 元暉  
 太武帝 東魏孝靜帝 元暉 陳留王虔  
 昇穆帝 齊紀 宣帝 元暉  
 文成帝 神武帝 神帝 任城王雲  
 獻文帝 文襄帝 后妃傳 列傳  
 孝文帝 文宣帝 魏文成皇后衛操  
 宣武帝 廢帝 齊武明皇后劉暉仁

十七史



月二十五日行牧使李衣  
[Large cursive calli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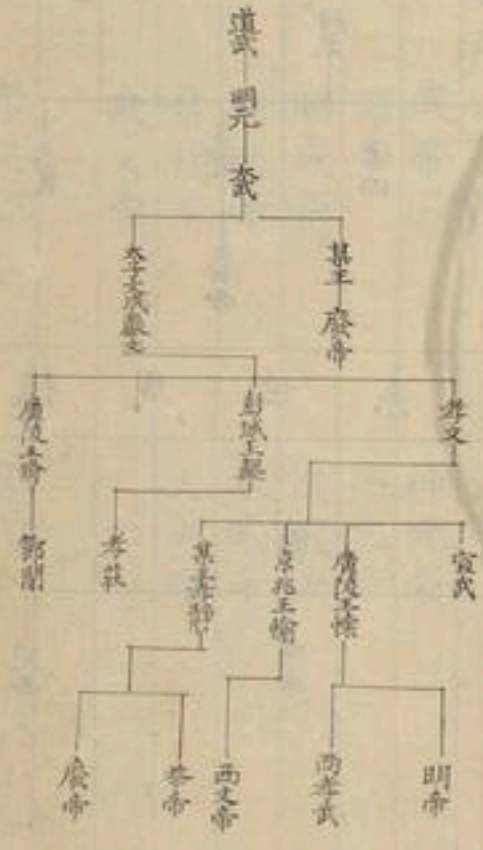
59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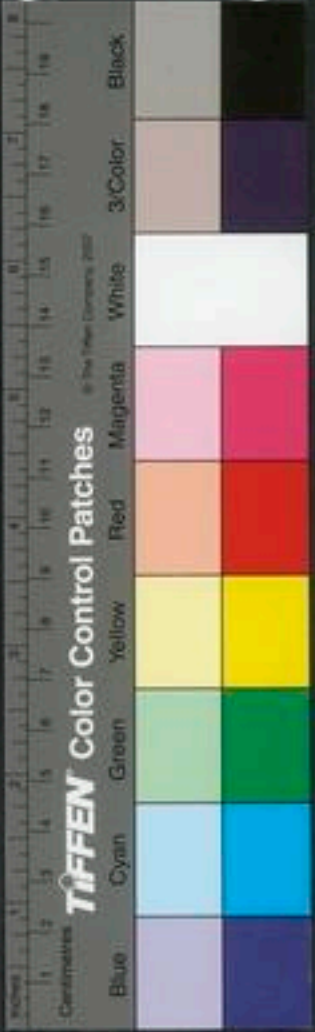
北史

後魏世系圖

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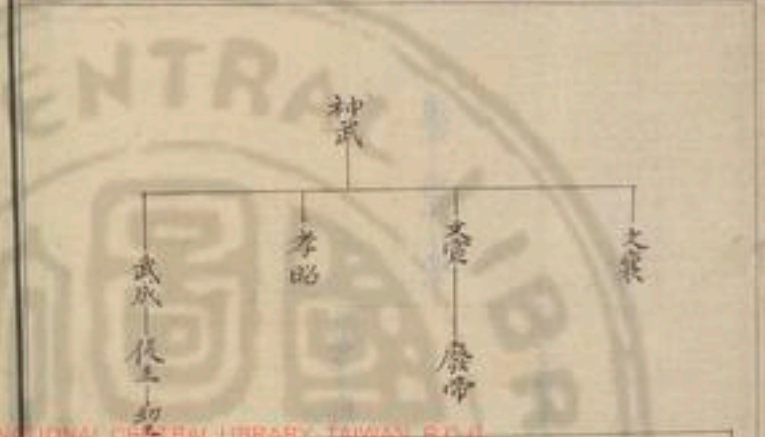


宣帝 靜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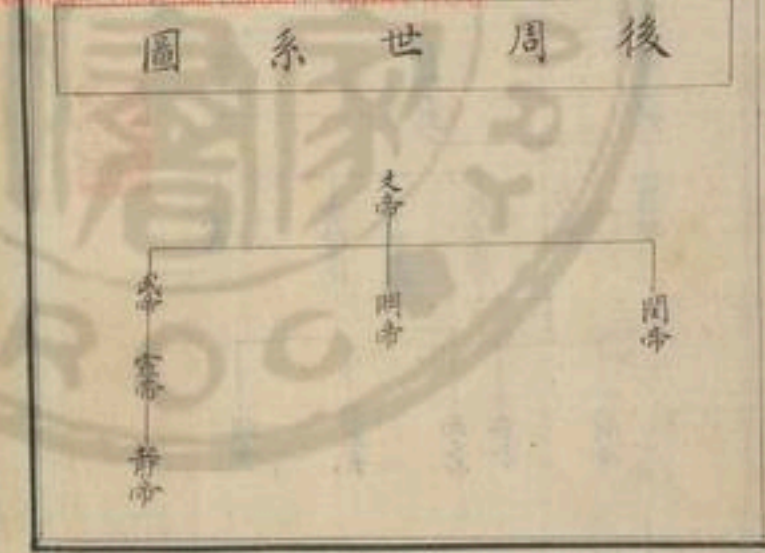




北齊世系圖



後周世系圖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紀

拓拔氏使改姓元

武帝

神元帝

思帝

平文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景穆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卷之二

孝文帝

宣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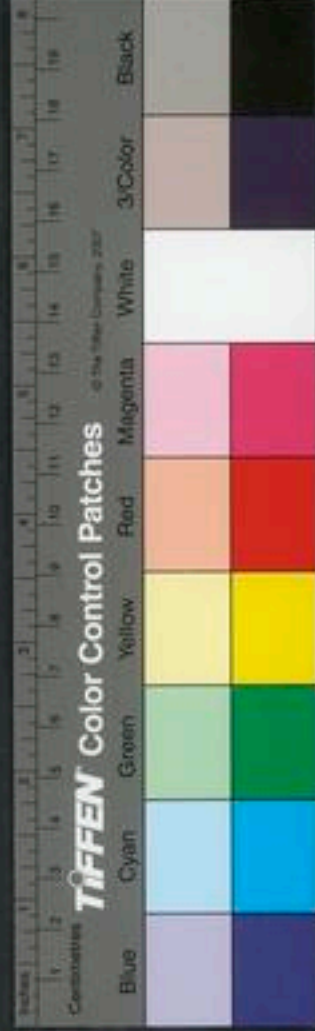
孝明帝

孝莊帝

北史

本紀目錄





卷之三

齊紀

高氏

節閔帝

孝武帝

廢帝

東魏孝靜帝

廢帝

文帝

恭帝

卷之四

周紀

宇文氏

神武帝

文宣帝

孝昭帝

後主

文襄帝

廢帝

武成帝

幼主

卷之五

后妃傳

文帝

明帝

宣帝

孝閔帝

武帝

靜帝

魏文成文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

後主皇后

魏室宗諸王傳

彭城太妃

馮淑妃

元萇

元暉

陳留王虔

元志

元淑

元茂

北史

列傳目錄

魏諸臣列傳

任城王雲

澄 負

衛操

劉庫仁

奚斤

叔孫建

卷之六

燕鳳

崔宏

浩

卷之七

張袞

特

長孫嵩

儉

長孫道生

紹遠

于栗磾

謹 質

卷之八

崔暹

悅

王憲

昕

晞

封懿

回

隆之

軌

古弼

劉潔

伊敍

薛彪子

取

尉元

宋弁

世嗣 觀 世良

許彥

厚

刁廡

卷之九

張濟

李先

賈彝

毛脩之

寇讚

烏

陸侯

凱

印 义

源賀

思禮

司馬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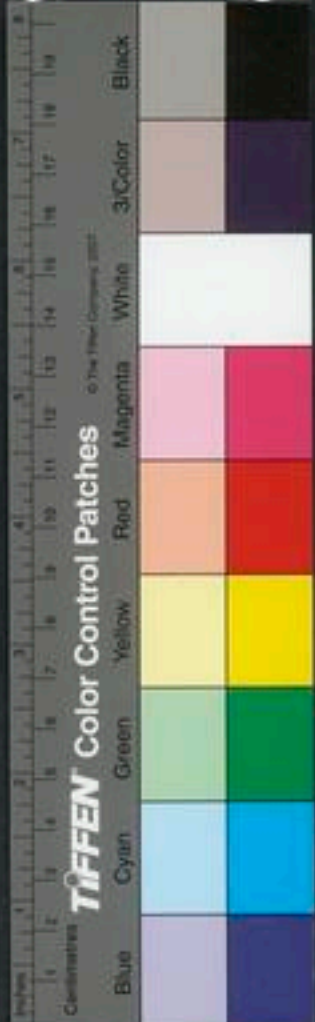
劉昶

卷之十

北史

列傳目錄

三



蕭寶寅

盧玄

高允

卷之十一

崔鑑

李元忠

李孝伯

卷之十二

游雅

胡叟

宋繇

卷之十三

王慧龍

薛辯

薛愷

楊大眼

卷之十四

裴駿

韓麒麟

楊侃

劉芳

卷之十五

郭祚

邢巒

北史

列傳目錄

蕭大圜

盧辯

崔辯

李順

李義深

高閏

劉延明

江式

鄭義

奚康生

崔延伯

裴俠

李彪

王肅

常爽

張奐

李崇

四

平

詞

類



卷之十六

崔光 鴻

傅永

崔亮 元部

張普惠

卷之十七

袁翻

陽尼

賈思伯

祖瑩

仝朱榮

賀拔允

高恭之 顯之

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彭城王浟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斛律金 光

卷之十九

孫纂

陳元康

杜弼

王紘

唐邕

元文遙

趙隱

郎基

魏收

魏長賢

卷之二十

周宗室諸王傳

北史

列傳目錄

五



廣川公測

齊煬王暉

周諸臣傳

獨孤信

王羆

王思政

尉遲迥

王軌

齊

卷之二十一

蘇綽

韋孝寬

柳蚪

齊

卷之二十二

蔡祐

耿豪

高琳

李遷捨

唐瑾

韓雄

賀若敦

申徽

陸通

韓襄

柳避

齊

卷之二十三

儒林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徐遵明

李業興

齊

李鉉

馮偉

刑峙

劉畫

張景仁

熊安生

卷之二十四

文苑傳

北史

列傳目錄

六



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信都芳

陸法和

庾秀才

張胄玄

蔡母懷文

蔣昇

楊伯醜

許智藏

隱逸傳

哇夸

馮亮

酷吏傳

于洛侯

李洪之

崔暹

循吏傳

明亮

杜纂

張華原

孟業

卷之二十五

節義傳

于什門

汲固

朱長生

于提

郎方貴

孝行傳

王崇

張元

庾信

溫子昇

李廣

樊遜

王褒



萬寶常

卷之二十七

烈女傳

房愛親妻崔氏

鄭善果母崔氏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後梁 蕭氏

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高麗

林邑

吐谷渾

西域 鄯善等十一國

焉耆

突厥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目錄終

北史

列傳目錄

八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一

魏本紀上

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浮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

北史

魏本紀

一



振北方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  
謀更南徙未行而崩獻皇帝時有神人言此土荒  
遊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歟似  
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策  
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  
研之義

武帝

聖武皇帝諱詰汾營田於山澤歟見輜輶自天而  
下既至見羨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  
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莽帝至先田處  
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

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  
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徽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  
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  
依於沒鹿迴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  
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  
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  
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  
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  
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  
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大人悉服控



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帝  
乃告諸大人為與魏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文帝  
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  
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  
歸晉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  
還國晉衛權以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留不遣復  
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問隙五十八年方遣  
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  
鳥飛九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  
眼同南夏無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  
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  
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

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  
是諸大人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尋崩饗國五十  
八年一百四歲道武帝即位尊為始祖文帝少子思  
皇帝立

思帝

思皇帝諱弗政崇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  
子昭帝祿官立帝九年八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  
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  
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色統之一居定襄之盛  
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  
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還雜胡北徙雲中五  
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九諸部自杏城以北



八十里迤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桓帝  
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  
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  
牛○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  
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  
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  
而還十一年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  
帝崩桓帝統部凡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遂  
總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姿英特勇略過人元年  
劉元海僭帝號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  
遣子導為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  
部大人次攻鐵弗劉武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

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陘北地琨大  
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人於陘南更  
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  
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盛樂以為北  
都脩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  
乃更南百里於湮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  
謂之小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  
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  
寬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  
期者皆舉部戮之九年帝召六脩不至怒討之失  
利遂崩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平文皇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年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是歲晉元帝即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天興初追尊曰太祖

昭成帝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則則

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孑孤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峙北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梗將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脇五月薨後追謚焉是為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珪生三十九年符堅遣其大司馬苻洛帥衆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王師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北史



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道武即位尊曰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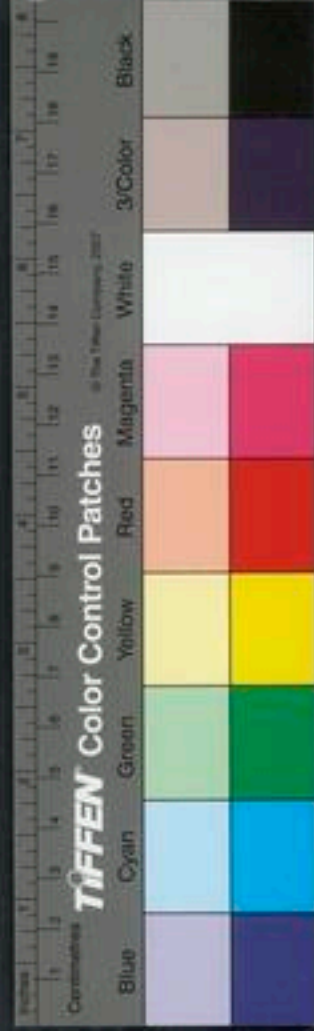
道武帝

太祖道武皇帝諱珽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符堅遣將內侮將遷帝長安賴燕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高及元他等盡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孤獨部帝雖冲幼而嶷然不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晉敗符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弟春代攝國部八年慕容暉弟冲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

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九年劉庫仁子顯殺春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歲乞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符堅于丕僭帝位於晉陽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是月慕容垂僭皇帝位於中山國號燕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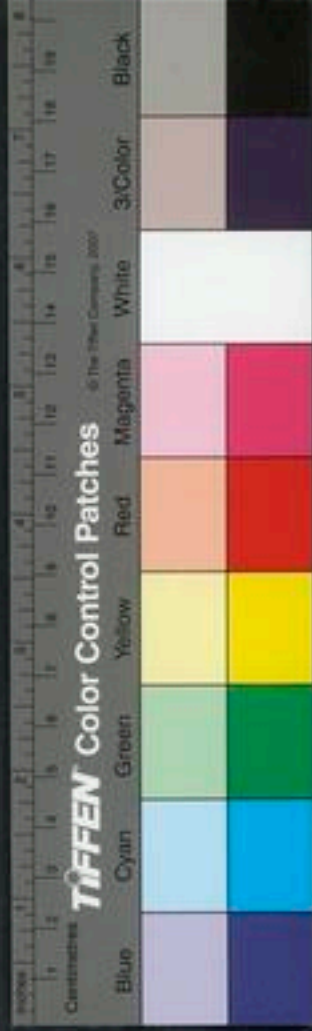
皇始元年三月慕容垂寇桑乾川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死於上谷子寶祕喪還至中山乃僭立呂光僭稱天王國號涼秋



七月左司馬許讌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  
天子旌旗出警八蹕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  
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旌旗駱驛二千餘  
里鼓行而前入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從東道  
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  
寶并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首置  
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  
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  
無火長皆引八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冬  
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  
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  
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

都軍所行不得傷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圍之  
帝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  
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遠取中山諸  
將稱善

二年春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肆焉臨滹池  
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  
不及衣冠蹠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  
帝設奇陣劉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  
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尚書閔亮祕書監崔暹  
等降者相屬寶求和請送秦王觚割常山以西奉  
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寶弟賀麟  
將妻子走西山寶恐賀麟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



城內共立慕容普隣為主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  
詔東平公儀罷鄴圍定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  
山城內為普隣所脅乃招諭之甲辰曜兵揚威以  
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秋七月普隣  
遣烏丸張驥率五千人出城求食寇靈壽賀驊自  
丁零中入驥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隣而自立  
八月景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牛死者十  
五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  
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  
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驊  
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  
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

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  
十月景寅帝進軍新市賀驊退阻泝水依漸如澤  
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搗大破之賀驊  
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  
府庫珍寶中山平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剋鄴  
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  
詔郡縣賑卹之帝至鄴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志  
乃置行臺遂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  
州郡皆復贖租一年除山東租賦之半車駕將北  
還慮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  
使略陽公遵鎮勃海之合口辛酉車駕發中山至





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何高麗新夷三十六畧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繁時宮更選屯衛詔給內徙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六月景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上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銜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榭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

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十一月鄧彥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誥撰郊廟社稷朝觀饗燕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裁之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宏等奏從上德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用白五郊文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于代都

三年姚興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儻擇菜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巡行州郡



天賜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兵誅桓玄  
二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立

六年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謚曰道武

明元帝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教寬  
毅非禮不動

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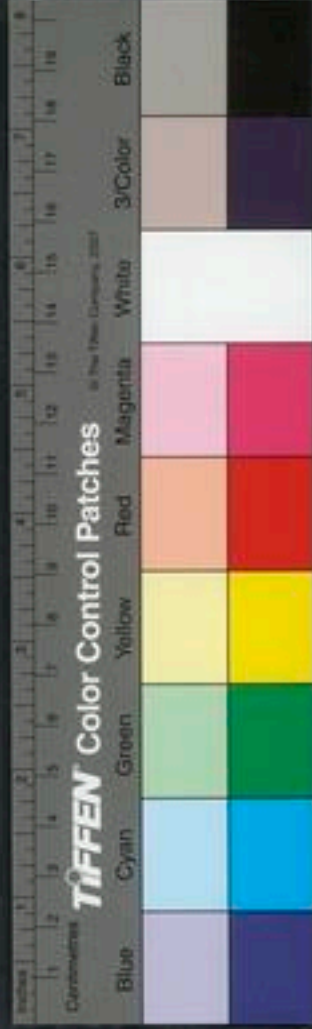
泰常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

八年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謚曰

明元皇帝○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  
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

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  
方契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  
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宜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  
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四剋威被遐荒  
乃改郡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  
其原固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  
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  
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寇履不暇棲遑外土而  
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  
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虛將人  
事不足豈天寶為之乎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



之始于時狼顧鷓鴣猶有窺覲加以天賜之末內  
難尤甚帝孝心叡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  
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  
良已遠矣

太武帝

世祖太武帝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  
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帝奇之曰成吾業者必  
此兒也泰常七年立為皇太子八年十一月己巳  
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

始光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  
陷盛樂帝即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  
於東郊將北討冬十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

蠕蠕車騎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癸卯車  
駕北伐東西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  
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來聘  
帝以赫連屈馬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車駕西  
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十一月  
戊寅率輕騎襲赫連昌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赫連昌遣其弟  
定向長安帝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五月車  
駕西討赫連昌次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  
萬先行至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甲  
北史



辰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邽車駕入城虜昌羣虜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栢貸鎮統萬狄端端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逃

**神鷹**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二月改元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安頡出戰禽昌其餘衆立昌弟定為王走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赫連定於平涼馬髦領為定所禽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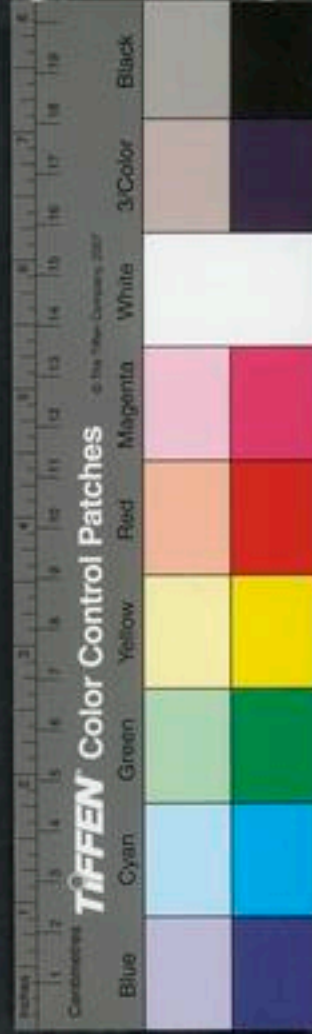
二年夏四月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異馬至粟水蠕蠕震怖焚廬舍絕跡西

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于宗廟列置新天子漠南東至蠕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

三年春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為秦王八月宋將劉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景寅彥之遣將度河攻治坂寇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十一月安頡帥諸軍攻滑臺

四年春正月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楊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月庚戌寇軍將軍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太平真君**十一年秋七月宋將王玄謨攻滑臺九



月辛卯車駕南伐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亥謨乘  
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丁卯  
車駕至淮詔劉萑輩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  
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  
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  
申宋文我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  
以求和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  
郎夏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二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  
於宗廟

二年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搆逆帝崩於永安宮  
時年四十五尊謚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帝不

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絲羣臣  
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  
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  
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  
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  
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皆是勲績之  
家親戚愛寵未曾橫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  
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  
思效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  
不制勝違爽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  
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  
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  
北史



勸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  
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  
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  
伐時宣成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  
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  
可惜李宣城可哀廢貶雅意皆此類

景穆帝

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  
月景午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問則不  
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及西征  
涼州皇太子監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  
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

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  
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  
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  
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  
何面目見帝也真君四年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  
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  
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麀盛賊多須軍大  
集太子曰此由賊懼擾何有營上而有此麀太武  
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去不  
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  
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  
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



人牛相質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皇帝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恠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決大政可否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弒逆立南安王余十月景午朔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世

嫡皇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六年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

獻文帝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九月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



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然牧司舉非其人倦于  
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人望忠信  
以為選官不論前政共相平置若簡任夫所以周  
上論○帝幼而神武聰敏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  
純至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  
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乃止景午  
使太保建安王陸顧太尉源賀秦皇帝璽綬冊命  
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已國  
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元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  
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  
永安殿年二十三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籍三世之資奮

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  
萬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虜絕迹廓定四  
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  
光邁百王豈非神教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  
東儲不終末乃豐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  
○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園之悼歟文  
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豐時艱朝野  
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  
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  
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敏夙成兼資雄斷故能  
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  
闈之變將天意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為延興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歛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為延興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歛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



自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勸準

三年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太和**十七年六月景戍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八月己丑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九月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河橋幸太學觀石經○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議還都計初帝之南

伐起宮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

十九年春正月詔禁淮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賚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並大破齊軍己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南東人皆安堵租運屬路景辰幸鍾離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江水壬戌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齊王罪惡五月癸未車駕至自南伐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景戌行幸鄴乙未車駕還宮冬十月景辰車駕至自鄴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



二十一年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士  
二十萬將以南討八月景辰詔中外成嚴九月帝  
留諸將攻赭陽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  
尉成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  
冬十月四面進攻不尅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  
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於沔北

二十二年三月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軍於鄧城  
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十一月辛巳  
幸鄴

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臨馬圍戍三月車駕南  
伐秦末次梁城景戍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戍  
戍頓戰破之己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退奔漢水

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北次穀塘  
原夏四月景午朔帝崩于行宮時年三十三祕諱  
至魯陽發喪還京師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性  
寬慈進食者曾以熟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虫  
穢物並笑而恕之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  
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  
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  
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  
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  
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  
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  
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車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



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  
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  
絹以覽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雅好讀書手不釋  
卷五經之義酬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  
百家無不該涉善談在老左精釋義才藻富瞻好  
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  
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  
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竒好士情如飢渴侍  
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  
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  
碎羊髓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  
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

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明廓平南夏闢土經世成以  
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  
早著淑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  
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擗固以符於冥化及躬  
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  
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跡雖尊  
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  
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  
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材大略愛竒好  
士視下如傷後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  
天地豈虛謚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景明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玉肅大破之七月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攻伯之於肥口

三年二月齊雍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

三年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于梁

延昌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

三十三諡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

武泰元年春正月生皇女祕言皇子景寅大赦改元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家握府受國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寶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異誕儲兩而熊羆無兆唯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



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繫仰宸極何圖一旦  
弓劍莫追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劉體自高  
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  
當璧允膺大寶即日踐祚可班宣遠通成使知之  
乙卯幼主即位大都督爾朱榮抗表請入奔赴勒  
兵而南三月甲申上尊謚曰孝明皇帝四月戊戌  
爾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葉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  
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斲太和之風  
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  
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  
於是釁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

淪胥之始也

孝莊帝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明  
帝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勲封帝武城縣公幼侍  
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為明  
帝親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  
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劭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  
夫中書監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爾朱榮  
謀廢立以帝家有忠顯且無人望陰與帝通率眾  
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於河陽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  
兄彭城王劭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



王以爾朱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西至陶者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劬始平王子正又害高陽王雍己下王公卿士二十人列騎衛帝遷於便幕榮尋悔稽顙謝罪辛丑車駕八宮御太極殿大赦改武泰為建義元年五月爾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秋七月乙丑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永安以爾朱榮為大丞相

二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爾朱榮為天柱大將軍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為太宰

三年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爾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攻河橋禽毅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通直散騎常侍李宙以火船焚河橋爾朱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停建興之高都爾朱昶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王暉為主大赦所部年號建明十二月甲辰爾朱兆爾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安寺帝遇弒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





節閔帝

節閔皇帝諱恭字修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莊帝崩爾朱世隆等以元暉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及元暉至邨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善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善泰元年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誅爾朱氏為名冬十月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三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且觀帝之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陵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為

孝武帝五月景申帝遇弒年二十五後西魏追謚

節閔皇帝

廢帝

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善泰元年十月勃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赦改善泰元年為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五月孝武封帝為安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

北史

魏節閔帝紀

八



也永安三年封平陽王中興二年高歡既敗爾朱  
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僚議以孝  
文不可無後帝在田舍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  
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邪椿遂白  
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  
策而禪位焉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羣臣朝  
賀禮畢升闕闕大赦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元年壬  
辰高歡還鄴十二月丁亥大赦改元為永興以同  
明元時年號尋改為永熙

三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大敗爾朱氏山東平三  
月詔復以勃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

三年五月置勳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  
百人閣內部曲數千人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  
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  
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  
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秋七月己丑帝總六  
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度景午帝率南陽  
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宿  
於瀍西楊王別舍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  
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  
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  
於滄中己酉高歡八洛遣婁昭及元子思領左右  
侍官追帝請迴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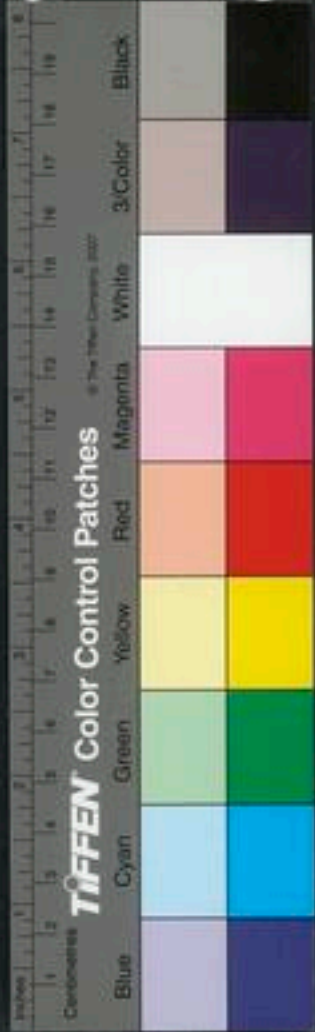
馬長驚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封人以麥飯蠶漿  
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  
衆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跳而下殿以禳星  
變及開帝之西懸曰虜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  
大都督趙貴梁禦率甲騎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  
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  
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  
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麻為  
宮高敞推清河王賈子善見為主從都鄴是為東  
魏人於此始分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  
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  
主清河王憚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

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  
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宇文泰使元  
氏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退臣  
由此不安平閏十二月帝飲酒過醜而崩時年二  
十五謚曰孝武

文帝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  
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  
八閏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  
泰率羣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天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  
元進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  
北史



行臺改封安定郡公

十三年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內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

廢帝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並番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恭帝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冢宰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于周

東魏孝靜帝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竈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八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改元天平元年冬十月景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

北史

魏恭帝紀

十一



武定五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薨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七年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八年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景辰遷帝位於齊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猶逆剪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胡終乃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有甚於奕恭雖以節閔之

明孝武之長祗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三

京兆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徹字賀六渾勃海薩人也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傾產以結客親故恠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史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三

京兆 慎獨齋 劉弘毅 刊行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徹字賀六渾勃海薩人也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頗產以結客親故恠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史



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賈顯智為奔走之友孫騰侯景亦相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配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國之不果而逃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末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羨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曰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鬻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

寵擅命朝敎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既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末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正終當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飲因劉貴賈榮下要人盡得其意無幾而孝





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  
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  
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  
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國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  
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  
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  
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  
等立長廣王暉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  
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微神武神  
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  
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  
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令

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  
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恣  
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  
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  
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  
餘萬為吳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  
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  
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  
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  
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奉殿之折其一齒曰生  
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  
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



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  
言受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  
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于頡厠左  
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為  
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  
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類歲霜早降戶掘黃鼠  
而食之皆面無較色徒汚人國土請令訖食山東  
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  
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  
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  
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  
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

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  
侵犯將逼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  
儀同將兵整肅蓋歸心焉○魏普恭元年二月神  
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  
月爾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  
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  
辭四月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  
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尋以為安州刺  
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  
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  
衆皆愁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  
之孫騰尉景偽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

北史

齊神武帝紀

四



郊雪滂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天天下衆皆頓頭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士喻以討爾來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挫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爾來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

州斬爾來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次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爾來氏八月爾來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滿絕不權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廢律仲遠軍次晉陽爾來兆會之神武用竇秦策縱反間廢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鄆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八地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鄆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崔靈珣大



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  
閏三月爾朱天光自長安北自并州度律自洛陽  
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  
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  
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  
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  
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爾朱兆責神武以  
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  
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  
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爾朱兆對慕  
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獫

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初普泰元年十  
月歲星孛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  
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  
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  
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  
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既而神武至洛陽  
廢節閔及中興王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  
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還鄴七月神武帥師伐  
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  
往事爾朱善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  
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  
口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



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馬居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八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微首當宴會遣寶恭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寶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錄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武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

史潘紹業密殺長樂太守龐蒼鸞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執書於袍領遂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

天平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破秦隴多乘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及進討事涉忽忽遂詔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其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通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庫狄干郭瓌斛律



金彭樂擬兵四萬從兵來達津渡遣婁昭寶蔡亮  
雄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尉景高敖曹蔡  
烏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  
約勒所部伏聽慶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  
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  
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帝復錄  
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初神武自京師將北  
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  
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  
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  
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  
鎮建興蓋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

諸州和雜粟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  
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儻受代使邱珍出  
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  
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  
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  
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  
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乃  
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  
孤遇爾來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  
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興晉  
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



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以萬揆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於魏是始分為二

武定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搆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螻陣關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救應西魏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無水及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有星墜於神武營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



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神武以無  
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侯景素  
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  
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  
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  
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  
武謂世子曰我雖疾命而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  
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  
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  
為汝駕御也少堪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  
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

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

**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

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将吏罕有預之經

取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

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

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

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遠夫指畫

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

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

盧景裕以明經稱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





茲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御所  
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避通歸心皆思効力  
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成所招納  
復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襄帝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  
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  
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  
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  
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  
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  
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

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汰汰尚書郎妙選人  
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  
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  
搗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  
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  
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  
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  
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  
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  
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  
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祔不發喪



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  
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  
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  
遣中使救喻武定六年八月使大行臺慕容紹宗  
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先是  
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  
允所復二十三州七年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  
赴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僉西魏大將軍王思政  
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八月辛卯遇盜而崩謚曰  
文襄王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

天號異方隻戰而剪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王  
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逼屠數既  
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  
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  
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  
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  
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  
由焉

文宣帝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母  
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  
恠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內雖



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僕語一事必得事襄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勸衆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琡亦私恠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然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定五年神武崩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舍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齋斬羣賊而漆

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魏帝遜位別宮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十年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三十一

北史

齊文宣帝紀

○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

十三



遺內鑑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成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揚悖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繁然兼以法取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結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剋捷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湔肆行淫暴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八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

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

孝昭帝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母弟也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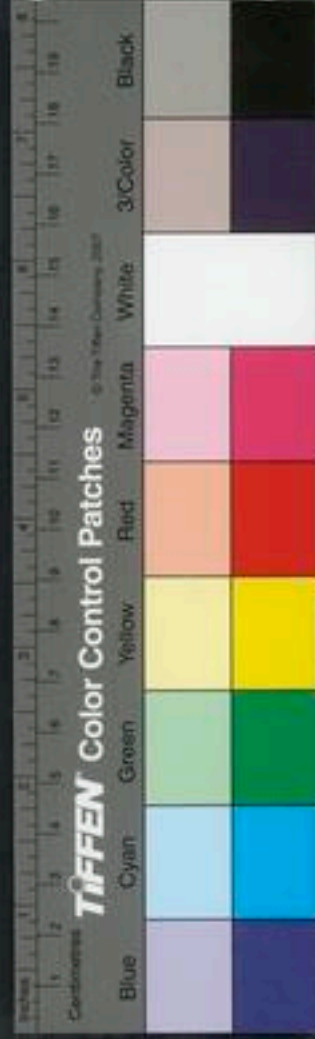


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  
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  
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  
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  
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  
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  
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  
至內外肅然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勿主即位  
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  
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太皇太后尋下令  
廢火主命帝統太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

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

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建今  
嗣子冲眈未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  
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  
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  
叔喻旨徵王統茲大寶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  
十七謚曰孝昭○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  
窺測身長八尺腰大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  
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  
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拔  
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  
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



議論得失澤率余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也如此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遠惜哉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内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倡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寶由斯疾濟

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繁然摺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  
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  
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  
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  
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  
唐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瞻  
關右實懷蕪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  
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  
將齊之基乎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武成帝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帝母弟也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

河清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子大赦改元天統

天統元年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

後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少美容儀武成時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禪位於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

三年大雪平地二尺是秋山東大水人飢

武平七年冬十月周師攻晉州出兵大集晉祠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牧



遣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  
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  
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景  
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  
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詔除安德王延  
宗為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  
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  
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  
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  
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延宗  
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廣寧王孝珩  
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

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  
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  
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引  
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  
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  
位幼主

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  
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  
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  
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  
濟南投陳國從之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





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  
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令侍中斛律孝卿送  
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太上皇并  
皇后攜幼主走青州至青州南邵村為周將尉遲  
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  
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  
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  
死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後主幼而令善及長  
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訥無  
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謂之  
無愁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  
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顓何洪珎參預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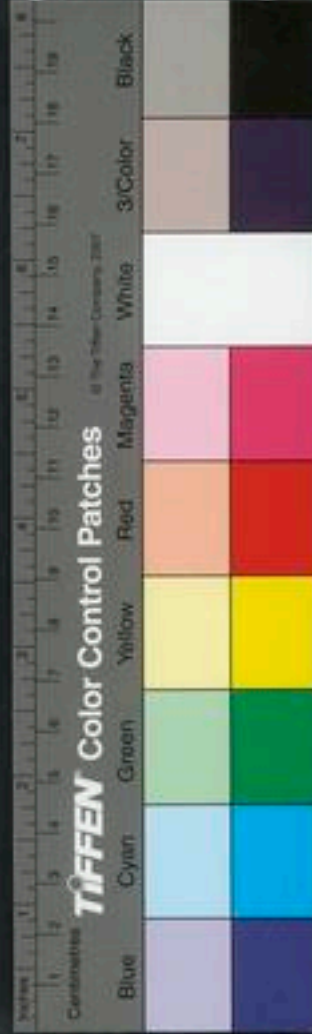
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  
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御馬則藉以氈罽狗則飼  
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  
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道  
遙者也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窮  
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竭及  
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徹夕  
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貴十馬賦歛日重徭役日  
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  
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隆中  
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  
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  
北史



諸州郡而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唯薄淫穢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唯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嬖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

姝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構紕之媼恣明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博噬無狀賣獄鬻官豁空難論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律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



累世之資齊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尚懷  
譎說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又明  
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  
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  
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  
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已身餘殃足以傳  
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  
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  
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續用無成天假之年足  
使秦吳肝食武成即位雖道陵遲昭襄之風摧  
焉已墜暨子後主外內崩離眾潰於平陽身禽  
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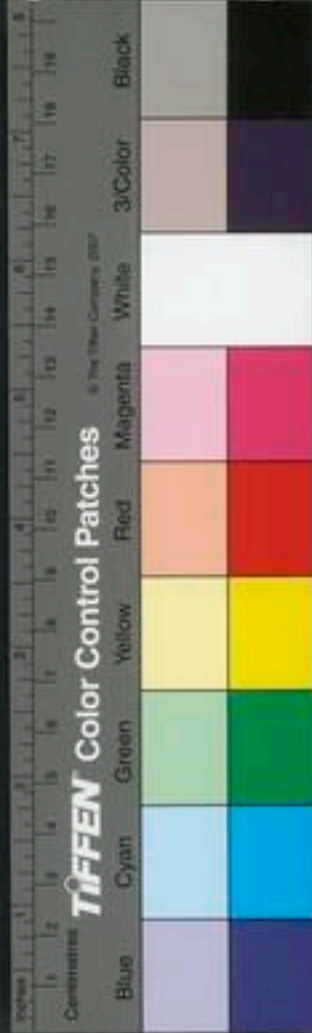
推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控江  
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復其五九  
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  
實折衝千里之將唯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  
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  
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  
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  
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  
雨櫛風極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  
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  
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雖臨峻宇甘酒悖音廊  
肆過於宮園禽也荒於外內俾畫作夜回水行



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執不物又暗於聽  
受忠信弗聞姜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  
流佞閹廢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  
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謾  
邪並進法令多門持節者非止百人搖對者不  
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  
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  
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  
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錫金石者難為功  
摧枯朽者易為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  
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  
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嬖媮之

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  
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  
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  
庸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  
匪惟天道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四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周本紀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自出炎帝炎帝子孫適居朔野其後有葛鳥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為主邊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善回因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善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善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

北史

周文帝紀

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四

京兆 慎獨齋 刊行

周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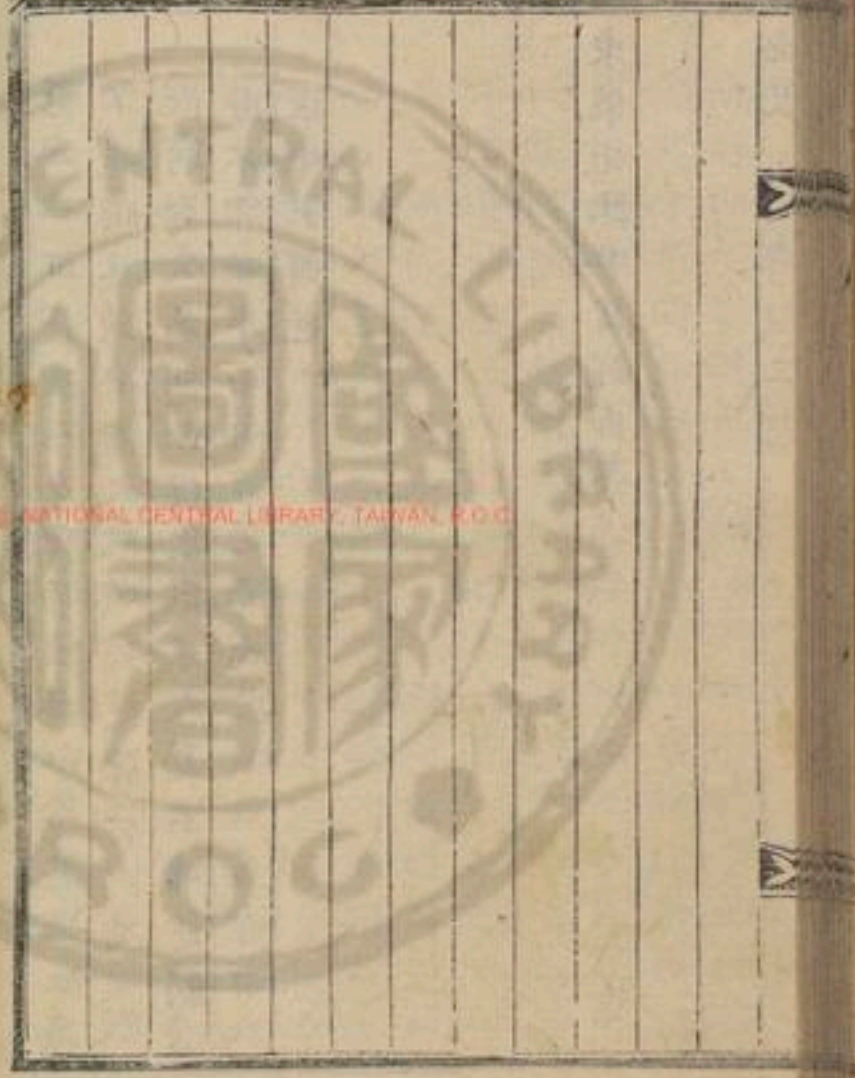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自出炎帝炎帝子孫適居朔野其後有葛鳥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為主邊總十二部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善回因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善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善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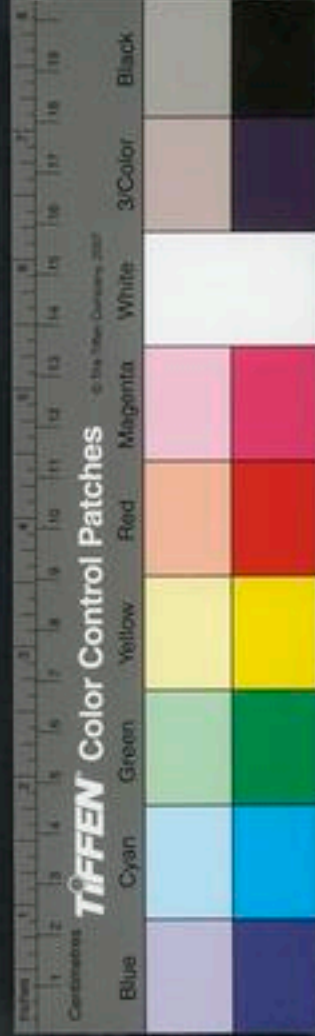
周文帝紀

一



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  
定侯天興初魏還豪傑於代郡陵隨例徙居武川  
即為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  
以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武成初追謚曰德皇帝  
○帝德皇帝之少子也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  
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隨德皇帝在鮮  
于修禮軍及葛榮殺備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  
帥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  
尔朱榮還晉陽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  
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寬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  
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  
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

都子普泰二年尔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顥壽  
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  
敗欲留悅共圖顥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  
尚近悅未必賊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  
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進  
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  
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  
帝輕騎為前鋒退至華陰禽顥壽及岳為關西大  
行臺以帝為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决  
焉齊神武既除尔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  
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  
帝詭陳忠款具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  
北史



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  
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  
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為歡忌但為之備  
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  
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  
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  
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  
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吐  
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  
岳大悅復遣帝詰關請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  
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  
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帝岳

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  
衆議表帝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犁風款附而  
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  
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  
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  
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  
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於是趙貴言於衆  
稱帝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  
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  
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帝乃  
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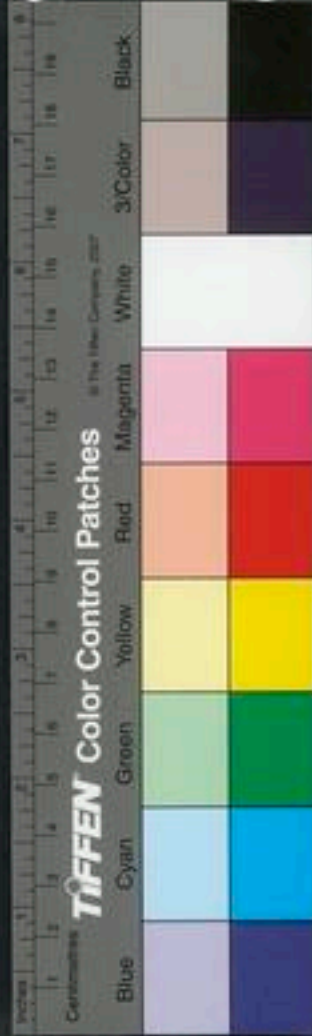
引岳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  
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  
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  
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于時魏帝  
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  
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救還  
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忠良復不  
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  
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  
洛首尾受敵乞小停緩帝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  
且衆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  
同獎王室魏帝因詔帝為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

○帝乃與悅書責以致賀拔岳罪三月帝進軍至  
原州衆軍悉集論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  
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為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肅  
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  
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  
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或聞大軍至  
且退保洛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帝至圍之城  
降帝即輕騎數百趣洛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  
悅退保上邽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  
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  
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遵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  
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



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罪之  
即剖賜將士衆大悅齊神武聞關隴剋捷遣使於  
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  
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  
帝乃令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為圖河  
東計帝乃傳檄方鎮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  
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越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統  
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  
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宮廟則分命諸將直  
取并州募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  
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輾裂賊臣以謝天下  
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

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  
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  
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  
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  
大空此為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高  
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  
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祇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  
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  
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衆之重不能度河決  
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度  
大事去矣即以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  
州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祇之與斛斯椿



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  
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  
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十二月魏考  
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  
是為文帝○大統元年正月魏帝進帝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葦改封安定郡王東魏將司  
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四軍自蒲津寇  
華州刺史王熙擊走之○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  
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  
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倚吾  
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  
八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

驕今襲之必剋剋秦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  
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非  
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  
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  
雖造橋未能徑度北五日中吾取秦必矣庚戌帝  
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  
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秦  
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  
而退帝乃還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  
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  
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乃遣于謹先徇地至  
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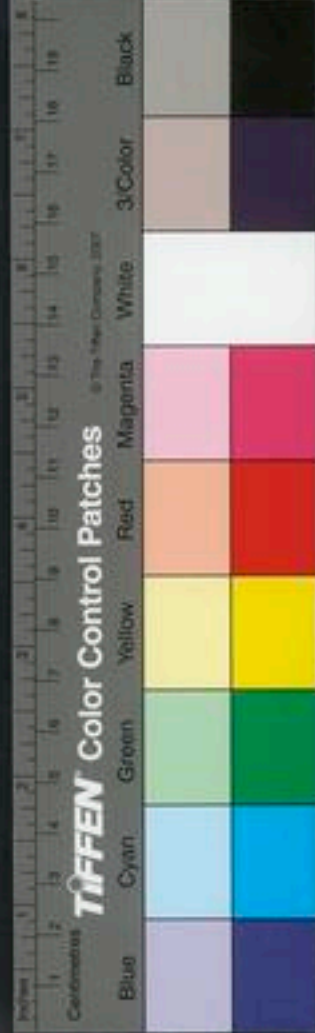
農攻之城潰禽東魏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  
守將高千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  
是宜陽邵邵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  
降齊神武懼率衆走蒲坂將自石土濟遣其將高  
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帝館穀於弘農  
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將度乃還神  
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黨乃涉洛軍於許原西  
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諸將以衆寡不敵請且  
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  
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遣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  
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  
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候

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  
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  
至渭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  
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  
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  
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  
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  
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剋前後  
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  
甲兵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遂之可復帝  
不聽乃還軍渭南魏帝進帝柱國大將軍增邑李  
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十年七月魏帝以帝



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永  
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  
是搜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遺焉數年間百  
姓便之○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  
以冢宰總百揆廢帝○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為左  
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三年正月始作  
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  
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魏帝有  
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為恭帝  
○恭帝元年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  
舊國以交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  
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

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  
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  
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  
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拔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  
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譽為  
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  
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  
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  
姓○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  
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  
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  
然為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  
北史



之九月帝不豫遷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  
子十月乙亥薨于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  
孝閔帝受禪追尊孝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  
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  
儒術明達故事思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  
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後  
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  
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坦以及風俗復古始為  
心去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施羅尼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  
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為

太師大冢宰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  
詔禪位于帝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  
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因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  
華人視聽也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  
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寶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  
道惟文王誕亥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馬  
制曰可○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  
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八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  
與宮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誅護帝許之又引宮  
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  
為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羣臣八因此誅護  
北史



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  
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弟并誅之  
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  
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潁陽公以  
弑前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  
謚曰孝閔皇帝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  
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歧州刺史孝閔廢晉公護  
遣迎帝於歧州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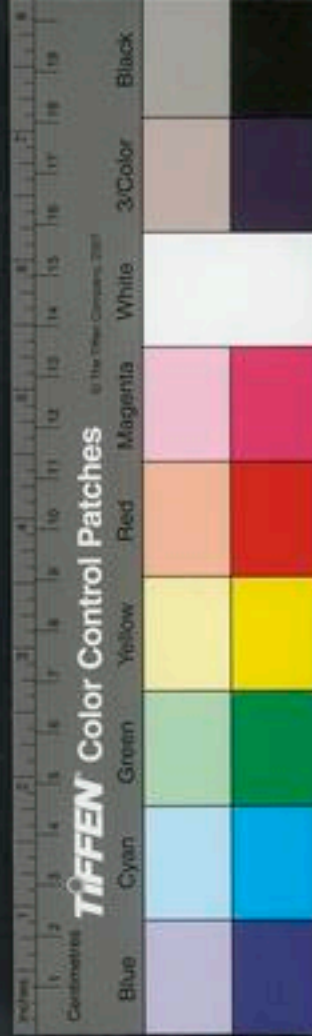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象宰晉公護為太師詔三

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  
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武成元年春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  
萬機軍旅猶總於護

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糲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今  
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  
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  
此子也辛丑帝崩於迺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  
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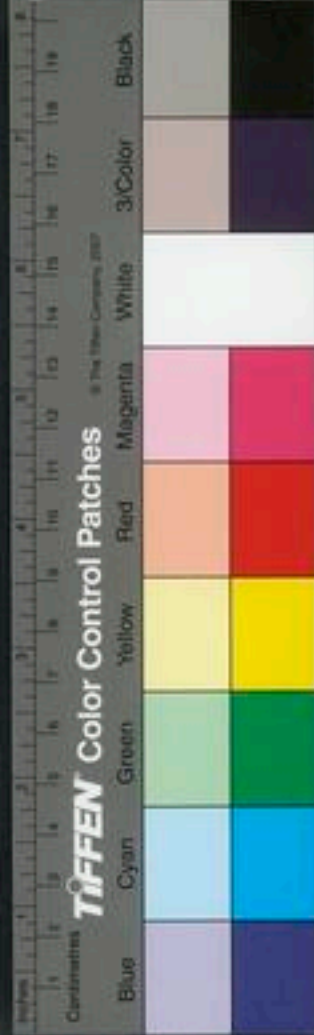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致命或權威震主或  
蒙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  
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



怡乎周文爰自潛蹤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  
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興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  
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讐再賀而匡帝室於是  
內詢帷幄外扶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  
利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持戎馬之強屢入近畿  
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據  
之勲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  
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  
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  
脩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  
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  
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  
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  
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  
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勲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  
於渚官制勝闔城孳戮蠕蠕歸命盡種誅夷雖  
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  
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慶代卽之尊纂太  
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放出私門俱據芒  
刺之疑用致幽絀之禍惜哉

武帝

高祖武帝諱邕字稱羅突文帝第四子也武成  
二年四月帝崩遺詔傳位於帝帝固讓百官勸進  
乃從之壬寅卽皇帝位





保寧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

建德四年秋七月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寬萬機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羣臣咸稱善丁丑下詔暴齊氏過惡以枉國陳王純為前一軍總管榮陽公司馬清難為前二軍總管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萬趣黎陽隋公楊堅廣寧公侯莫陳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

公侯莫陳芮帥眾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帥六軍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齊境禁伐樹殘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帥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未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于翼李穆等所在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

五年冬十月帝復諭羣臣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剋平遭寇于時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統攝要重今往攻之彼



必未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剋然後來破竹之勢鼓  
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領行帝曰機者  
事之微不可失矣沮事者以軍法裁之已酉帝總  
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杞公亮為右二  
軍總管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  
軍總管大將軍竇泰為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  
為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癸亥帝至  
晉州遣齊王憲帥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  
騎二萬守千里徑鄆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  
川大將軍韓明步兵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  
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  
津關柱國趙王拓跋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

柱國宇文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  
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  
二城並拔之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齊  
晉州刺史崔暠夜密使送款王軌應之未明登城  
遂剋晉州甲戌以梁士彥為晉州刺史以鎮之十  
一月己卯齊主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  
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齊主遂圍晉州齊王憲屯  
諸軍於涑水為晉州聲援癸巳至自東伐獻俘于  
太廟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  
戊申次晉州庚戌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  
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  
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思各思自厲將戰有司  
北史



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灤北  
列陣中後齊人填灤南引帝大喜勅諸軍擊之齊  
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  
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  
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  
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  
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  
散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  
國封郇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  
德王延宗守并州自持輕騎走鄴是日詔齊王公  
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帥降者相繼戊午  
高延宗僭即偽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帝

帥諸軍合戰齊人退帝遂北及城東門諸軍遠城  
置陣至夜延宗帥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  
蹂踐大為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尸靡  
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帥諸  
軍更戰大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天  
厭水運龍戰於野兩京否隔四紀于茲朕垂拱巖  
廊君臨宇縣相邠人於海內混芟弓於天下一物  
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謏偽主高  
緯放命蕪齊怠慢典刑傲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隣  
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吊人一鼓而蕩平陽  
再舉而摧強敵偽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  
屈逃竄草間偽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



號與偽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宗  
衆散衿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賈幽青海岱折  
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贊六合同風  
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強之慶非獨在子漢  
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  
彼之率土新集臣庶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  
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偽朝  
亦從寬宥官禁次序依例無失齊制偽令即宜削  
除鄒魯搢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錄○景  
寅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  
班賜將士癸酉帝帥六軍趣鄒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  
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鄒癸巳帥諸軍圍之  
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齊主先送其母及妻  
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  
勤追之甲子帝入鄒城尉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  
於青州丁未齊主至帝降自昨階見以賓主禮齊  
任成王浩在冀州擁兵未下遣齊王憲與隋公楊  
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  
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  
三百八十五戶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  
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十一月癸酉陳將吳明徹  
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



上大將軍鄭公王軌討之

宣政元年三月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禽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夏四月庚申突厥八寇幽州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驅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景申詔停諸軍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帝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剋已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兩罪殺讞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羣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

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降為土階數尺不施楹拱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精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虞躬在行陣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即



皇帝位

〔大象〕元年文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為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

二年五月乙未帝不愈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宣皇帝○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

帝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

靜帝

靜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路門學已酉宣帝崩帝八居天臺以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公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帝居諒闇百官總已以聽於左大丞相秋七月榮州刺史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綱舉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內外諸軍事已酉鄴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公王誼為行軍元帥討之九月壬子丞相去左右

北史

周靜帝紀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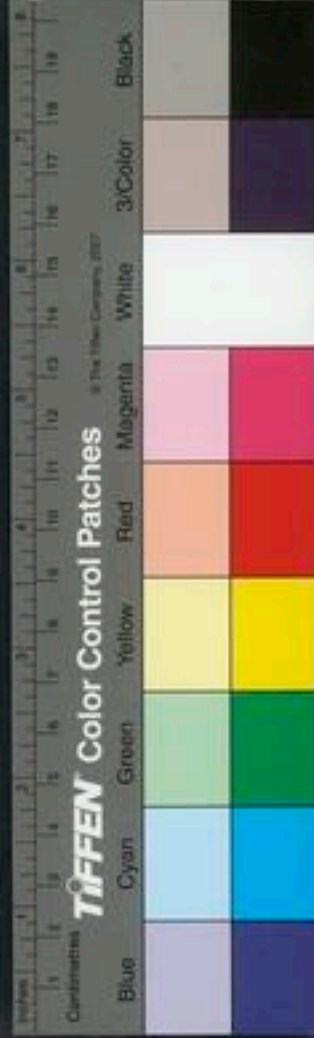


號隋公揚堅為大丞相冬十月大丞相隋堅加大冢宰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公揚堅進爵為王以郡為隋國

**（太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二月甲子帝遜位於隋居于別宮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帝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武皇）**鑽策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已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

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勳斯集據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我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疹無爽經營之志復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主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擾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逆**（宣后）**之行事身歿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統內外扶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還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啓洪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



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五

后妃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大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授





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五

后妃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大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授



尊宗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內  
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  
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及  
(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娉  
茹茹女稱為茹茹公主文襄既尚外朝公主故無  
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  
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負數孝昭內職甚少唯楊  
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並  
蒙恩禮其餘無聞焉周代率由姬制內職有序(文  
帝)創基修衽席以儉約(武皇)嗣歷御情欲於矯枉  
宮闈有贊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  
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運其欲溪壑難滿采擇

無厭恩之所加莫限所阜榮之所及無滿險設於  
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  
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  
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鬻鬻也人厭  
苛政弊事寔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  
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  
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  
減其數嬪三負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負掌  
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負掌女功絲枲  
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遽相  
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二曰尚儀三曰尚  
服四曰尚食五曰尚寢六曰尚工六尚各三負視  
北史



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  
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妬之心  
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仿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  
十負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  
貴人三負增嬪至九負世婦二十七負御女八十  
一負貴人等闕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  
場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  
游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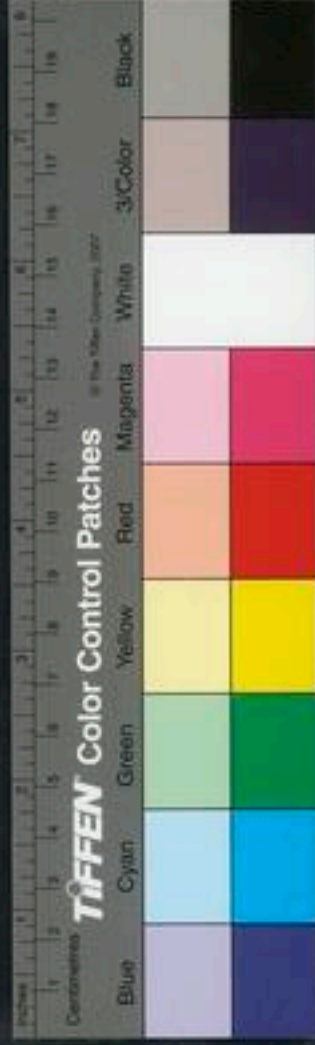
文成文明皇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年十四文盛  
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獻文即位尊為皇  
太后后性聰達自八宮掖租學書計及登尊極首

決萬機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  
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

齊武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娉之並  
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  
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  
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頗產以結英豪密謀秘  
策后常參預及拜勃海王妃闔闈之事悉決焉后  
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  
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  
出師后夜孳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  
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



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  
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  
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爾失景亦  
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  
曰國家大計顧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  
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  
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  
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  
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彭城太妃

彭城太妃余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  
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

蠕蠕公主還余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  
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鶴應弦而落  
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  
二婦並堪擊賊

後主皇后

後主皇后穆氏名邢利本斛律氏從婢也母名輕  
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家欽道家姦私而生  
后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輕霄  
面黥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  
主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  
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  
論杯酌也



馮淑妃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哀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點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破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破入帝救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復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

妃有功效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水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達妃為淑妃所譏幾致於死



魏宗室諸王傳

元萇

元萇高涼王孤之孫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賜萇酒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為北中即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艱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漲年常破壞乃為岸橋闊未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元志

元志

之可同公

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

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豈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謬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元暉

元暉

字景襲少沈敏涉文史(宣武)即位為

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

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箴之於櫃

北史

元暉傳

元暉傳

六



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祖  
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  
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石匹次郡  
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  
市曹出為萬州刺史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  
首尾相屬道路不斷

元淑

元叔字買仁虜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  
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  
識耒耜叔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  
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  
理

陳留王虔

陳留王虔姿氣魁傑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太作  
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  
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志之常以稍刺人遂貫  
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  
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  
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及為  
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  
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  
數

元或

元或字文若紹封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  
北史



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  
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  
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將謂吏部  
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  
山早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  
三五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或姿制開裕吐  
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  
變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  
中權紹興或同署避紹父諱祿求改名詔曰仕明  
風神運吐嘗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  
倫之美

任城王雲

送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獻文時拜都督中  
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  
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  
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為  
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玉等進曰皇太子  
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  
何帝曰儲君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  
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  
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武  
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教勒首領執手勞遣  
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兇首除  
開府徐州刺史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  
北史





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  
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石以報雲恩  
孝文嘉之詔宣布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  
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強  
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  
謚曰康長子澄

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  
縣鍾襲封加征北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  
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顧謂中書令  
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  
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  
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疋以旌其能○朝京師

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  
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鄰國  
寡弱懼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  
示威雖垂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  
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  
城與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  
纂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  
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也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  
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  
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復兼右僕  
射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  
北史



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頌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領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而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闌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生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澄子頌  
頌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

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聲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頌曾懷刺諸榮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頌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怙懼而頌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魏諸臣傳



衛操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衛瓘以操為牙門將後來歸魏說桓穆二帝（桓帝）任以國事帝崩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勣衛崇清衛沈段繁王發范班賈慶賈循李壹郭乳皆為桓帝所表授也

劉庫仁

劉庫仁字凌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符堅以庫仁為陵江將軍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道武）及衛秦二王來居馬慕容文等攻殺庫仁庫仁弟春繼攝國事後庫仁子顯殺春而代立人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大破之

奚斤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皇始初典宿衛禁旅從征破高車諸部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單長寧子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生止車門左聽理萬機進爵為公（太武）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征赫連昌斤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說先



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羨之真君九年薨年八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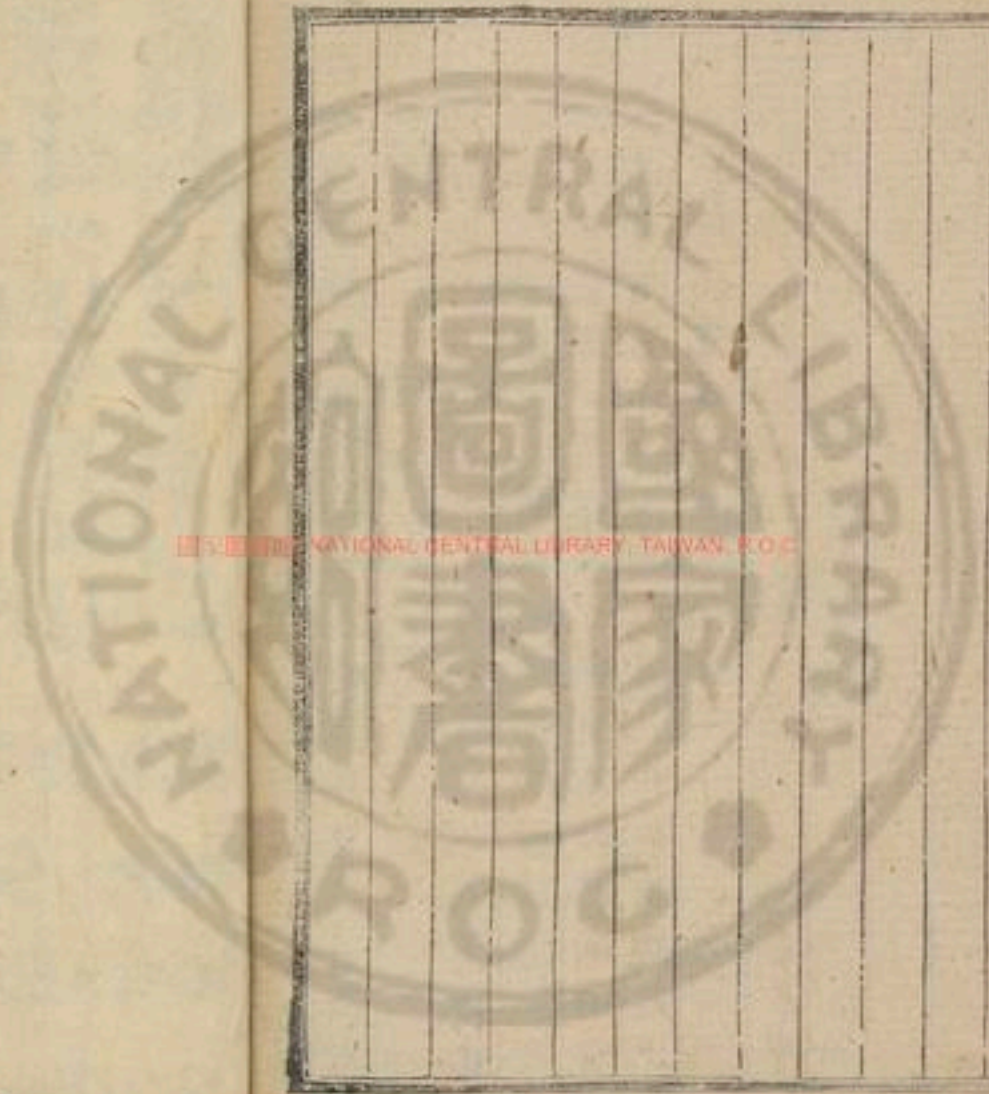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賜爵安平公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以功賜爵壽光公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緩懷內外甚得遺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

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為寇太延三年薨年七十三謚曰襄

論曰帝王之典雖則天命經綸所說成藉股肱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矣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剋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臨邊有術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年十月初九日

上建

此書係由  
某處所得  
現已存館  
特此公告

此書係由  
某處所得  
現已存館  
特此公告





十七史  
四十

北魏列傳 尉元 蕭大園  
 燕鳳 宋弁 翻世 盧玄和潛  
 崔寔 許彥尊 盧辯  
 張袞 小 龐 高允 祐昂  
 長孫嵩 張濟  
 長孫道生 紹遠 李先  
 于栗磾 董翼 賈彥  
 崔暹 懷慶 寇續 烏  
 王憲 所 毛脩之  
 封懿 四 陸倕 中  
 古弼 源賀 思禮  
 劉潔 司馬楚之  
 伊弼 劉昶  
 薛彪 子 琰 蕭寶榮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十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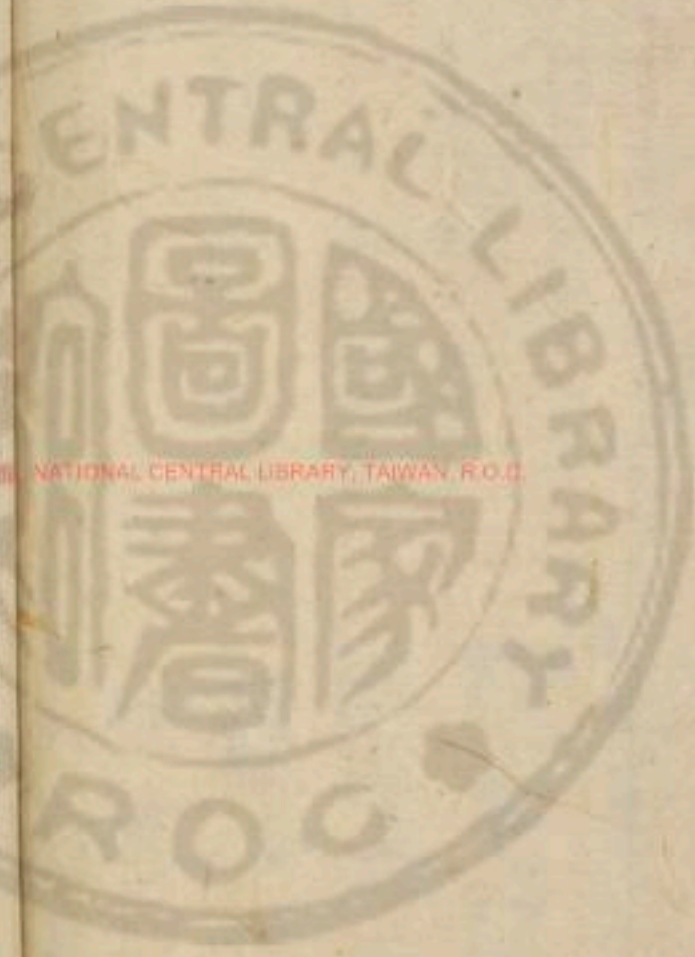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六

魏列傳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  
識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昭成)待以賓禮  
後拜代主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  
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  
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  
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  
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  
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  
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



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蒲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還，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道武**即位，歷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宏 浩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之收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即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五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鷄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即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



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士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上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刊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叶音樂定律令申糾禁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

壁出無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謬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妻敬詭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妾不得尚焉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虜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



軍以計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子浩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

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有畜無美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備諸州之地參居郡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



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無有菓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或在或謂下八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灾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華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

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則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亦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于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蹙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



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入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闖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剛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

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火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八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



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  
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  
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  
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  
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  
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  
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  
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  
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  
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  
復讐取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擗豎小人無大經略  
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

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  
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八太微經  
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  
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今何國朕甚畏之浩  
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  
篡位之前彗星出八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  
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  
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  
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烏渚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  
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  
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  
關於浩浩能為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



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  
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  
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  
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  
王之教素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  
○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  
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病彌  
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  
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  
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  
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替  
言自聖化寵興不常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

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  
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  
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  
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  
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齋溫和平情  
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  
若須並大成入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  
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  
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  
殿臨朝長孫高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  
與檀觀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總已以聽  
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





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  
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通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  
練槍觀遠故事要識吾旨趙雀浩博聞強識精於  
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  
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會聞宋武帝沮帝欲取洛陽  
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歆起納其使貢裕  
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  
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  
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令國家未能  
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恤其凶灾布義風於  
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

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  
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不從  
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  
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  
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  
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  
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  
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  
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齊師帝  
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  
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而傍覽川城慨然有  
感遂與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



遺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羨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備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備服食養生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先中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

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揚沙昏冥宦者趙悅進曰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鷹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



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議深等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缺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深等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

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者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及及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



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曰  
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  
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  
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  
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  
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  
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  
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  
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  
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  
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齧識鑊中之味物

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  
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  
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  
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誓勞永遠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  
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  
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  
八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  
里南北三十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  
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  
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八有伏兵勸帝



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穹廬料車自載將百人八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銚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銚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等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措美帝為舉七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北於是引浩出八厨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

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毛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冒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詔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求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道是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



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孰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激搆賊動以忍朝連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或伏

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杜超鎮鄴司馬玆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八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



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  
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  
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  
前旨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  
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  
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  
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虜不過  
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俾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  
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  
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  
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  
行無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家逐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羨當今無比朕行  
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寇軍安誦軍還獻  
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  
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  
所量遷浩司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  
南北為名欲以致禳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  
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天日月  
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  
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為萬  
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  
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  
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



待假名以為益也繼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  
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  
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  
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  
萬匹計在道死傷不啻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  
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  
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  
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如  
以此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  
命公卿議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  
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備職貢朝廷接以蕃  
禮又王姬墜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

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  
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  
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  
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  
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  
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  
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  
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  
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  
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  
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  
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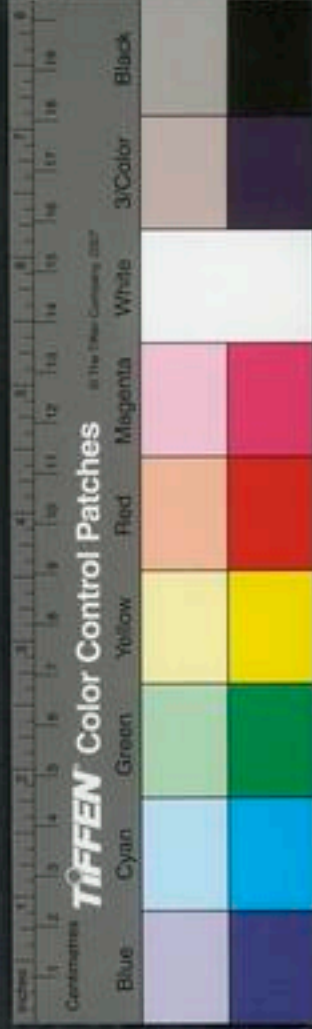
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誣証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斥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摠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穰始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

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絮等各欲迴還後獲賊告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絮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雲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根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更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齊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



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  
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  
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  
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八北  
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八  
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帝蒐于河西  
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  
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  
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八朝昔平涼  
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  
前世故事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

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  
事闕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  
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浩又上五彙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赦臣解  
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  
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  
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更無餘能是以專心  
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  
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  
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  
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慙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  
北史



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  
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  
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  
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  
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  
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  
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麈  
二年詔集諸文人撫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頴  
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  
作令史閔堪郝標秦論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  
以彰直筆并勅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撫善馬  
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

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念  
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  
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  
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  
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  
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脫成  
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軍王  
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晉儀而女亡王  
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為不  
可王氏固執興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既工書  
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  
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



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  
割綴連以為摹楷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七

魏列傳

張袞 恂

張袞字洪龍上谷人也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  
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  
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  
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  
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  
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  
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  
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  
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



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  
割綴連以為摹楷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七

魏列傳

張袞 恂

張袞字洪龍上谷人也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  
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  
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  
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  
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  
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  
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  
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  
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



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起阻家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家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家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俟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家遇荆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家家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暹相識聞風稱羨家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判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誇無倦士類以此高之家第恂

恂字洪讓隨兄家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子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養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折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養年懷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



敦敬讓卒于郡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  
文武兼資燕鳳博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  
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  
雋偉仍屬權輿總攬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  
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  
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馬蜀明元為政  
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  
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  
遂不自全豈烏盡弓箴人惡其上將器盈必鑿  
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家才策  
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

世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長孫嵩 儉

長孫嵩代人也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  
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明元即位山  
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生止  
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  
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軍頗失利詔假裕  
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鄙酒及江南食物嵩  
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為戰備若裕  
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  
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  
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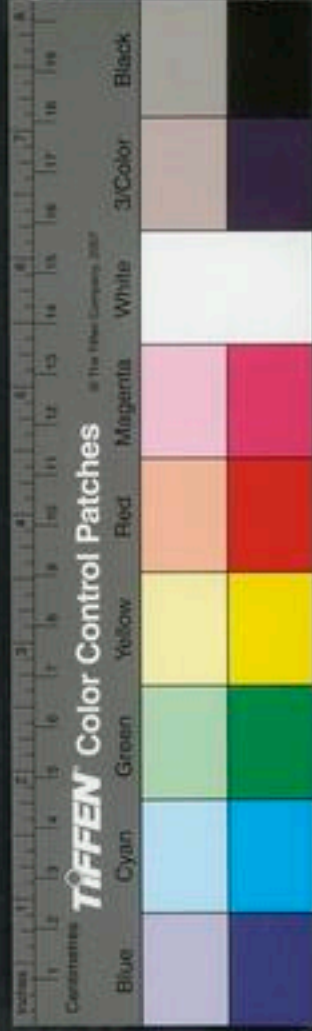


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高與建等目城阜南  
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太  
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  
蠕征討何先嵩與長孫翰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  
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  
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骨筋  
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  
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  
連屈丐土宇不過十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  
先討之帝責嵩在官貪汚使武士頓辱久之加柱  
國大將軍自是輦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  
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嵩五世孫

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  
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  
相見大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  
督周文臨夏州以為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荆襄  
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東  
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百姓所訟推  
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  
自罰捨璨不門於是屬城肅勦莫敢犯法魏文帝  
重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  
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數良久不可言

○儉清正羣下無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





而效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導風俗大  
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  
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封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  
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  
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  
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問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  
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問文謂儉曰  
名實頌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  
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  
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為之備尋令柱國

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  
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  
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保定四年拜  
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  
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儉嘗詣闕奏事時  
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  
以疾還京詔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謚曰  
文

長孫道生

紹遠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  
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武  
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



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  
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王太之屯河上以禦  
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  
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三贈太尉諡  
曰靖○道生廡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  
味一熊皮郵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弟宅  
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掌廡道生還歎  
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  
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  
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  
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  
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感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

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曾孫真歸六歲襲  
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聰  
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  
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  
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曉果裴邃頗  
難之號曰鐵小兒大統元年薨諡曰文宣子子彥  
子裕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  
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  
玉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彊記遂白承業求驗之  
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  
紙繞一徧誦之若流碩數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



事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兩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末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李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祀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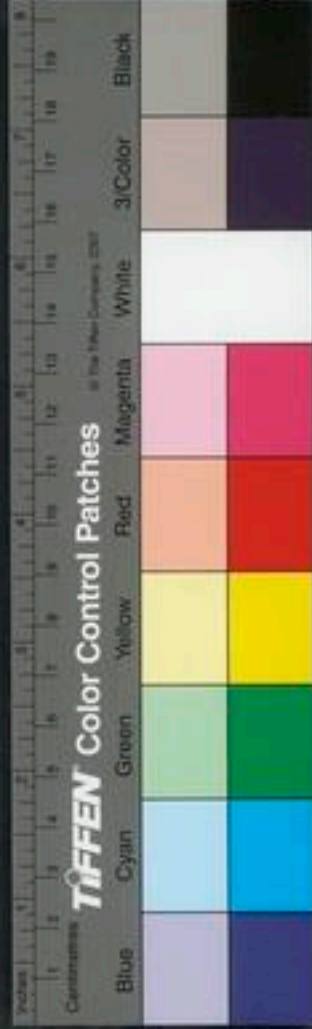
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簇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大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慶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兩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

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



便是欲迎仲冬猶行李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  
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  
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  
大呂之用定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  
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  
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  
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  
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  
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理無  
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  
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  
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

禮竝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  
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  
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  
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  
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  
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為  
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  
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  
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  
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  
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  
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



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備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魯紹遠遺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

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荀釐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故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興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鍾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確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



而况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久伊朝伏願珍御萬  
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  
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廷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  
重王室歷事累世邈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  
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瞻堂焉有公輔  
之望寥寥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  
方岳之日多何執道生恭慎庶約無著威名見  
知明主聲入歌奏列暉朝野門社世祿榮被後  
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  
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  
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茲統師

孫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保茲世祿不  
亦宜乎

于栗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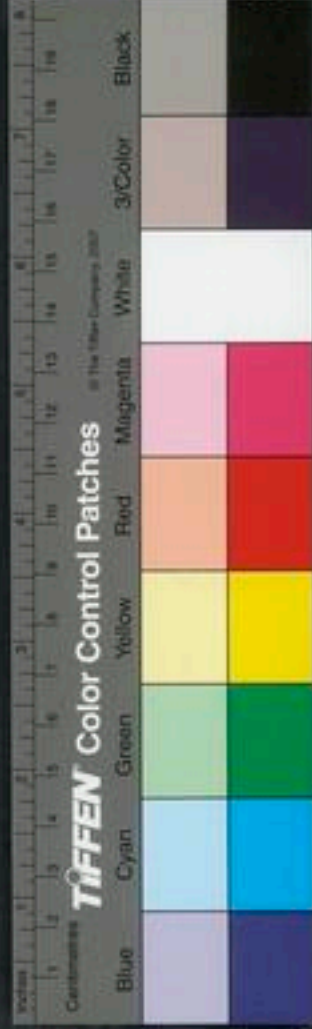
說異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  
與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闔路襲  
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  
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  
黠彭也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  
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  
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  
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明元南幸盟津  
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



乃編大舩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羨之累  
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  
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  
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謹守思敬小名  
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  
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  
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  
佐材也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琛北伐引謹為  
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與廣  
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馳往諭之謹兼解  
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首  
長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後從介朱天

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  
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  
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  
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  
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兒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  
兩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為  
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  
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投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  
公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  
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為  
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陳據襄陽來  
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



繹討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卅陽  
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  
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  
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  
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  
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  
愚人難與慮始昏憊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  
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揚忠等先據  
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  
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  
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立蕭譽為  
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

婢一千口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又令司樂作常山  
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  
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  
等周文識其意曰今臣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  
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  
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周辭又不許賜  
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  
屏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  
晉公護外階設席施几三老外席南面馮几而坐  
師道自居楚國公寧升階正鳥皇帝升立於斧袞  
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  
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



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王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謹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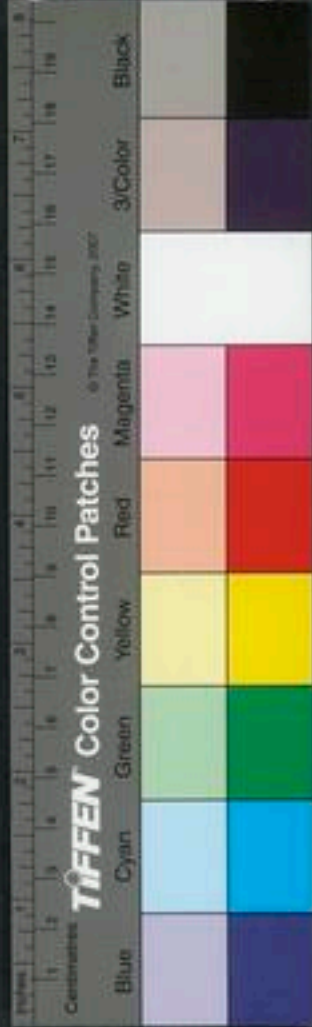
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薨年七十六謚曰文○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誠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寔弟翼

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孝閔帝踐祚出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蒞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八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



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  
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  
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  
如翼所策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  
者不限貴賤皆聽穎焉乃至蕭撫王褒等與甲鄙  
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搗梁之宗子褒梁之  
公卿今與趙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  
詔翼定其班次於是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  
護同受遺詔立武帝先是與齊陳二境各脩邊防  
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而不能有所  
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  
時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疆場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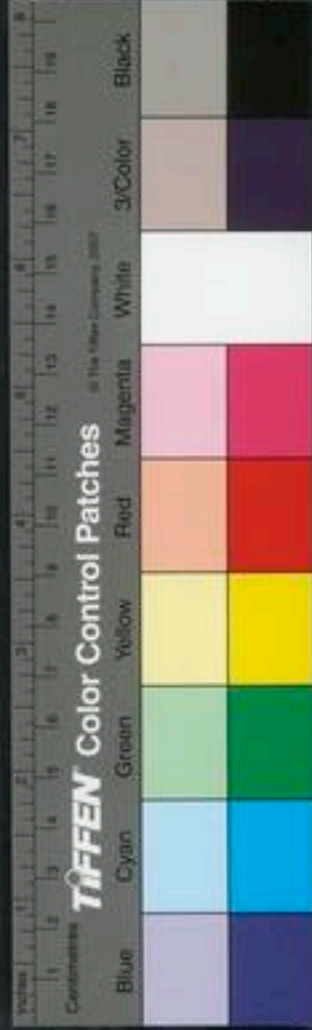
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  
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  
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  
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  
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駟詣翼問策翼  
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  
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  
以徇由是百姓忻悅赴者如歸蜀帝有疾班師翼  
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  
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  
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獨孤承業開門降河  
南九州五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



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  
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  
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  
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  
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無明斥候自是  
不敢犯塞百姓安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  
握手授歡數日拜太尉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  
諸軍事謚曰禮翼性恭儉興物無競常以蒲盈自  
戒故能以功名終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粟磾有武功於三  
世兼以虛已下物罰不濫如斯亦諸將所稀矣  
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厦之棟梁擬  
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  
庠功歌司樂而常以蒲盈為誠覆折是憂不有  
君子何以能國翼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  
業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  
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  
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弘名  
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盛矣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八

魏列傳

崔暹

檢 贈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暹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驎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慕容驎立暹攜妻子歸魏張家先稱羨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尊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暹暹曰飛鷄食蕞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蕞當租暹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蕞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救暹與張家為書帝

北史

崔暹傳

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八

魏列傳

崔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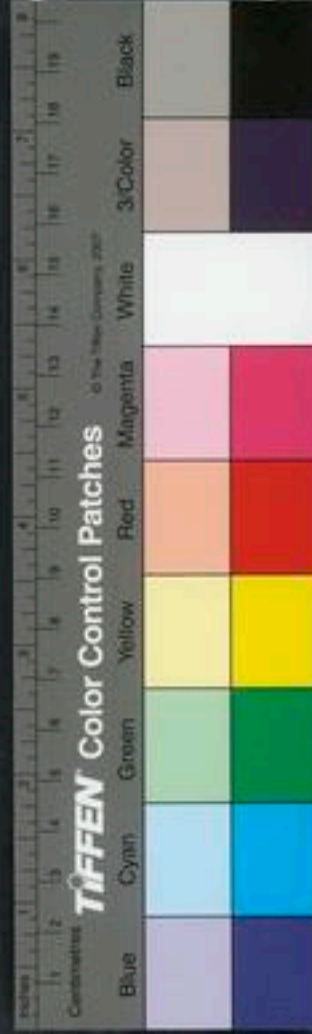
檢 贈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暹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驎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慕容驎立暹攜妻子歸魏張家先稱羨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尊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暹暹曰飛鷄食蕞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蕞當租暹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蕞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救暹與張家為書帝

北史

崔暹傳

一



怒其失旨黜家賜還死後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  
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還被殺分為二  
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  
多見優容五世孫峻

峻字長儒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歷  
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  
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峻作色而前曰  
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  
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  
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義刃封武  
城縣公峻特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  
糾劾逃還鄉里天平中授徐州刺史初峻為常侍

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峻曰收輕薄徒耳更  
引祖鴻勳為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  
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峻  
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  
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  
之有峻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  
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峻有文學偉風貌  
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辱齊神武言崔峻應作令僕  
恨其精神太道趙郡李暉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  
正歡峻後到一坐無談復話鄭伯猷嘆曰身長八  
尺面如刻畫聲效為洪鍾響曾中貯千卷書使人  
那得不畏服峻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



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陵妹為妃教其  
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  
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陵跪對孝順乃自臣門  
富貴恩由陛下陵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  
於孝武詔誥表檄多陵所為然性後耽財色於諸  
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陵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  
風流為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  
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見  
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陵兒便為後生第一（神武）  
呂興北海王晞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  
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表（文宣）命瞻兼相府司

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陵俱  
侍宴為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  
曰陵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豈詩人之冠冕宴罷  
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瞻性  
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  
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滄露之自若有  
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  
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  
自携匕筋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  
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  
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  
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



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校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校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常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文成乃原之

王憲

昕 驍

王憲字顯則北海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符堅位丞相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太武即位遷廷尉御出為上谷太守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綉布帛珠著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

九謚曰康子嶷曾孫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柱上為率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與府寮飲酒坐上皆引蒲酣暢昕先起卧於闥室頗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太昌初遷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負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醜籍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





晞皓最知名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還鄴遊擊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詣子遊晞與崔瞻李度盧正通首應此選(昭帝)踐祚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

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息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綰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贏敗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闕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未顏得無以魚鳥致



怪睇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封懿 回 隆之 晚

封懿字處德勃海脩人也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寶敗歸魏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哇大官進爵為侯卒官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指等謀亂伏誅以族子叔念為後田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鄭雲誦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

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長于隆之

隆之字祖裔寬和有度量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刺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為侍中再為吏部尚書一為僕射四為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舊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回族叔軌

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



紉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自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慙退清河王暉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玉寢或舉明堂五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典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

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武通祭筮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典十二廡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衆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于景尚曰封



軌高緯二人竝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  
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  
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緯亦以風  
樂立名高肇拜司徒緯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緯顧  
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  
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脩身之本奸回  
說倭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  
多不載

論曰崔暹文學器識當年之後忽微慮遠俱以  
為宓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  
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為累况未足論其  
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

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  
人倫羨我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霸業于繪  
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

古弼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  
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  
弼言其有輔佐才也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  
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景  
穆撫攝萬機徵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竝參  
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希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  
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勳而廉不及也  
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



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恭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捧樹頭掣下林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恭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後蹇屢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蓋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

此奴弼頭尖帝常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十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



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太武)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至盡俱伏法時人寃之

劉潔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明元竊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潔久在樞密時寵自專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與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

功車駕不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高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疑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隣及高等皆夷三埃

伊敔

伊敔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鷹初擢為侍郎(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敔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剋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敔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敔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術



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敍為尚書封郡公敍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為攸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

薛彪子

取

薛彪子代人也為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為枋頭鎮將素剛簡為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為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賊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

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卒謚曰文子取

取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為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美宣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取答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寃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取乃上書曰臣聞錦絅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珣璣任重宣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厲次若貫



魚摶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  
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  
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古  
今晚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  
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  
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  
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次補叙以副  
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  
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  
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  
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尉元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太和初徵為內都  
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  
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  
禮聽乘步挽杖於朝薛高帝既立多遣間諜肩動  
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摠率  
諸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八為侍中都曹  
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頰表以老乞身詔許之  
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  
又詔曰前司徒尉元前大鴻臚卿游明根並元亨  
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弟可謂知始知  
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  
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





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  
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  
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  
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  
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  
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  
銘之于懷明報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  
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  
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  
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  
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  
乃賜步挽一乘

宋弁

宋弁字義和西河人與李彪迭相祗好彪為祕書  
丞請為著作佐郎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  
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  
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  
弁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羨之  
以為志氣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遠  
過之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  
為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暉其威身免為  
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  
有盜馬斡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未



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扣頰為時人所怨○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俟弟翻

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督馮穆步驅向陽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救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



名大致減損卒謚曰貞烈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于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兖州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河內大守田祐贓貨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是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

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論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挑樹蓬蒿亦蒲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於東郡太守弟世軌

世軌幼自備整好法律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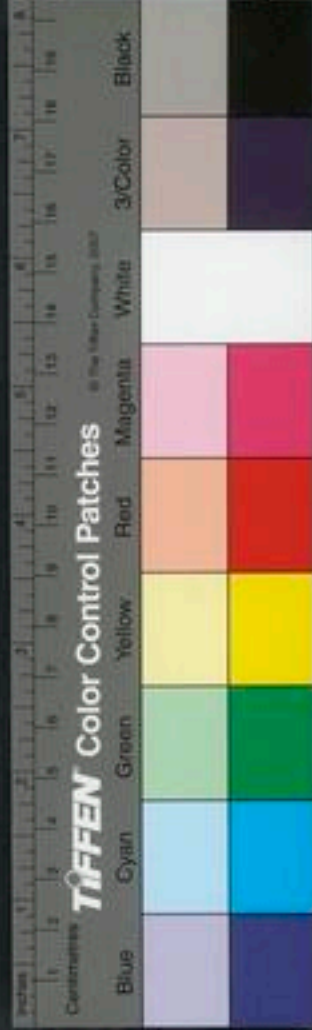


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絕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珎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珎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因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救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怒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竝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兗州刺史謚曰平

許彥

許彥字道謨高陽人也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頗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五世孫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為八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準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故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故並有治聲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至帶省中長號鬚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



稱美以刀截之人又號齊鬚公博少純直晚更浮  
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乾明中邢  
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博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  
欽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  
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化肩同  
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放笑  
蒲堂博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  
睡不為勝流所重

刁靡

刁靡字叔起勃海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  
京口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  
時負社錢二萬遠時不還暢兄遠執而徵焉及誅

桓玄以嫌先誅刁氏靡與暢故吏遂奔姚興及姚  
泓滅興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明元假  
靡建威將軍靡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  
靡弟彌時亦率眾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  
之明元南幸鄴靡朝於行宮明元問曰縛劉裕者  
於卿親疎靡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  
於是假靡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  
軍又詔靡令隨機立効靡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  
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還鎮濟陰賜爵東安伯後  
除薄骨律鎮將靡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  
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  
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



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縮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刀公城以旌功焉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嘗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九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為遵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眾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徒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都何



道多深汝車牛艱阻求於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縮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刀公城以旌功焉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嘗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九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帝遣濟為遵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眾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徒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都何



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為又曰  
魏帝欲為久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  
聞朝逢不都山東頗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  
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羌所乘寧使魏取道  
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攝旨拜  
勝兵將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  
為謀主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車  
駕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再遷博士定州大  
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  
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

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  
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柴壁  
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  
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  
柴壁左右巖設伏兵備其表裏興欲進不得往又  
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法所忌  
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  
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為先帝所親信新息公主  
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  
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  
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綰綵及  
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





賈彞

賈彞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州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訕誘繫獄彞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為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彞於垂垂彌增器敬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彞及其從兄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彞請詣溫湯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赫連屈丐所執拜祕書監卒潤曾孫禎禎凡子景輿清峻鯁正為州主簿遂棲遲不仕後為榮陷冀州稱疾不拜

景輿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為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沒統萬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為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樂作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持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



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備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永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奏美之譽非按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驅之地借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踈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

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備之謂浩言為然後卒於外都大官謚恭公

寇讚 傳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讚少以清潔知名符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姓弘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拜河南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榮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雖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



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  
饋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禮拜謁  
曰明公憶時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  
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蓋屋令卿猶言相中  
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  
死自知已必至公吾恒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  
此望也乃賜之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收公  
私之譽孫雋

雋字祖雋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性又廉恕  
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利得縮一匹  
雋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  
累遷司空府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

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雋  
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  
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考莊帝後  
知之嘉雋守正不撓拜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  
二年出為梁州刺史人俗荒獷多為盜賊雋乃令  
郡縣為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讓數年之中風  
俗頓革梁遣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板築琰之屢擾  
疆場邊人患之雋遣長史杜林道攻剋其城并禽  
琰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  
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  
頓魏興志圖攻取雋撫厲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  
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雋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



子等竝徒步而還吏人送雋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雋洛州刺史雋因此乃謀歸國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監加散騎常侍遂稱篤疾不復朝覲(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雋不得已乃入朝常與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敷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卒年八十二○雋篤於仁義期功之

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竝與之同少為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勳與雋結友雋每造光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開暇輒詣雋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陸俟 凱 伊 人

陸俟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俟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太武)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寧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俟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遷懷荒鎮大將未暮諸高車莫弗訖懼俟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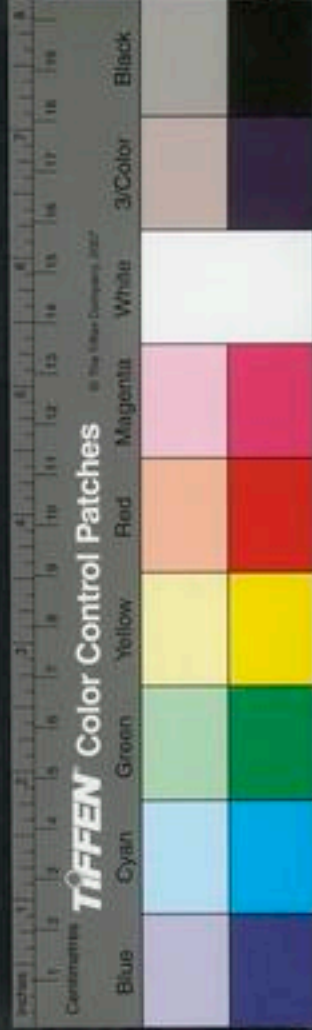
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蒞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故訟臣無思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朞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慙慙既多敗亂彰矣帝嘆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詣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寬非其親信誰能獲之

若傳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不見毒地乎不斲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兩日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安定盧永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起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



見起起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起起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獵詣起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俟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起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升都大官文成踐祚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叔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故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疆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

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叔多者千餘人文成不許謂羣臣曰叔多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叔多之代還也吏人大織布帛以遺之叔多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車駕討蠕蠕詔叔多為選部尚書錄臺留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竝固諫叔多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叔多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叔多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



文載有六子琇凱知名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  
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忠頻上書乞  
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吏初孝文將  
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孝郭祚等  
常與規謀共論故事而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  
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  
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疎國戚舊人意乃  
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卒贈龍驤  
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暉字道暉與弟  
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楨見其兄弟歎曰僕以  
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

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  
譽俟十世孫印

印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  
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  
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  
欲為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搢紳所推  
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  
舍人兼中書侍郎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印每兼  
官譙接在席賦詩印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  
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印毋魏上庸公主初封  
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印昆季六人並主所  
出故邢邵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



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  
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子又  
又字旦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待  
詔文林館又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  
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又

源賀

思禮

源賀西平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得檀之子也得檀  
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顏善風  
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  
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進號  
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為鄉導問攻戰之計賀  
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

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  
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  
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  
之涼州平進爵西平公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善  
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為人雄果每遇強  
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  
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  
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  
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生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  
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  
已下家人首惡討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  
八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





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忠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壘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生賊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蕃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釋命之理既多戍邊之兵有益苟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

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考殿最賀故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珥宣天下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馬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歸賀以勞後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林武衛三百乘弩一林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



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藻  
贈侍中謚曰宣王子思禮

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末為侍御  
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屯於漢南  
蠕蠕甚憚之詔為使持節巡行北邊鎮恒燕朔三  
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  
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連年旱儉百  
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  
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  
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  
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  
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

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衆乃是源懷與故  
人飲酒之生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  
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  
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為豪  
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  
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  
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竝進欲直趨  
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  
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  
宜從事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箭一枚懷拜受  
既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  
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



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翕其首帥  
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煉至雲中蠕蠕亡遁旋  
至恒代乃索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  
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  
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武並從之卒贈  
司徒公謚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  
為政貴當舉網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為屋但外望  
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  
酒而喜以飯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  
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

論曰陸侯以智識見稱馭乃不替風範雅仗名  
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

主鬻為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  
不震得徽琇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  
終之美家聲孔振印及彥師俱以孝為本出處  
之譽並可作範人倫奕學業有聞亦人譽也原  
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建抑禪讓殆  
乎社稷之臣棟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孝  
不墜先業子篋功立夏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齊  
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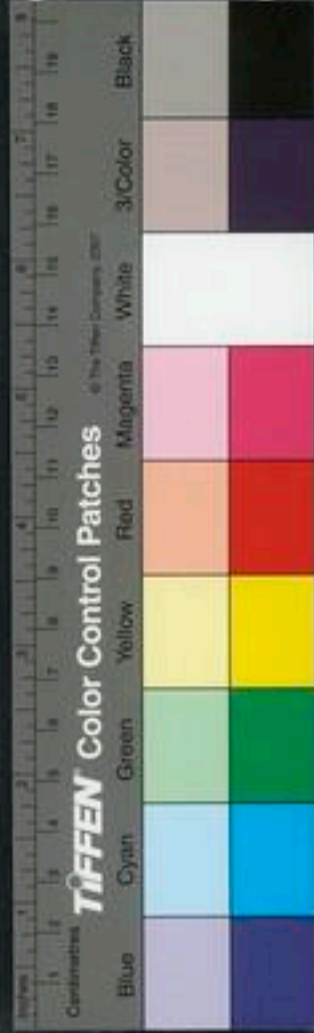
司馬楚之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旭之八世孫也劉  
裕誅夷司馬氏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  
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

必父

司馬楚之傳

十三



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禪之遣  
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  
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  
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  
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  
公奚介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  
介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  
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  
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  
師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  
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  
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

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  
之寇仇池楚之與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  
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盧  
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  
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  
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  
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  
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  
中鎮西大將軍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  
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  
校尉謚貞王(○)子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  
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齋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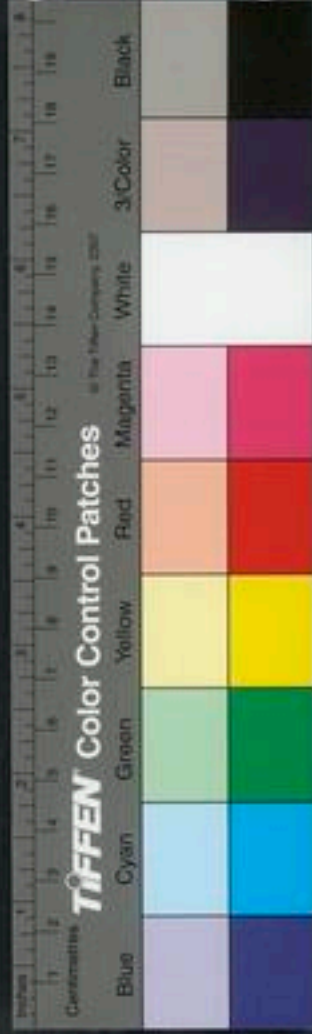


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  
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凡靈之謂曰  
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  
得一刀削梳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  
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  
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  
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  
獄多此類也

劉昶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  
刺史及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  
妾毋婁攜妾吳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大和初

轉內都坐大官及齊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  
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墮  
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  
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帝亦為之流涕  
禮之彌崇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  
軍開府鎮徐州昶頗表辭大將軍詔不許及發帝  
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  
昔齊宇山池並尚存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  
邊懷物撫接義故而聞門喧猥內外新雜舊吏莫  
不慨歎○孝文臨先極堂大選曰國家昔在恒代  
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  
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  
此史



人名器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  
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  
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  
混我典制故令班鏡凡流使千載之後成得髮像  
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  
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

魏列傳

蕭寶夔

蕭寶夔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  
也在齊封建安王改封鄴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  
守之將加害寶夔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  
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定遂委命授華文學文榮與  
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夔遁匿山間積  
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主杜  
元倫推檢知宗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  
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焦  
悴澄待以容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關

北史

蕭寶夔傳

一



人名器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  
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  
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  
混我典制故令班鏡凡流使千載之後成得髮像  
唐虞卿等依稀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  
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

魏列傳

蕭寶夔

蕭寶夔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  
也在齊封建安王改封鄴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  
守之將加害寶夔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  
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定遂委命授華文學文榮與  
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夔遁匿山間積  
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主杜  
元倫推檢知宗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  
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焦  
悴澄待以容禮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關  
北史



下請兵伐南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愆移是年梁江  
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曹等自壽春歸降請  
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劄急誠除  
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  
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賜車馬什物  
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  
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強弩將軍竝  
為軍主正始元年寶劄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  
壽春之柘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圖逼壽春寶  
劄率衆力戰破走之寶劄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  
壯之遂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茂寶劄與英  
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

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永平四年盧昶克梁胸  
小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  
衆軍救之詔寶劄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  
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劄受詔泣溍橫流哽咽良久  
後昶軍敗惟寶劄全師而還梁將康綯於浮山堰  
淮以灌揚徐除寶劄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以討  
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  
之患寶劄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  
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  
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等於淮北仍  
度淮而焚梁徐州刺史張劭子等十一營及還京  
師為殿中尚書寶劄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





寶黃表送其書陳其急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  
遷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正光二  
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  
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  
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  
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俞往  
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此以來官同高卑  
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  
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復相貿名實皆  
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漫、焉可勝言又在  
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  
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

月送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  
附共為唇齒歸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  
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  
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  
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宗重然及其考  
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  
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  
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  
於曾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  
便登三級彼以宗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  
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  
薄之若此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

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其數才行能否審其察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覈其合否如有純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而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覈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闕廢典避通所

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僥倖則蔓草難除清流遂積穢我尋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弟天生為高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黃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寶黃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萬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



戰敗奔於胡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遂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擊於城，紀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夔。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夔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夔侍中、驃騎大將軍、假大將軍、尚書令。寶夔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夔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夔死罪，詔恕為編戶。十月，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夔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

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縣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夔謂察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宗人望且謠言驚生十子九子，雖一子不暇關中，亂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夔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道言曰：「賊所害遂反，借舉大號，詔長孫承業討之。」戰敗，遂奔萬俟醜奴。醜奴以寶夔為太傅，承業天无遺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奴及寶夔，並送京師賜死。

蕭大圓

蕭大圓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也。梁大寶元

北史

蕭大圓傳

五



年封樂梁郡王丹揚尹侯景殺簡文大圓潛遁  
獲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  
覺佛寺人有以咨王僧辯乃給祿餼得往江陵梁  
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時  
大圓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  
恨望之乃使大圓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  
乃安之大圓恐讒慝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  
過三兩人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問五  
經要事數十條大圓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  
美之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  
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  
乃令大封充使詣和大圓副焉其寔質也出至軍

兩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大圓至長安周文帝

以客禮待之大圓深信曰果心安閑故嘗云拂衣

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感我志之未從僅

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此叟之放棄勝

齊南之微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

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

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

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

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而

備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等蝸舍於叢林

排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

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



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生簷而  
看灌圃二頌以供醴粥十冊以給絲麻侍兒丘三  
可充絳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  
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范氏之書露  
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  
時披良書採至蹟歌纂、唱鳥、可以娛神可以  
散慮有明自遠揚推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  
亦是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感足  
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  
塵之少遜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靡存其意  
天道時、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  
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

擊毬曲拳四時如流倪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黠矣  
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隋開皇初拜  
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  
餘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  
幸矣劉昶猜疑禍蕭寶夔亡破之餘竝潛骸  
窻影委命上國俱推曉了盛當位遇雖有枕戈  
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踈喪其家業寶  
夔背恩忘義泉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大  
圖等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錡基懷  
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盧宏 和 潛



盧玄字子真范陽人也神應四年太武辟召天下  
儒雋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  
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  
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割制  
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  
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玄孫祖  
昶字叔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使於齊遇  
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  
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而謁者張思  
寧辭氣蹇澀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  
曰衛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  
殞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悅眉飲啄自同犬

馬有生必死循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  
何如甘彼藟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  
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遷給事黃門侍郎  
本州大中正出為徐州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將略  
又羊祜子變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  
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狼狽俱罄以城降梁昶見  
城降先走退詣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  
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  
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為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  
馳駟鑽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  
悉聽依赦復任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  
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克後役



終起一政然後始選人庶稱之玄五世孫潛

潛容貌環偉善言談少有成入志尚畧遷大將軍  
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  
用孝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  
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  
較潛與琳為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  
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  
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  
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封風績為陳人所憚陳  
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

盧辯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

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

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

戴庶纂前脩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

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自孝武

西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

呂磬刻碑儀皆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

禮性強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慶之不疑加驃

騎大將軍累遷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

明帝即位遣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

其第儒者榮之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

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

單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



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  
其太子官貧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  
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  
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  
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宣帝嗣位事不  
師古官貧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  
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  
則令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  
行周禮內外象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畧舉其名  
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餘官而於此  
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  
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  
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  
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  
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  
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  
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  
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  
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  
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  
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都守七命鎮遠將軍  
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





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郡  
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  
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  
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負外常侍揚烈將  
軍左負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  
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  
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  
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  
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  
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  
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  
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

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  
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  
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  
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  
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負外侍  
郎討寇將軍左負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  
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  
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  
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  
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  
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



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  
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戎主正六命州  
呼藥三命珍冠將軍強弩司馬珍難將軍積弩司  
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  
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  
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  
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  
軍負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  
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  
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  
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剛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  
闢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

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如車  
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  
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  
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辨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  
今粗附之云

高允 祐 昂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漢太傅稟之後也少孤夙成  
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  
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  
歲祖父泰長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  
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  
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



有混欣感遺得喪之致神廕三年陽平王杜超行  
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  
超以方春而諸州因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  
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  
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  
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  
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  
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議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  
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議漢史而不  
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  
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

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  
曰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  
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惟  
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望  
者咸恠唯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  
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  
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  
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雅明於歷數初  
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曰昔  
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  
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太武引允與論刑  
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  
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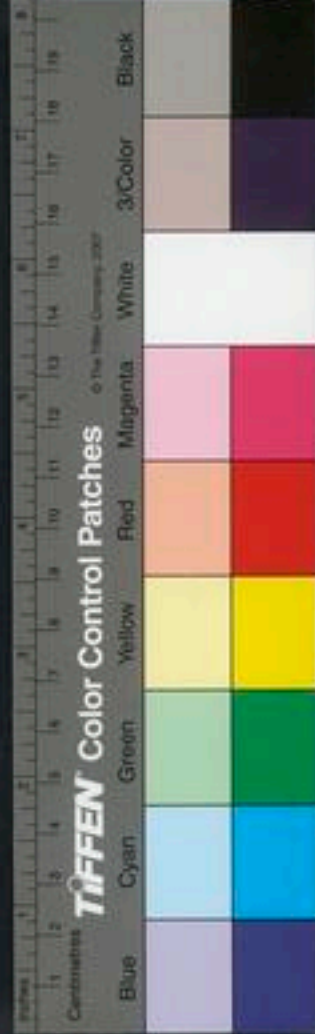
田又京師遊食衆允曰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  
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  
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蓋三井不勸則  
畝損三井方百里損蓋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  
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  
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初崔浩薦  
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  
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  
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  
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  
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帝遂其非而校  
勝於上何以能濟○時著作令史閔湛鄰樹姓巧

倭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  
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畿境內諸書班  
浩所注并求教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  
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  
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  
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  
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賒乘至宮門謂曰入  
常見至尊吾自道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  
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則由於浩請赦之  
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  
郎郗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  
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



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內問皆云浩作帝問  
如求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  
侍諱日久哀臣乞命耳案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  
景穆曰直如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  
君以察貞臣也寧夫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  
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申明皆有  
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史以上一  
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題不為頓詔催切允  
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引見允曰浩之兩坐若更  
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  
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忽朕當有數千口  
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

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案錄將  
求之明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  
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  
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廩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  
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  
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  
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遺心苟免非臣之意  
景穆動容稱歎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  
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  
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  
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



而不伐皆此類也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  
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  
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曰農隙今建國已久  
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  
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備壯  
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許所材軍士及  
諸雜役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  
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  
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  
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  
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  
歌詠鼓舞殺牲燒奠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

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後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  
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人昏效矣人君  
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  
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綉室皆樂部給伎以為  
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夫大饗者  
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重之至乃爵後而不飲  
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  
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曉罔有儀式又俳優  
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  
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理晉亂之弊而不  
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  
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忤帝所不  
此又高允傳

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乞輒求見帝知乞  
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  
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  
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  
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  
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  
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  
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而論至朕所不忍  
聞者皆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  
知其諫豈不思乎汝等在左右不曾聞一正言但  
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  
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  
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  
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  
布被緇袍厨中盜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  
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  
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允為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熊採自給轉太常  
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目以規諷亦二京之流  
也○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常同業相友雅嘗論  
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  
寬劉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不信余與高子游處  
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



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  
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  
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  
詔責崔公聲嘶腹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  
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  
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  
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者更有斯乎宗愛之  
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  
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  
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  
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  
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爽吾見明於鮑

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  
不名之恒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  
崩猷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  
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借之  
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儒宗元老宜與中祕二  
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  
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  
八十人中部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  
取博聞經典復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  
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  
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備謹





堪求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  
立學自此始也○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  
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備  
葺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  
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常景率郡中故  
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封碑紀德焉允以獄者  
人命所係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墓先亡劉  
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景况  
凡人能無咎乎卒年九十八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  
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孝  
文嘗問祐此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豈捨祐曰  
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  
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  
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  
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之優  
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  
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  
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  
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祐從父弟翼、

子昂

昂字叔曹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儼膽力過人龍  
膺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

此漢

高昂傳

十九



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義教曹故以名字之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音散衆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余朱世隆從叔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環甲而馳之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近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余朱兆於廣河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

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殺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篤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徵昂等神武幾殆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趨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沃酌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與周文帝戰敗於芒陰死之時年四十八神武聞之如喪肝膽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余朱氏守據薊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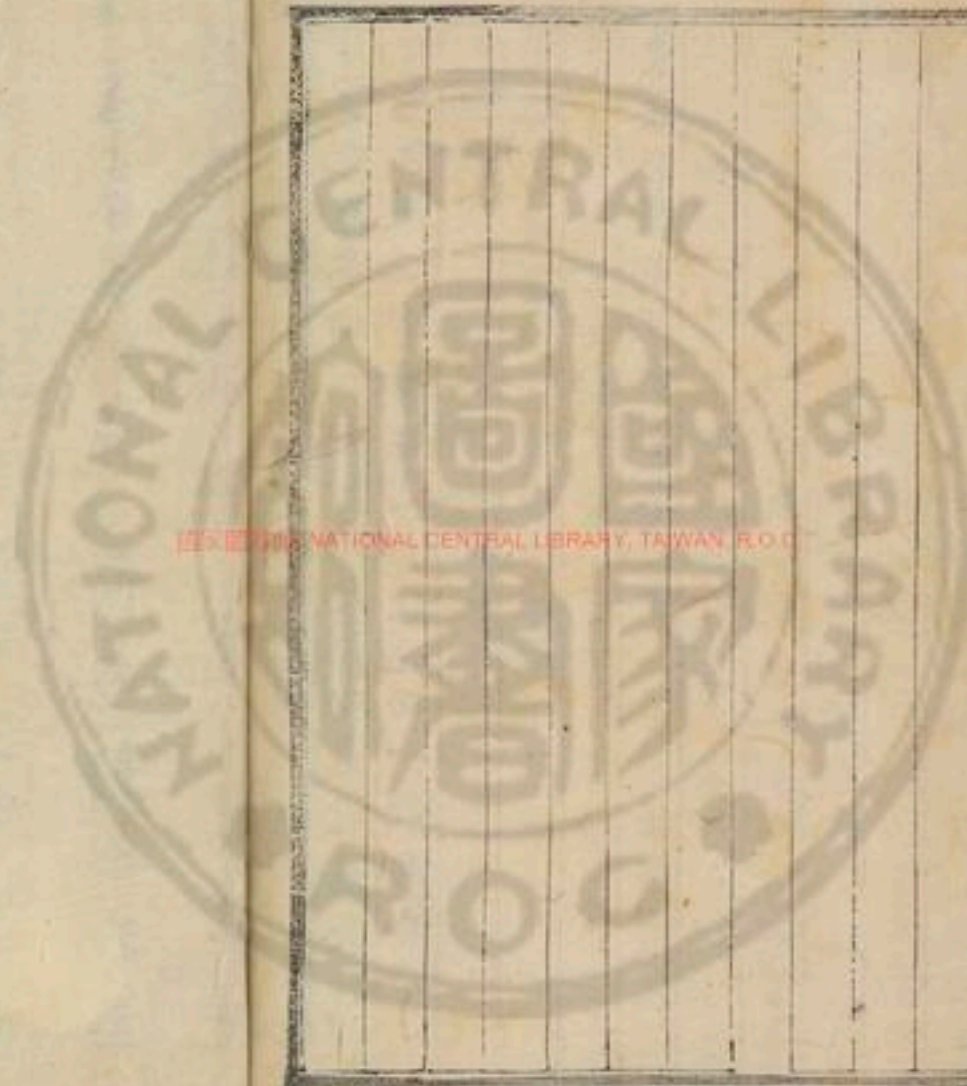
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未與從叔為二曹  
恨曰狩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  
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脰長丈六尺以為二稍送  
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  
遇疾恫聲聞於外王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後五百  
人皆服斬衰葵畢潛散曹身長九尺性弘毅方重  
帝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嚮寇范陽曹登城射  
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  
有池門屢譟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

論曰高允踐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  
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  
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

有魏以來斯人而已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  
之下風飛雷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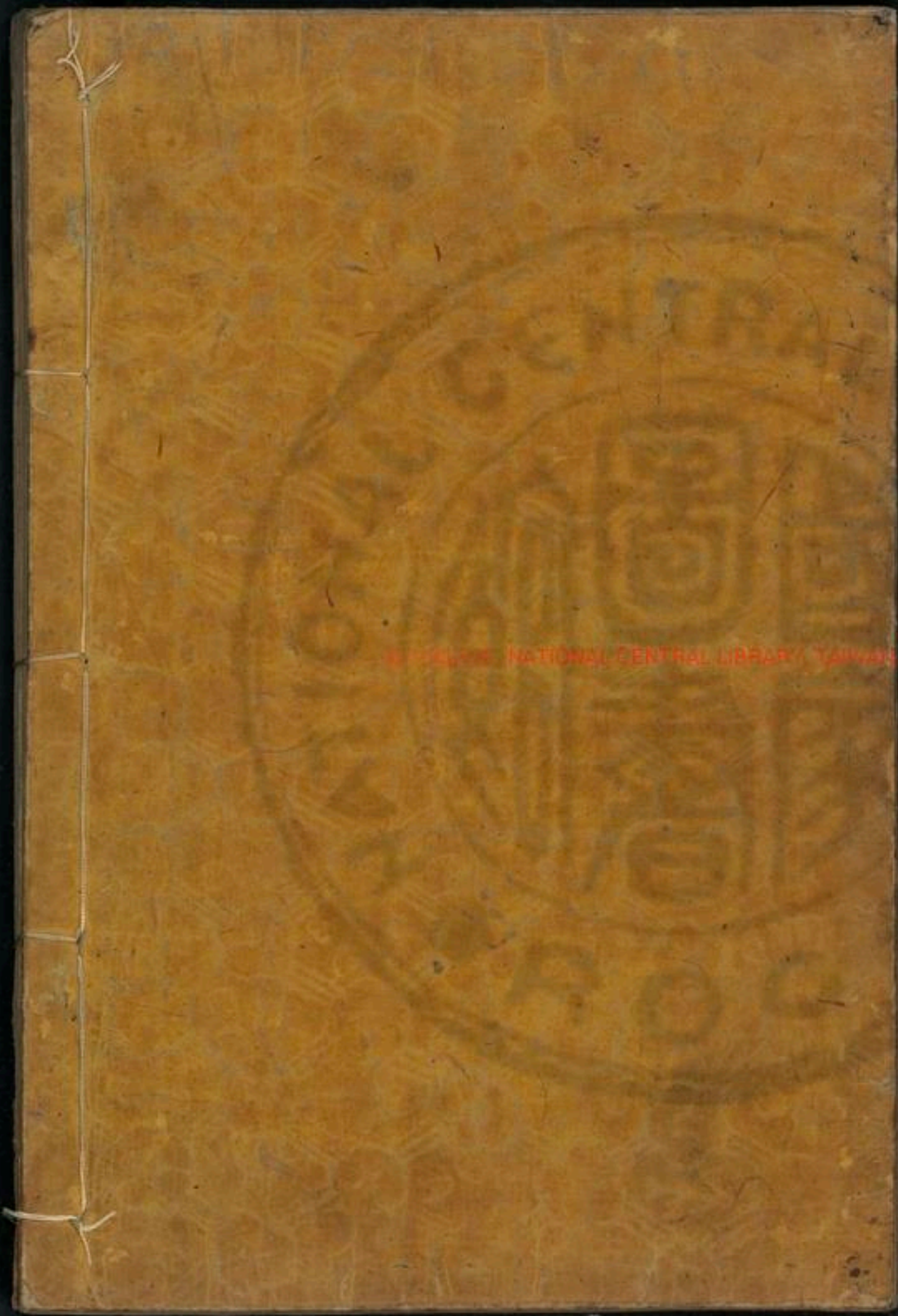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十七史

四十一

北魏列傳

鄭羲 逖 祖 郭祚

高恭之 贊

崔鑑 伯謙

薛辯 胡聰 張彛

崔辯 楷

薛澄

邢巖 邵

李元忠 桑 奚 康 生

李崇 平 諧

李順 楊 大 眼

崔光 臨

李孝伯 諡 崔 延 伯

崔亮 光 讓

李義深 裴 駿

傅 永

游雅 明 根 裴 俠

張 普 惠

高 閭

韓 棋 樛 裴 崇 裴 翻 十 修

胡 叟

李 彪

陽 尼

劉 延 明

楊 溫 信

賈 思 伯

宋 繇 游 道 王 甫

劉 芳

祖 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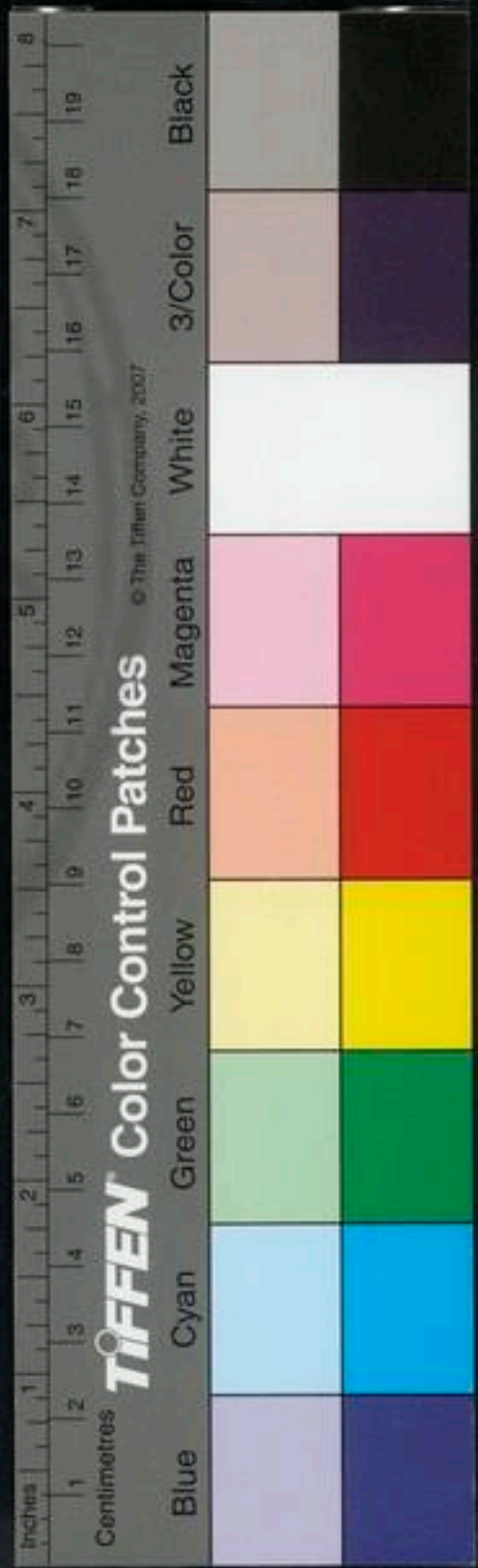
王 慧 龍

常 爽

賀 拔 允

ASI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廿六十七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一

魏列傳

崔鑿

伯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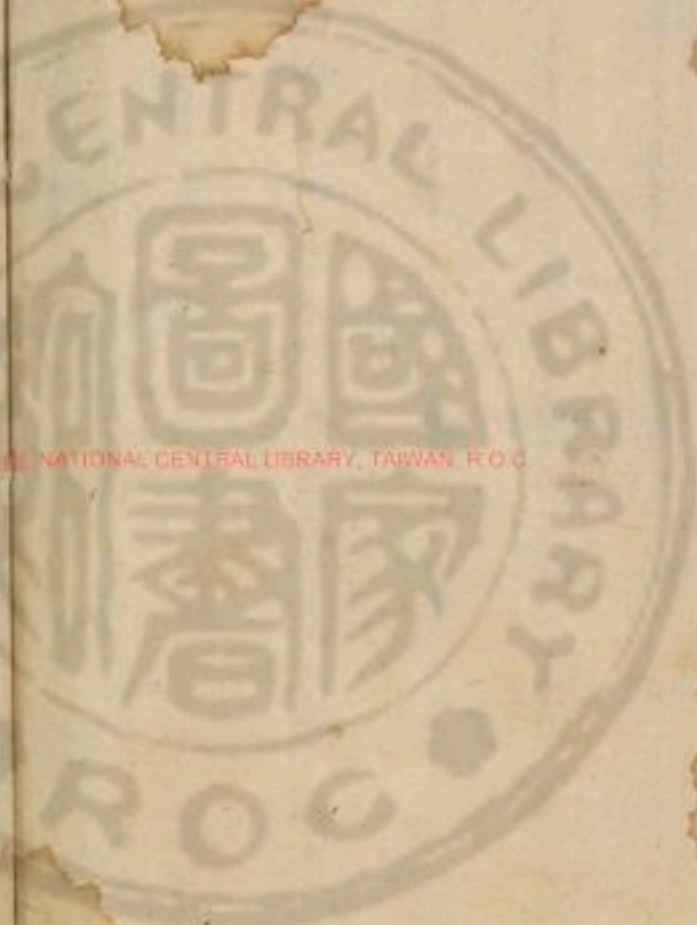
崔鑿字神具博陵人也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為東徐州刺史鑿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鑿兄樹樹孫伯謙

伯謙字士遜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鞅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如也

北史

崔鑿傳

卷之十一



似對曰府君思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思化何因復感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無言之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微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崔辯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子楷字季則太子中舍人左即持楷性嚴烈能推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儻鄭買辯孫楷付崔楷孝昌初置畿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或勸單身逃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李元忠 集

李元忠趙郡人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  
有巧思(孝莊)時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  
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國教舉會(齊神武)求出元忠  
便乘露車載索茅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  
即見之元忠下車獨生酌酒厚脯食之謂門者曰  
本言公招延為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  
其人可知遂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遂見  
之引八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第鼓之長歌慷慨歌  
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尔朱乎  
神武曰富貴皆由它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  
也高乾曷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曷已見神武因

給曰從叔輩羸何肯來元忠曰雖羸並解事神武  
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退曰此君  
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  
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  
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伏不足以濟大事冀州  
大藩若向冀州高乾曷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  
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點  
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  
謝焉時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拔州元忠聚眾  
與大軍翕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殷州大中正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  
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  
北史 李元忠傳

心園宸羅種果藥親朋尋請必留連宴賞每挾彈  
荷壺遊遨里閑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  
兵吾師也孔少府宜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  
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  
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搢聞  
之請御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  
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  
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  
文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緡其見賞重如此  
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  
被對壺獨酌庭空燕曠使婢卷兩褥以噴酒肉呼  
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約受

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初元忠將仕  
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  
業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  
工彈彈桐葉常出一乳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常從文襄入謁魏帝有象鸞殿上文襄命元忠彈  
之間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  
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雲房璨璨  
曾孫璨

璨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為齊文襄大將軍府  
行參軍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自簡詩賦二十四  
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  
國之世爵卑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怪其行已強為



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  
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  
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  
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  
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  
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擴落肢體收  
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過榮樂而無染遺厄窮而  
不悶或出入人間或栖物表道遠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遷四部尚書  
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  
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

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  
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  
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常策  
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  
軍事長安鎮都大將軍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  
○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生德几無起動狀順  
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  
蒙遜使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  
是以敬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  
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  
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  
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



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  
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  
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  
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  
於是而喜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  
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  
並非才俊如開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  
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愈云不逮殆天所用資  
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  
五年間不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  
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  
亦當不速於是賜綸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

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  
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  
泄之以金帛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  
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  
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  
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  
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  
州之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  
及至姑臧甚置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  
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問受蒙遜金而  
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  
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



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  
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  
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

李孝伯

謚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  
氏春秋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  
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  
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  
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  
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  
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遂令送鹿故處郡

謚曰詐任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孝  
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義風儀勅有法度從兄順  
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真君  
末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義恭率眾赴彭城太  
武至彭城發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侍翦應至  
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  
十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  
蔗百筵并請駱駝帝明旦復發亞父冢遣孝伯至  
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有詔  
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雜  
物孝伯風容闊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  
帝大喜為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謚曰文昭



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軍國謀謨咸出孝伯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事孔璠數年後璠  
還旆謚請紫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  
何常在明經○覽考工記大戴禮威德篇以明堂  
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  
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  
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  
據理尋義以求其真凡論明堂之制者二途而已  
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言九室者則案大  
戴威德之篇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  
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  
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摭二

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  
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  
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  
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介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介之形令之殿前是其  
遺像耳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  
故房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  
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  
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威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  
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  
秦雖乖象儒僮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  
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今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初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久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道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名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之以義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木用事交於

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說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樂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



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  
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  
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  
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不同制之說遂相矛  
盾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  
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北筵南北七  
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至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  
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  
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空壁之外裁有四尺五  
寸之堂高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  
配上帝之堂周公負版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  
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極過矣論其堂

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  
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  
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  
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  
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  
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  
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甃跽之室簞門圭齋之堂尚  
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闕狹不齊  
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  
室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  
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  
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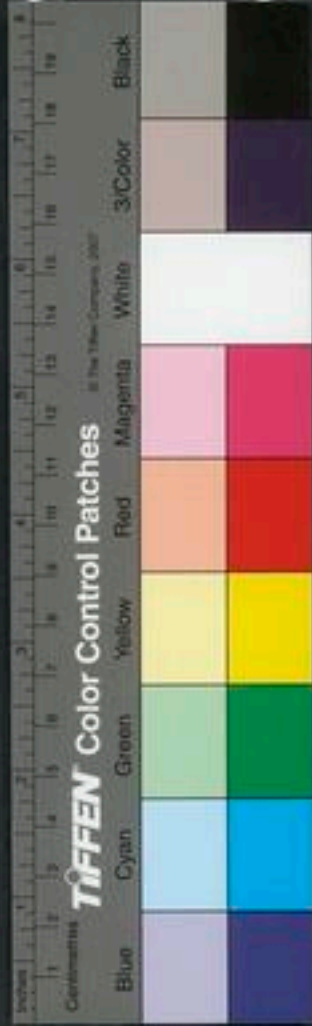
曰從廣八尺畫芥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  
底置二尺之間此之亘道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  
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  
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別復戶牖之間裁其不  
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  
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備二七周人  
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為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  
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  
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  
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九堂上度以  
筵而復云九室二筵而不以九還自相違其不然  
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或德篇云明

堂凡北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北  
向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或德篇得之於戶  
牖失之於北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而各有  
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  
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台施之時今  
又失其辰左右之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  
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楹廣裁六  
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  
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夫置其  
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  
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真不合典制抑  
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



以為戴氏間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  
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  
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  
見重於當時即識其備廣之不常而必未思其九  
室之為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飾飾辭  
順非而澤諒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  
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  
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  
談固延多誦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  
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  
彌固一遇其賞愆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  
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四門小學博士孔璠

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  
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  
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  
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  
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  
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刊并隱伏垂盈百條滯無  
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道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遠  
經弗飾辭而背理解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大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  
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  
括次專家搜比黨讖隆冬連曙或著通宵雖仲舒  
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深張生之忘食方



之斯人未足為喻證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  
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  
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  
近樸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各云趙郡李  
謚耽學守道不問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效耳諸  
君何為輕自媒術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  
千里詣扶風馬融令汝明師甚通何不就業也又  
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  
廷耳又結宇依巖懸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  
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初善空  
聞恭疾而卒邦國銜殄悼之哀儒生結推梁之慕  
况瑤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

默子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  
深可嘉爰可遠脩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  
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  
孝義云

李義深

幼廣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曾險  
峭時人語曰劔戟森森李義深義深弟幼廉少寡  
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  
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家初而廉  
故以名焉性聰敏舉選齊文襄縣尉府長史文襄  
薦為濟州儀同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河北  
六州文籍商確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微



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  
期會為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神武還并州以告  
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  
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  
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佗好長史李幼廉  
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茅內與隴  
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後主時和士聞權重百  
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主  
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  
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鉅妓婢二十人幼  
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  
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

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  
曰李幼廉結髮從宦擔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  
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枉顧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  
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教遣之齊末官  
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需此例語人曰我不  
作儀同更覺為榮卒贈吏部尚書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並有  
馮靈則首應弓強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  
時推重孝伯風範鑿昭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  
業道風不預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  
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  
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牙特威衣



纓豈唯戚里是憑因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其道  
雅時幹之良場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  
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  
才宦不替門緒茂矣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魏列傳

游雅 明報

游雅字伯度廣平人也太武時與渤海高允等俱  
知名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  
剛愎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  
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  
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  
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  
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忽傷者陳奇遂  
臨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潯陽王氏

北史

游雅傳

一



纓豈唯戚里是憑因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其道  
雅時幹之良場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  
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  
才宦不替門緒茂矣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魏列傳

游雅

明報

游雅字伯度廣平人也太武時與渤海高允等俱  
知名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  
剛愎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  
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  
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入  
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  
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忽傷者陳奇遂  
臨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潯陽王氏

北史

游雅傳

一



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  
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  
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  
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累  
遷東兗州刺史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  
臚卿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其年  
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給上  
卿祿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  
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  
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  
海明根世號高游馬

高閭

高閭字閭士漁陽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  
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  
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  
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為閭而字馬由是  
知名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  
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  
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孝文又引見王公  
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  
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  
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  
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  
交接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



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  
佞也周曰子綦諫楚初雖隨從終致忠言此適欲  
贊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殺初權後忠無由得顯  
帝善問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  
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閑五曰刑  
賞致遠人不服則備文德以衆之寬殺放命則備  
武功以威之人未和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  
侵則設防閑以禦之臨事則勝則明刑賞以勸之  
用能圖國寧方征伐四起北狄悍應同於禽獸所  
長者野戰所避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既患雖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  
隨逐水草戰則與室泰至至奔則與畜收供逃是

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  
以僭息無常故也夫強弱分倍察不闕互相圍逼  
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  
是秦漢之考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  
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  
長城以禦北虜雖有督帶之勤乃有未速之憂而  
於要害往往開門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  
弓弩秋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  
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  
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  
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





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且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穀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卻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楊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遠勞而無怨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造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遺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閣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閣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間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胡叟

北史

高闕傳

四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  
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馬學不師受披讀羣  
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  
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  
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闕典墳多蔑時彥  
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  
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  
君相知何誇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商  
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遺舊美叙中世有  
協時事而未及鄙躓人皆竒其才畏其筆後八丑  
渠牧隄牧隄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  
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依稀排踈賓直逵既已塞曲

路非所遵望衛恍祝鮒眇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  
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  
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鮒之  
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  
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遠非久闕也歲餘牧隄破  
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  
密雲蓬室草葦唯以酒自適不事產業常若飢貧  
然不以為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  
恒乘一犢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  
散醉飽盛餘肉餚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  
蔑如也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紆縞為美  
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



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琛被服華靡叟貧老衣  
褐璨頗忽之叟謂曰季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  
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威服璨惕然失色○  
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君孺子蔬春秋常祭  
之前則先求旨酒及膳持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  
珣田文宗等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  
盡孝思之敬時燬煌沉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  
與叟博陵許亦武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  
忠以為過厚于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  
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高閭曾  
造其家適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  
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

精潔醲醬調羹見其二妾壯年裹跛紗衣布穿弊  
閣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  
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  
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

劉廷明

劉廷明燬煌人也父賈字子玉以儒學稱廷明年  
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  
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廷明遂別  
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  
此席者吾當婚焉廷明遵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廷  
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廷明後隱居酒泉不應  
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  
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  
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  
還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  
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馬延明何人  
斯敢不如此

宋繇

進道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  
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啜然謂妹夫張彥  
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  
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聞室誦書晝夜不倦

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  
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而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  
家無餘財雖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  
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  
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並米數十斛  
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繇耳拜尚書  
史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健以為左  
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  
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健至京師卒曾  
孫游道

游道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  
送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中尉鄯善長嘉其氣節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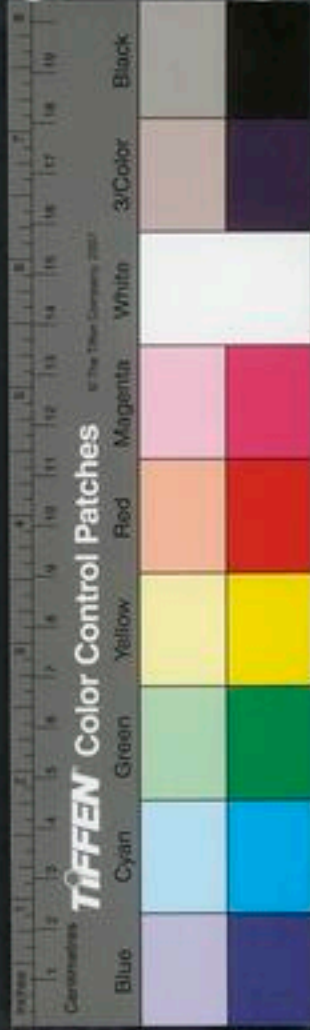
宋繇傳

七



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來遊道孝  
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臨淮王薨譴責遊道乃執  
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慎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  
曰徐州刺史元孚頗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圖彭  
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  
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  
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  
司深知不可臨淮王薨即孚之兄子遣首事謝遠  
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同  
上孤負聖明但身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  
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  
科戮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

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史  
郎郎中臣薛取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  
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此自北  
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  
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如流伐善何速  
令得寇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  
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  
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寇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  
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中  
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耶常聞  
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遊道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  
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失  
北史



大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  
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  
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  
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崔道為御史中尉以遊道  
為尚書左丞文襄謂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  
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遊道入省初太師咸陽  
王但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  
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  
事賦贖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遺失數百條  
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  
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  
平王生事三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

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  
有不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  
於是反誣遊道屬色推辱已遂枉榜羣令史證成  
之與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師偽亂真  
國法所必去附下同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  
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  
之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踪行詭言肆其姦詐空  
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  
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  
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禍心因公報隙與畢  
義雲迤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  
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  
北史

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來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以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羨齊心懷盜詔欺公責法文納苞直產隨官辱財與位積雖賊行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為遊道不濟而文襄問其與陰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饒直大剛惡人連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犬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還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

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遊道辯而判之曰遊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史欲為脫枷道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王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史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之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而謙遜

江式

北史

游道傳

十



江式字法安陳留人也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  
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尋  
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上尊號謚冊除奉朝請  
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  
也延昌三年式表曰臣間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  
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  
又觀鳥獸之迹剖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  
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  
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  
故周禮八歲八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  
頌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  
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  
軌文字乖別豈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  
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  
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  
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  
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  
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  
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  
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  
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轉舉劾焉又  
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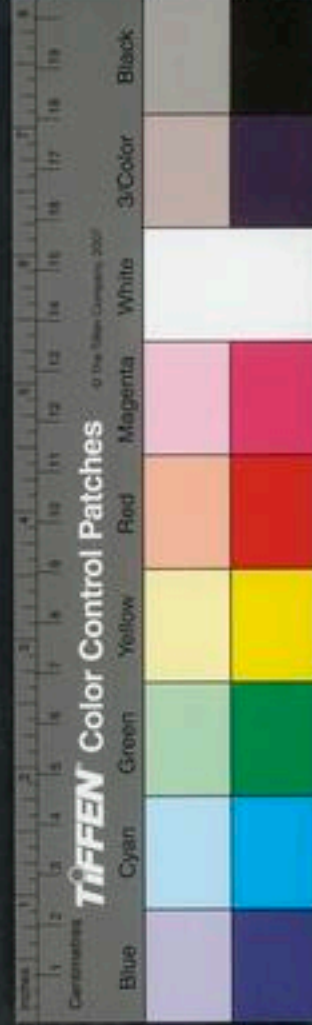
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  
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  
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列纂篇及亡  
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  
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辟中書  
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  
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所以播信也辟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  
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  
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  
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

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貌異術  
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  
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差時人之好奇歎俗儒  
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有一終亥各有部  
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  
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  
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  
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  
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  
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  
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



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  
又連至字石經於漢碑而其文符破三體復宣校  
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  
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  
字林六卷尋其沈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  
隱別古籍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悅弟  
靜別放故左校合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  
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凡便是魯衛音  
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  
世易風移大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  
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是難以

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免為說神虫為  
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許氏說  
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  
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  
識古臣六世祖魯家世陳留姓晉之初與從父兄  
俱文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證當  
時並以善譽而祖過洛陽之亂避地河而數世傳  
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隄內附臣亡  
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  
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  
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  
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



之輟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篇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稀奇惑俗隸諸體成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異有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教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所撰名目伏聰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與黃敎八書史也具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閱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

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先是大和中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敎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臨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珥圭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胡叟顯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闕駟劉延明趙彙索敵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而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跡處屈能申終致顯達道剛直自主任使為累江式能世具業亦足稱云



東來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東來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魏列傳

王慧龍

王慧龍太原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惠愉以  
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  
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  
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氏子孫彬  
稱為受業者乃免遂奔魏與魏弘滅慧龍歸魏明  
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刀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  
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  
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眾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  
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或謂南人  
北史



東來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東來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魏列傳

王慧龍

王慧龍太原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惠愉以  
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  
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  
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氏子孫彬  
稱為受業者乃免遂奔魏與魏弘滅慧龍歸魏明  
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刀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  
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  
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眾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  
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或謂南人  
北史



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慧龍抗表願得南  
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  
左長史及宋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  
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晦敗乃班師後  
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  
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賊莫敢先慧  
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驍將  
軍賜爵長任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  
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萬遠遠歸附者萬餘家號  
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彦之擅道濟頓淮頓大相侵  
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之與友人蕭祇書曰魯  
軌頑鈍馬楚麤狂三人之中唯王慧龍及薛延之

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  
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  
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  
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  
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  
意也宋文計即不行後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  
二百戶男緇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屏人有所論  
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  
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  
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  
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國又何憂  
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



鄭義

述祖

鄭義字幼麟滎陽人(文成)未拜中書博士大安初  
宋司州刺史常珽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  
書元石為都將北之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珽奇  
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領軍汝北未即  
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珽奇雖來意未可量  
不知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珽奇非  
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逸策馬徑入其城城  
中尚有珽奇親兵數百人在珽奇宅內石既克城  
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珽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  
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武幅安慰郭邑眾心

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  
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  
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  
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遠長社起必備城深澗多積  
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  
往攻超起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起死楊文長代  
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遠中書侍  
郎太和十六年卒孫述祖

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  
舉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兖州刺史特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  
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



矣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鄆城荆小山起齋亭刻石  
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  
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鄆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  
為因悲動羣奉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  
君執之以歸首述祖持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  
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寫得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  
饋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  
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  
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  
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

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藏段與  
倉趙定六州事正除懷亮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段  
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  
十一

薛辯

魏

魏

孝通

薛辯字允白汾陰人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  
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  
以中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  
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  
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  
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嵩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  
酒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

北史

薛辯傳

四





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  
強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  
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王簿責之因  
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  
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  
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  
振河軸破慕容永於陳川地興閭而憚之遣使重  
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  
轉左戶尚書○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  
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地興歷太子中  
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地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  
及晉將劉裕平地泓而著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

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  
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明元深加器重帝  
謂之曰朕委卿而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策與  
朕為長安主人辨既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  
衆摧抗赫連代帝甚優獎之入除并州刺史卒於  
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孫湖

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  
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人兄弟忿鬪隣里  
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  
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郡再辟王簿州將傾心致禮  
並不獲而已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劉駕除河東太  
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操致不妄游處雖在  
闈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慄然加敬博覽墳籍積  
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  
所長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後遷書侍郎御  
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  
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  
貴戚歛手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過之內以  
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  
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無  
晷夜時政得失願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聰允而  
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  
受帝亦唯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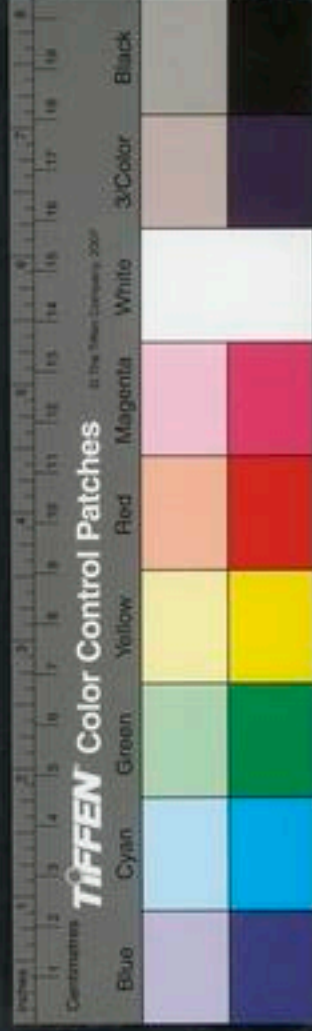
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  
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史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  
遺愛子孝通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萬才遠中書郎深為節閔所  
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  
帝因興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  
亦觀以和之因使元翌等朝以酒為韻孝通曰既  
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萬  
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  
仍命更朝不得中絕孝通即堅忠為韻帝曰卿不  
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主昭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  
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虫翌曰朝賢既濟濟野



苗入茫茫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  
微臣信慶涇何以吞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  
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  
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唯  
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  
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  
許經綸抑裴傲也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  
刺史劉誕爾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  
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  
猶之據之節閭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買  
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  
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閩西

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齋詔  
書馳驛八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  
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  
敗於韓陵節閭遠不得入關為齊神武所廢孝武  
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  
懼欲軍馬八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  
破介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  
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  
也拔此呂延慶之徒於介朱之世皆其羨等韓陵  
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  
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  
據州鎮除之又使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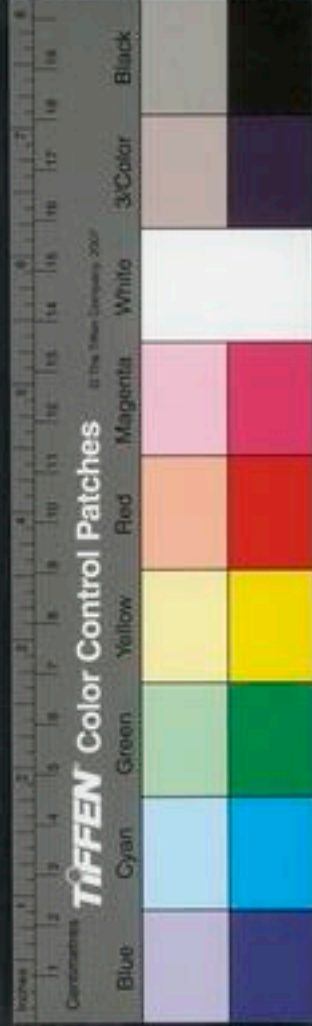


在闕下妻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  
今觀之隙雖未已吐萬仁雖後退送猶在并州高  
王之計先須平珍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  
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也且云郡良家之子三  
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號騎勝汝穎之奇士皆係  
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黃河而為  
池壑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  
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  
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  
八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  
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過故也及孝武西  
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

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  
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歎歎即日原免  
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  
事而已興和二年卒於鄴

薛澄

薛澄字景猷汾陰人也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  
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  
以世族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  
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噴死一校尉依頭傾  
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  
眾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韋  
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繫裾數參



吏部澄曰世曹躡高位英俊沈下察古人以為歎  
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寶慷慨但不  
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及齊神武起兵澄乃  
東遊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  
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  
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乃為行臺郎除顧遠將軍  
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愷澄獨謂  
司傅長高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  
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  
澄言為然並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澄為記室  
參軍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大統四  
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澄為之頌文帝又造二歌器

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  
香氣一仙人又持金餅以贈器上頌水灌山而注  
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  
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  
出於蓮而盈于器為鳧鴈塘以飾之謂之水芝歌  
器二盤各處一鉢鉢圓而鉢方中有人三才之象  
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澄  
各為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澄與盧辯等參  
定之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  
榮名道衡雅道奕世擅文宗令望傲歸堂徒然  
矣而運逢季叔卒臨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



弘並流譽而陷齊論議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  
豈虛哉實愷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  
池或著書麟閣成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徐陳  
駘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過實當時之良選也

奚康生

奚康生河南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  
大人康生少號武彊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  
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為前驅軍王壯氣有間  
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  
度齊將掘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者賊者以為直  
閭將軍康生應募縛柝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  
依煙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眾乃假康生

直閭將軍○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文王康生為軍  
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  
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為墜馬胡皆  
謂死爭欲取之康生矚騎奮矛殺傷數千人射殺  
辛文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王肅  
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  
射之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役人見箭皆  
以為強弩時梁問康生能引強弓故時作大弓兩  
張長八尺把中圓尺有二寸箭麓殆如今之長笛  
送與康生康生便染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  
者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楊大眼

北史

奚康生傳

十



揚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曉捷跳走如飛太和中起家奏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與還征官大眼往求為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兒葉獲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副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首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盛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副將與都督邢夔討破之遂與

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泚長大眼所統軍劉神符公孫社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為兵未平中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遠過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善於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遇淮規沒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瘥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



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  
泗荆沔之間童兒帝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  
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閩君之  
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簞鼓  
相望眼昨奮發之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當世推其號果以為闕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  
從喜怒不常攝撻過度軍士頌憾焉識者以為世  
移所致又為荊州刺史常縛藁為人衣以青布而  
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  
相殺也又北消郡嘗有武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  
頭懸於樅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揚公惡人常作我  
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

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但遣人讀書而坐  
聽之悉皆記識今作露布曾口授之而竟不多識  
字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遊軍  
帶豪口茂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  
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永平中  
轉幽州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  
硤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  
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籠生扶淮為營延伯遂取  
車輪去輞削銳具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經貫連相  
屬數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

北史

崔延伯傳

十二





不可曉所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  
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成見得虜於軍拜征南將  
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  
后幸而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  
將比平硤石公私慶狀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  
仍在宜須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  
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  
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各宜實水南水北各  
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惠臣短見願聖心思  
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乃使  
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教如請二  
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

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歧州刺史○時莫折念  
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而將軍元志為天生所禽  
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  
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夔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  
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  
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夔  
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眾大盛  
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齊之徐  
而還退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  
逼感寶夔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  
殿後抽眾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  
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夔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



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黃曰此賊  
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寶黃為  
後拒天生恚眾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  
是駭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  
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成云非延伯無以  
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方侯  
醜奴甯勅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笮生  
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  
取高干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黃  
率眾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十匹軍威甚  
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  
騎躡來挑戰大兵未交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

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強兵  
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輻重居中自涇州  
緣原北上眾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  
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黃延伯謂其事實  
邊巡未闕俄而甯勅明達率眾自東北而至乞降  
之賊從而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  
勢摧挫使爾逐北徑造具營賊本輕騎延伯軍無  
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八排城延伯軍大敗死  
傷者將有二萬寶黃飲軍退保涇州延伯備絃瓦  
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而追去賊彭阮谷柵七里  
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黃獨出擊賊大破之  
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遁見兵人來掠散亂不  
北史



整還來衝突逆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  
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  
眼為諸將之寇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  
而延伯死朝野歎懼馬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假  
同三司定州刺史謹曰武烈

東來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裴駿

裴駿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  
因以為字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  
應之來襲聞吾縣令慶惶詐無所出駿在家聞之  
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  
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  
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  
駿目為三河領袖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也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

北史

裴駿傳



整還來衝突逆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  
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  
眼為諸將之寇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  
而延伯死朝野歎懼馬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假  
同三司定州刺史謹曰武烈

東來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裴駿

裴駿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  
因以為字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  
應之來襲聞吾縣令慶惶詐無所出駿在家聞之  
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  
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  
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  
駿目為三河領袖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也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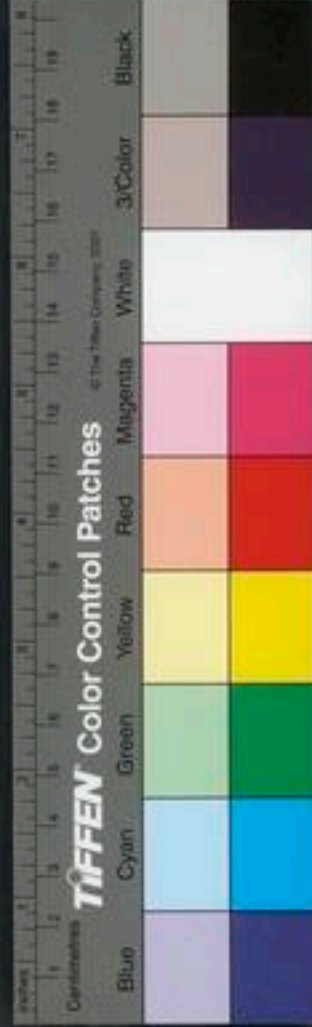
北史

裴駿傳



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  
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  
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  
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  
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  
葬焉○魏正光中解巾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  
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  
守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  
衛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  
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  
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  
政曰奈何俠曰圖欲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

慮且至闕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  
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  
猶在東郡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  
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馬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  
子易圖也遂徙入關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  
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  
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  
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  
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  
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  
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蘆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  
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



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  
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叔庸為市官馬歲時既  
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曰肥鮮  
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  
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  
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  
號為獨立使君

韓麒麟

魏宗

韓麒麟昌黎人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  
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  
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殘

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知應之普慶慙懼  
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  
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負廣延賢哲則  
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  
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務曰古  
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  
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茲茂禮教興行建於中代  
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  
賞寔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  
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餓  
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  
載之澤下有求饑之人皆有司不為其制長吏不  
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誇誇浸成侈  
俗故今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  
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  
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  
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勸相勸課嚴  
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荒免於流亡  
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  
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久既有  
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

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餘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  
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  
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  
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子顯宗  
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太和初  
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郎後兼中書侍郎○又  
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  
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  
但檢其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  
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  
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  
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人不耻以為臣苟非其才



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  
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  
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  
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  
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善者法也是  
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  
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難以操撻薄刑而人莫敢  
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  
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  
之止奸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  
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或以深酷為無私  
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救屬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

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過下如仇讎  
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  
於此宜敕示百官以忠元元之命○後與崔逸等  
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  
有常分朕意所為可復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  
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豕為  
欲蓋政贊時帝曰俱然為人冲曰若欲為人陛下  
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  
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  
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  
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齊世者稀曠代有一兩耳  
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秘書令李彪曰師





孫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纘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獨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李彪

李彪字道固衛國人也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既與魚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况

問得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陸敬年將弱冠雅有志業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悅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呼為學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學生猶漢之有汲黯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恃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

楊侃

楊侃字士業弘農人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父捕



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  
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  
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長承孫業  
請為錄事參軍梁潑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非  
壽春人李瓜花索達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  
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開後  
欲修白捺篤城若耳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歌陽  
設交境之備今坂卒已集唯聽信遂佐察戎欲以  
實谷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  
勝遠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  
云錄事可造移報移白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  
妄構白捺他人有心子村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

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使相告  
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  
蕭寶夔據雍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  
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城形勝  
須杜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華州  
之關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  
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  
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使據石碓  
嶺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  
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扶臺軍舉三烽火各  
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  
殄殘人遂傳相告報寶未降者亦諒舉烽一宿之



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谷自散  
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沈  
薄小乃至風飄水浮未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  
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莫得改（苻帝從之）播  
房津津子惜

惜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  
門間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  
春秋舅源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玉不甚察慧從  
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  
成昆房既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  
羣兒咸爭之惜頽然獨坐其季父時適入學館見  
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

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空命獨處其中  
常銅盤具成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  
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  
父兄呈特相器重曹謂人曰此兒駒意未落已足  
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豈嘗與十餘  
人賦詩惜一覽便誦無所遺夫及長能清言美音  
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  
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  
然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以  
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  
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  
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惜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

衆中吐之仍陽唱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惜以  
世故未亮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邢邵隱於嵩  
山及莊帝誅余未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  
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惜隨之任有邯  
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惜請津納之俄而孝莊  
出崩惜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揚寬家為寬所  
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惜召家成德甚相哀念  
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為遣隊主防禁送都至安  
陽亭惜謂白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  
至於此雖曰因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植  
於一繩侍首而去君之忠也惜乃投高昂兄弟既  
潛竄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授判棘門使蒙引

見贊揚興運陳新家禍言辭哀壯潯泗橫集神武  
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轉大行臺右丞于時甯  
爾草創軍國務廣文教教令皆自惜及在陵出遭  
罹家難氣毀骨立神武憇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  
戰惜每陣先登明僚戍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  
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惜從兄勅卿為岐州  
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惜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  
後取急就鴈門溫陽療疾那季素害其能因致書  
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已惜遂棄  
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  
嵩山與沙門曇謨微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  
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指存遺指從九寶綺  
賡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  
遣神武見之既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換  
大行臺右丞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  
末以寶璽之美超拜吏部尚書侍學典選如故天  
保初以本官願太子少傅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  
崩百寮莫有下淚指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  
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  
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指)貴公子  
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  
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溢顯咸  
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類

遭逆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雖  
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莫摧人倫以為己任然  
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誇言以為指之用人似貧士  
市瓜取其大者指聞不以為意聽記強識半面不  
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  
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指曰卿前在元  
子思坊騎虎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邨而我  
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  
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  
自言指曰盧即潤朗所以比王

論曰揚播兄弟俱以忠發譴誣荷內外之任公  
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過於天下而



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盖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處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迫不能送往事居親幾衛王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禍朝廷之繫既已伏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唯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人也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

志仕齊位秘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鄒來奔（孝文）時京鄴聞其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特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賴破賊軍除



持節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  
稱尋徵入朝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  
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  
旦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  
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  
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勞封唯京城之內微為  
少澤蒸庶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  
復惰地帝遣荅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  
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對雨大  
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  
州諸軍事與益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肅  
懿也小覲李叔獻也合肥將鬪壽春肅追師討擊

大破之俞叔獻走肅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  
勞之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  
肅頓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歲得其  
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  
微輕挑頓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  
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

劉芳

劉芳字伯友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拜中書  
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彥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  
詔芳與彥入授皇太子經還太子庶子兼負外散  
騎常侍從駕浴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  
芳才思深敏持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



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隆王肅之  
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  
宴羣臣於華林爾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  
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  
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  
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  
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  
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  
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  
事父母雞初鳴抑纓笄總以斯而言男子有笄明  
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  
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

正多徃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徃詢訪故時人  
號為劉石經酒闌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二禮  
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徃  
釋頓祛平生之感遺中書令出除青州刺史為政  
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運朝  
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  
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儀悉委芳修  
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為轉太常卿先  
是孝文於代都詔高閭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  
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高  
肇更共管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  
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





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  
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寺綜既久不  
應非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詰搜括舊  
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  
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  
事述奏仍詔委芳別史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常爽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少而聰敏嚴正有氣槩雖  
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  
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  
就武成西征涼土爽與凡士同歸款軍門武成嘉  
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

○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  
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  
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  
君焉元贊司馬真安程靈幃皆是爽教所就崔浩  
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秉勝先  
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  
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行  
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  
時號為儒林先生卒子文通文通子景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  
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  
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尤深好古



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  
虛然也常與以儒素者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魏列傳

郭祚

郭祚字秀祐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  
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左  
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  
甚賞之是時孝文銳意典禮無銓鏡九流又遷都  
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  
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  
成勩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  
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  
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



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  
虛然也常與以儒素者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魏列傳

郭祚

郭祚字秀祐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  
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左  
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  
甚賞之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  
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  
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  
成勩劬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  
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  
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

北史

郭祚傳

一



見知如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因入見  
帝謂祚曰朕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  
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  
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  
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  
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兼史部尚  
書尋正史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  
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使  
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恣滿然所拔用  
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還尚書右僕射碩  
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瓜  
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

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  
桃弓僕射黃瓜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  
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  
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  
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  
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  
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點陟之體自依舊來  
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  
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開官悉為三等考同  
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  
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  
在上中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逾半階不滿者除



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  
昶所奏遷左僕射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  
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陞跌使  
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  
黃門意使蒲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  
亡苦自陳挹解色慙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  
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  
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史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解尚書今任城王彥為之奏聞及  
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  
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在充之  
徒曲躬承接祿心惡之乃遣子景尚說高陽王雍

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  
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  
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  
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扶言事頗驗  
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負外郎司徒主簿太  
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  
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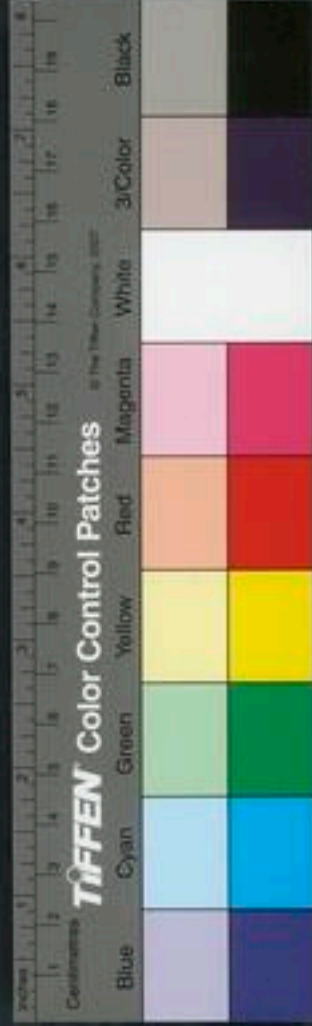
張彙

張彙字慶賓清河人也辟杜公強有風氣歷覽經  
史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除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彙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  
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羗夏畏伏憚



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大極初詔奏  
與郭祚等俱以勤奮被徵及遷州進號撫軍將軍  
奏救政隴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章其舊俗人庶  
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詣有罪答者隨其  
輕重譴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  
寡居憂意願尚主王亦許之候射高肇亦望尚主  
主意不可肇怒諧奏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  
後萬貳與馳驛檢察貳與肇所親愛必欲致奏深  
罪疾請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若猶  
停廢數年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奏及李韶朝列之  
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  
為多而近來參差使成皆後計其階途雜應遷陟

然忌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  
士馬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歎緣斯義乞  
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語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  
正○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  
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誇靡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奏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  
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  
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  
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大虜掠道中薪蒿以杖  
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奏堂下捶撻焚其屋宇始  
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屏  
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歐擊生投之於烟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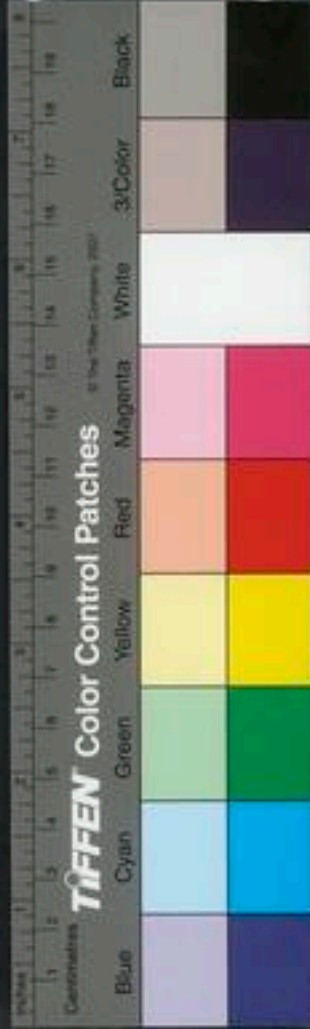


仲瑀走免。彘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與致於寺。速近聞。見莫不慨然。乃率官為救。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跡。彘即為大放。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邢彘

邢彘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貞之後也。彘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姿貌甚偉。累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彘才。請可令策秀。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彘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微攝。得以便宜從事。彘至漢中。遣兵討之。賊

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彘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關地遼遠。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通洛城。○彘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順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孺。殺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所向。洛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規。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既軍走洛城。深藻何肯



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來機而動武之善  
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  
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頗有薄捷瞻望浩益旦夕可  
脣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使難  
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  
未欲經略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密  
又表曰昔鄧艾歷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  
得平蜀所以然者闔寶力也况臣才絕古人何宜  
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  
士庶慕義此社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  
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翁之物  
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劔閣以來賴

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  
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密既克  
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張法養女有美  
色甚感之散費兵備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  
者蠻忿之切蓋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  
將熊希遠巴西遂沒蠻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  
豪右以禮撫衆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  
百姓藉為奴婢者二百餘口無高販聚飲清論鄙  
之○時梁人侵軼徐亮朝廷乃以蠻為使持節都  
督東討諸軍事宣武勞遣蠻於東堂曰知將軍旋  
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





忠臣亦非無孝也。蠻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郤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蠻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蠻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蠻率衆以爲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緝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蠻。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豫州。城人曰：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廢遣蠻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蠻曰：今王師若

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狂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蠻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季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蠻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移多，憚不敢進，乃與蠻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蠻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蠻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補奇。



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絜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狐  
志行修正不復以賄財為懷戎資軍寔絲毫無犯  
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絜才兼文武朝  
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  
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親  
吏邵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  
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  
言族兄絜有人偷鑿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  
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  
水游宴為娛不暇勸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  
能徧記之後因飲隄倦方展尋經史五行俱下一  
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瞻且述年未二十召勸

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興河南  
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所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  
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  
為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遂得本不誤一字諸  
人方之王絜○考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瑛之對典  
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雖處之羨獨步常  
時每一文初出師京為之紙貴于時素翻與祖瑩  
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  
共嫉之每各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  
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翻意人主  
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  
家小兒當容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思為  
北史



翻所害乃辭以疾除衛將軍國子祭酒累遷尚書  
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攷及從  
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待  
威儀召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  
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為不作聘使荅云  
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  
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  
○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內男者賞羊五口不照則  
銷十匹僕射在選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  
後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况以天下  
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為之今藏之於  
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

邵以為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  
不問闔人虞官弓招不迫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  
家長侵雞犬之功詔並從之○邵率情簡素內行  
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  
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  
公私諸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  
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承之俄頃  
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  
謂之溫邢鉅鹿魏攷雖天才絕發而年事在二人  
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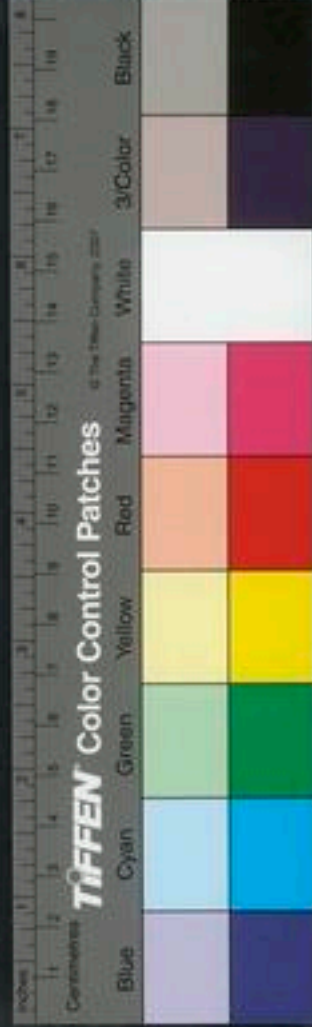
李崇 平 紹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

北史

李崇傳

九



洛救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辭曰遣人失和  
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肯而已不勞發  
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  
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遂成掠得齊人悉令還  
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  
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遷除兗州刺  
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處雙鼓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  
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使兩  
禽送詣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改授安東將軍  
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成陽王禧都督左  
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

遣高平卜翼州詐稱犯眾逃亡歸陸納之以為  
謀主數月翼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代楊靈珣遣牙  
騖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崇  
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討之崇檣山分  
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臣皆棄靈珣散歸靈珣  
眾散大半崇追據赤土靈珣又遣從弟建率五千  
人也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鶩峽龍門之北數十  
里中伐樹塞路鶩峽之口積大木築礮石臨崖下  
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眾五千從他  
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珣靈珣連戰敗走俘  
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



宗遣參軍郗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琮崇大破之并斬  
姿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琮走奔漢中孝文  
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  
也拜梁州刺史○宣武初猷為右衛將軍兼七兵  
尚書轉左衛將軍東荊州襄樊安衆於龍山備  
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  
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  
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荆諸蠻  
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  
稱詔曰應敵制變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  
今胸山熾寇久結未殄賊行狡詐或作詭劫宜遣  
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致賊重

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  
軍事時有象水湧於八公山顶壽春城中有魚數  
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  
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  
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  
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蕃岳  
淮南萬里係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  
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激黃河吾豈愛一軀  
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將符隨高人規  
自贖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  
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  
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



北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緒甲積糧備  
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是時非崇則  
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  
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  
曰外彪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  
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萬  
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  
武屢賜繭書慰勉之常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  
與為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  
祚褒賜衣馬及梁遣其將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  
碛石更乘外城逼徙綠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  
昌茂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

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舩艦二  
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秦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  
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  
申賢安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  
后重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  
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  
將軍崔亮救碛石鎮東將軍蕭實黃於梁堰上流  
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  
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閭艦百餘艘沿  
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碛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  
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追號驃騎將軍儀同



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於  
八公山之東南史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  
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  
之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  
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射博飲孝明靈太后  
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  
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在長樂  
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  
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  
腰融至損脚時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  
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  
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

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  
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  
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  
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  
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  
陽殿曰賊勢侵逼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  
請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為須得重賞  
鎮壓恒朔摠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  
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  
時之盛朕以李崇國威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遂遣  
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  
寶夔曰陛下此遣寶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持



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在進鎮軍將軍廣  
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崇至五原在進大敗于白道  
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衆破賊  
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  
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  
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  
徐州刺史以討之為法僧所敗軍馬奔歸乃詔復  
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  
以安豐王延明代之孝昌元年薨於位謚曰武康  
崇祿弟平

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劾一郅帝曰卿復欲以吏事  
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史人懷之徵行河  
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侍郎遷司  
徒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  
子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  
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  
堂親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  
踐薄水於容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子諧  
諧字皮和幼有風采趙郎李搔嘗過元又門下見  
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  
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  
所稱歷位中書侍郎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





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  
彥清河崔瞻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雋位已  
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  
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  
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  
貴勝子弟咸飾裝觀禮贈饌淫館門成市宴日齊  
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  
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  
重諧使還後遣秘書監平於大司農○諧為人短  
小六指因癭而舉眼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  
言李諧善用三短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

始獨在勸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奐風  
力蹇蹇有王臣之氣衍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  
氏器能之臣乎遣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  
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  
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成名鼓動京洛  
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跡通  
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在後  
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  
簡公見之唯嘗短在道頗為崇德阮籍未嘗品  
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  
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  
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



辯蓋人望于

東萊先生北史評御卷十五

東萊先生北史評御卷之十六

魏列傳

崔光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馬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即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弟子鴻

鴻字彥鷹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

北史

崔光傳

一



辯蓋人望乎

東萊先生北史評御卷十五

東萊先生北史評御卷之十六

魏列傳

崔光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馬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即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弟子鴻

鴻字彥鷹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

北史

崔光傳

一



乃建議曰竊惟著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  
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拜夕進  
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  
須比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  
長兼試守稱允當選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  
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友  
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二考轉一階貴  
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士中  
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  
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  
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柴不曾甄別雖明旨已行  
猶宜消息武帝不從鴻的寇便有著述志見晉魏

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偽  
符優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  
先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嵩沮渠蒙遜馮跋等並  
因世故跨借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  
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  
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借晉劉蕭之書又恐識  
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趙邕詔  
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  
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  
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自正先以前不敢顯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先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  
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遺謬至道武



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  
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  
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改在元年  
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崔亮 九經

崔亮字敬儒清河人魏中尉琰之後也年十歲常  
依季父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  
族兄先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華視而不往託  
季氏也彼家僦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  
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肩睫乎先言之於  
冲冲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  
冑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

為誦之淚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為館客  
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  
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  
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  
欲創華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  
郎必仗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  
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亮自參  
選事岳持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  
非崔郎中選事不辦○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  
北渭水淺不通輒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莊預  
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  
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得橋况長無恒



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關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遣史郎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奐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資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猶常擢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用月為斷雖後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牛月久者均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繡紉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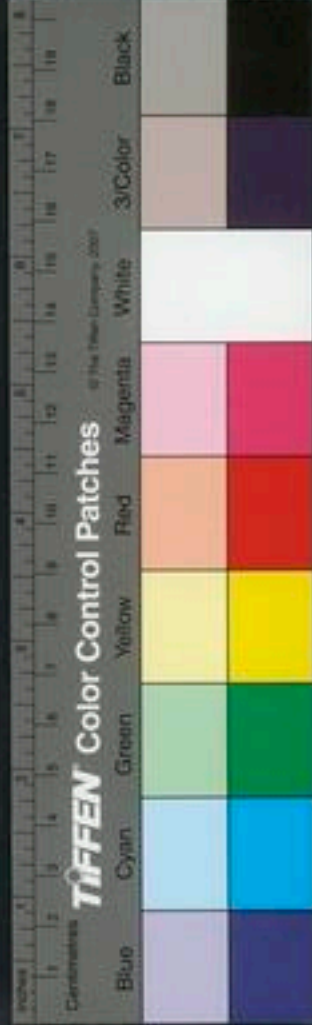
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古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救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求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代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及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作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王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類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高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萃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



舉矣而汝猶云十拔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  
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  
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  
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驅  
努前驅指激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  
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制又武人至多官實至少  
不可周溥設今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  
望一官何由我不怨哉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  
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  
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  
法何異汝以古禮准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  
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今當來君

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備義城陽至微相納為吏  
部尚書利其使已踵而行之自是賈愚同貫涇渭  
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尚書右  
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數年  
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亮在雍州讀杜預傳  
見其為入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為礮及為僕  
射奏於張方橋東堰殺水造礮磨數十區其利十  
倍國用使之

光韶亮從父弟也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鷲  
生掾紫相伴特相友愛遂經史部尚書李冲讓官  
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  
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



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耻無讓德和亦謙  
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  
尋敕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尋為東道軍司  
○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  
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  
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  
少時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盡等荷朝眷未敢仰  
從崔景茂張烈房叔祖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  
乃斬顥使○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  
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之於  
時而性倫各衣馬敬瘦食味寔薄議者識其矯當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

許其大至明王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  
不出宮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  
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識斯乃胡廣所  
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崔亮既明達從事勤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夫之  
逾速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  
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傳永

傳永字脩朗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  
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三十  
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  
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晚  
北史





為奉禮即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主肅平南長史戍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備期為其長史雖成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使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其楚兵好以所營為事又賊右夜來必於渡維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絃或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所營東西二伏伏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大既驚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既

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爾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耳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達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具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備期耳○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通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選營永曰昔漢祖捫之不敵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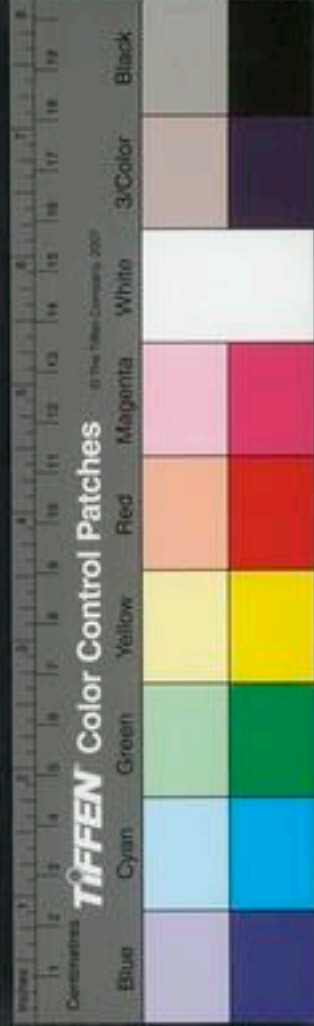


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阮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遷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矜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遷京拜光祿大夫卒

張普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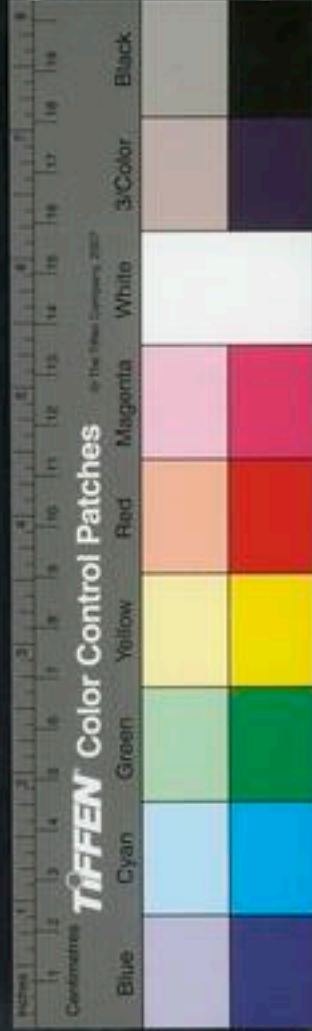
張普忠字洪源常山人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

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崇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郎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臬文武北園馬射普忠奏記於澄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後為黃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典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權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赦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忠特諫議大夫澄謂普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蔡公普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



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乃密表曰竊  
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寶誕聖后近樞克  
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  
鸞藻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的疏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  
二日上無二王嘗掃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  
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  
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  
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希繫救之意太  
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其事任  
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  
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忠茲以理正之無所屈建

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  
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忠厲聲詞  
翻曰禮有上卿下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  
太加上二名數舉不得非極雖小藝微或相許  
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然不復言議者  
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忠辭雖不  
屈然非臣等所同漢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  
元叉賁璠宣令謂普忠曰朕之所行存子之志卿  
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  
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忠被召傳詔馳驛歸  
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忠諸子憂怖涕泗普忠  
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  
北史



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  
所夫後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識罷旨勞  
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忠曰明  
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  
如也踴踴如也一作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難  
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  
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黑雖不見用於一時  
因已傳羨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忠羨其  
此書每為口實○時詔訪寃屈普忠上疏多所陳  
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  
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忠依次括比首戍  
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

不起人以為使○普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教於  
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  
瑜普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咸贍給其衣食及為  
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平謚曰  
宣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七

魏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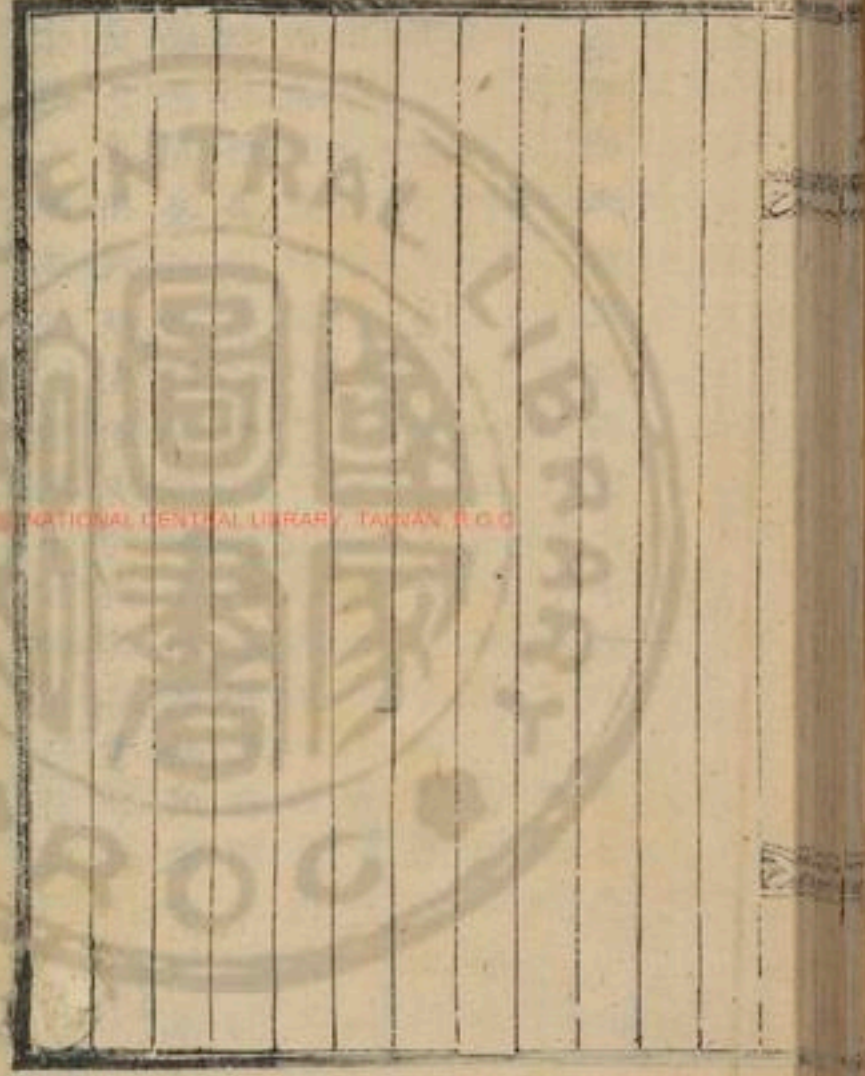
袁翻

字倫

袁翻字景翔陳郡人也翻少入東觀為徐統所薦  
李彪引無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議  
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  
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倣叛柔服寔賴溫  
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銀平績流於江  
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敷明  
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忠需春露故能使淮海  
愉誠華陽即序連城華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  
伊曩哉鼓鑠金陵後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  
北史

袁翻傳

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七

魏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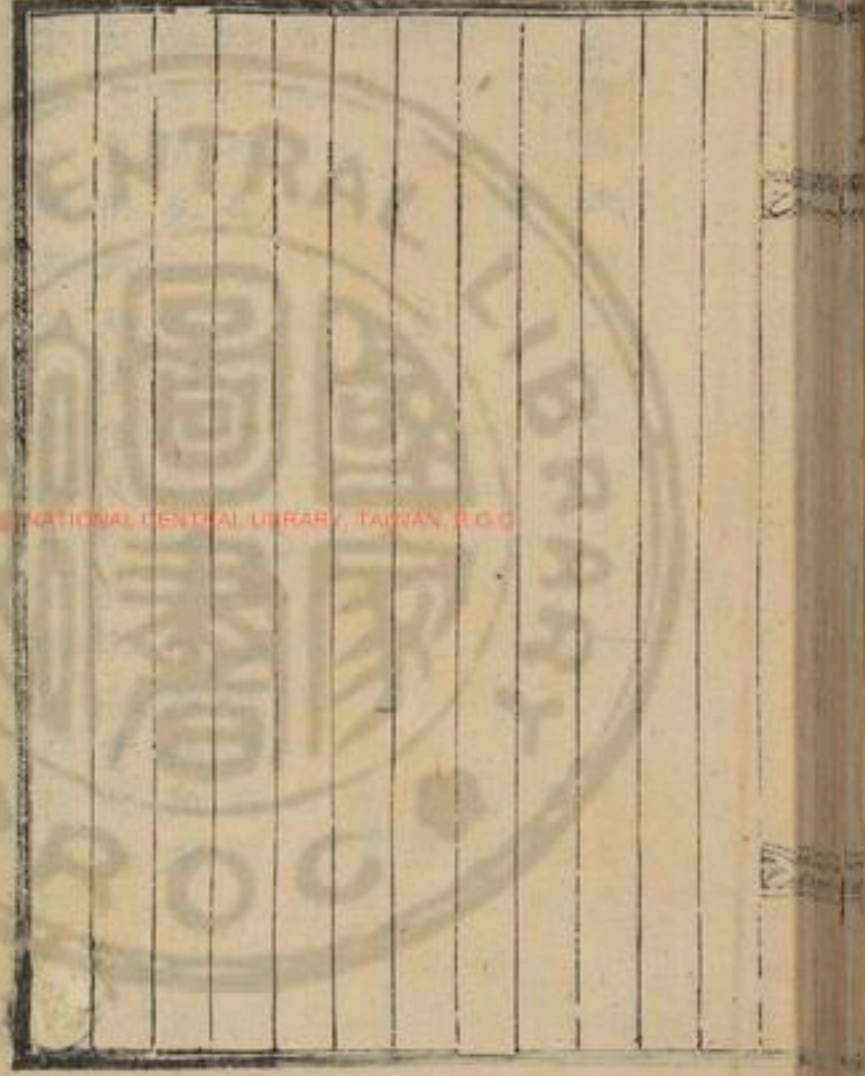
袁翻

字倫

袁翻字景翔陳郡人也翻少入東觀為徐統所薦  
李彪引無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議  
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  
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倣叛柔服寔賴溫  
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銀平績流於江  
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敷明  
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忠需春露故能使淮海  
愉誠華陽即序連城華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  
伊曩哉鼓鑠金陵後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  
北史

袁翻傳

一



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遠州郡  
官至使登疆場統戍皆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  
過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郟之方唯知重役殘忍  
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  
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  
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老弱小之輩微解金鐵  
之工少闕草木之作無不搜管窮量若役百端自  
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  
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緝給其虛粟  
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  
若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

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屬犯  
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  
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遷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  
之患實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繫其流者清其  
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  
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  
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  
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嚴  
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  
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廢賚厲  
其忠款所舉之人亦無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  
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擇禦貪憚日富經略無聞



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  
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  
明庶遠患永消譏議收息矣後拜度支尚書尋轉  
都官明帝靈太后會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  
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  
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翻弟  
躍子聿脩

聿脩字叔德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  
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除  
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規

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

○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

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

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

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餽

饋初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并酒之遺尚書

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

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

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

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傾過有異常行瓜田

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辱責邵亦欣然領

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





然第昔日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  
政棗道喪若遺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  
猶未免請謁之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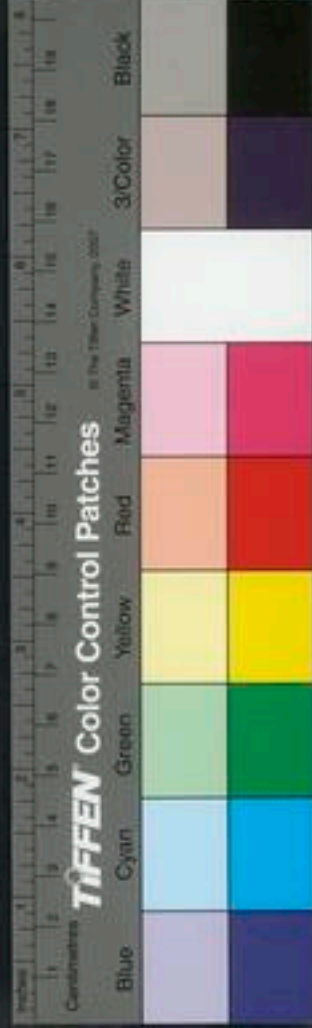
陽尼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  
好學博通羣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  
著作郎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  
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弟曰  
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賈思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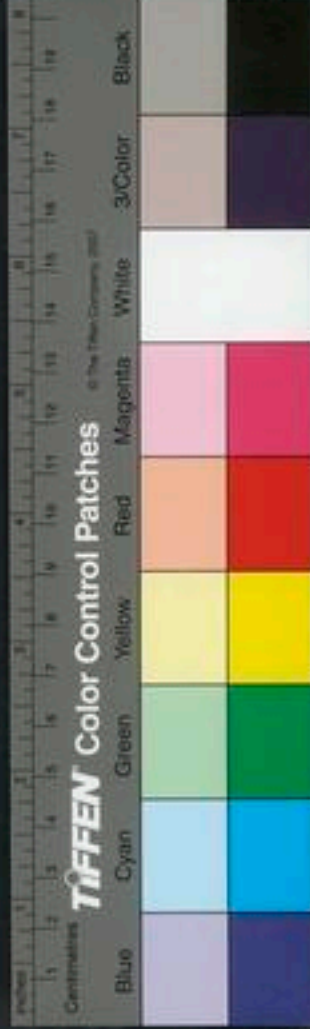
賈思伯字仕休益都人也累遷南青州刺史俄轉  
衛尉卿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

夏后氏世室設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  
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耳音以  
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  
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  
祭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  
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  
室十二堂其於規則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  
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  
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雙配  
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  
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  
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  
北史



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其祭也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六九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祭也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按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

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設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祭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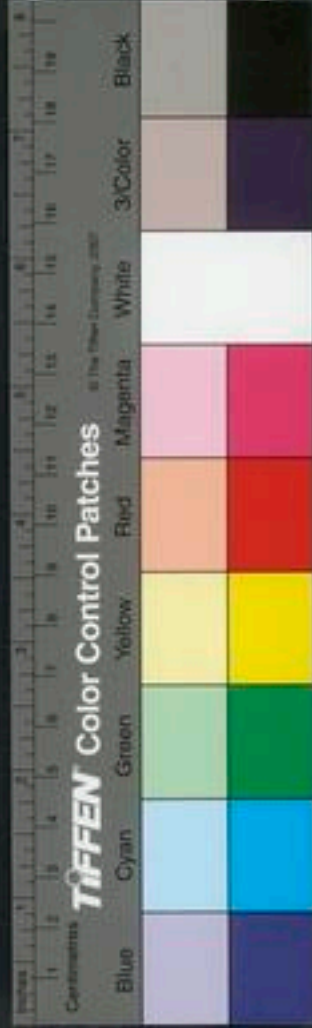


取馬學者善其議

祖瑩

祖瑩字元珽范陽人也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  
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  
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  
書以衣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  
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瑩與陳郡袁  
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袁與祖各  
中翩翩祖與袁再還尚書三公郎中○王肅曾於  
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  
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羨其美欲使肅更  
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

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  
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  
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  
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  
以貨賄事發除名後崔光舉為國子博士孝昌中  
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李琰之辨之  
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瑩字  
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瑩以文學見重常  
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  
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為以己用而瑩之  
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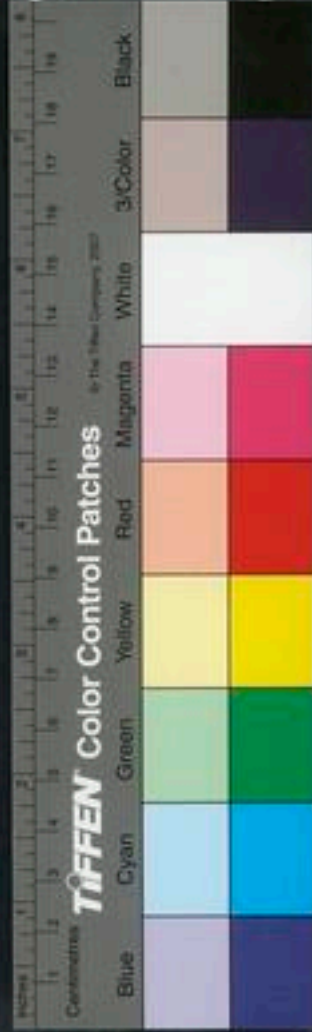


之體成於表常馬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危以命  
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朱榮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  
居朱川因為代馬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  
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  
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  
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行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  
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  
瘠更遷遠地帝許之○父新興太和中結為酋長  
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  
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

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  
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榮潔白美  
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使  
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正光中四方兵  
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  
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開城不納榮怒攻  
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  
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  
榮恐其南通鄴城表北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  
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  
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  
與元天穆等密議八匡朝廷將赴京師靈太后甚



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遣從  
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人浴與從弟世隆  
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  
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成  
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  
就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  
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及度河太后乃下髮  
八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費  
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誦朝士共為盟誓將  
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恚命下馬西度即  
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

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遷帝於河橋沈  
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榮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  
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令時人事未  
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  
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玉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  
自支持遂使愧悔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既  
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  
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  
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  
以拒馬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  
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  
取酒一遍及醉熱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



林鞏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  
不復禁中宿矣于時人間猶或榮欲遷都晉陽或  
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  
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  
榮聞之上書謝慙五月榮遷晉陽乃令元天穆向  
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  
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  
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  
眾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鳩閉門自守榮率精騎  
七十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眾  
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眾辦長繩至  
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

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  
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  
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  
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  
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眾悉  
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  
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  
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  
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  
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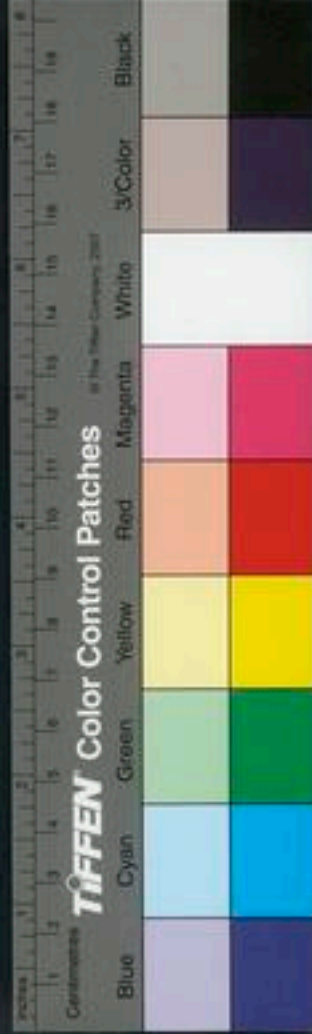
梁梁立為魏王資以兵將時邢果以三齊應穎朝廷  
以穎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  
征穎穎乘虛徑進榮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  
北榮開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與駕於是  
南趣榮為前驅旬月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  
果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穎相持於河上  
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  
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  
船數艘托為鄉導榮乃令都督余朱兆等率精騎  
夜濟穎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  
將軍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  
百僚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

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約政  
政不已數自理究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  
部尚書李神烏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闕  
補定州曲陽縣令神烏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  
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  
蔑朝貴見之莫不頽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  
威勢至乃忿怒神烏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  
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持角  
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  
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  
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為州使停不用帝正色  
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



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令乃不用我語○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萬俟醜奴蕭寶夔擁眾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八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眾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夔並攬車送關天光又禽王慶雲萬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仗興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臨淮王彧曰即令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

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帝年長明晤為眾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八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覽來向京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睢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榮乃適與朝士書狀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也甚不悅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





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八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邪九月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八而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扶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乃伏佩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榮天穆同八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林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八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年三十八時又天穆與榮子善提亦就戮於是內外

喜叫聲滿京城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頹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肅恣繼以元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今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累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顧拯弊之志後主遼急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顓戮邢杲擒韓婁醜奴寶黃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帝親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寇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馬至於未跡凶忌地通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



國之折衝之將遣使餘尊相糾還成嚴故隆寶  
指蹤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  
威政危廢帝立王迴天創日捕利黎獻劉裂神  
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  
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  
於惡捨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賀拔允

岳

賀拔允字可尼神武尖山人也(齊神武)將出山東  
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  
望允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  
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尉加侍  
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

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憂及岳死孝武  
入委岳凡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允全護之天平  
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  
上餓殺之年四十八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  
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  
識者咸異之與凡勝俱鎮恒州州陷授介朱榮榮  
以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從榮破葛  
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葛侯  
醜奴僭稱大魏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  
兄勝曰醜奴足為勅敵若岳往無功眾責立至既  
令克定恐讒慝生焉乃請介朱氏一人為元帥岳



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  
刺史以岳為左廂大都督又以征中將軍侯莫陳  
悅為右廂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  
蜀賊兵斷路天光眾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  
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醜奴尋棄  
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令  
氣侯已熱非征討之特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  
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於岐州北百里  
網川為太尉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  
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  
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長既一戰  
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効居多

高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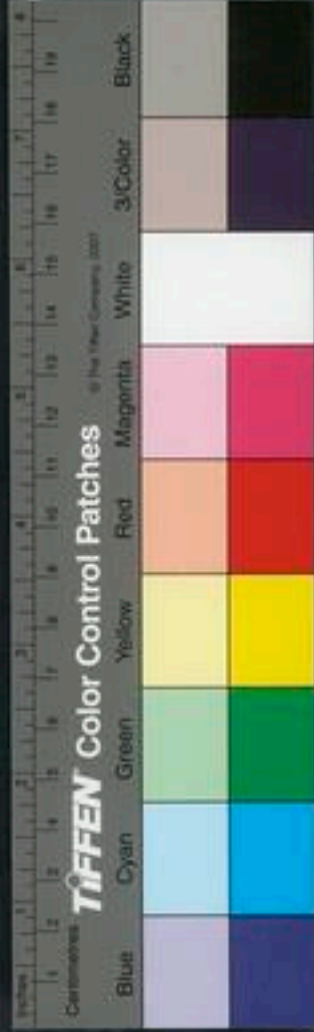
諱之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道穆以字行於世  
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高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謂  
人曰人生屬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  
佩珠玉若是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  
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  
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於時用錢稍薄  
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  
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  
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  
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  
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掄



英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浙料防  
不切朝廷火之彼獲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  
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  
小以重代輕也論令據古宜改鑄大錢又載并說  
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戾止七十六文銅價至錢五  
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  
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刑廣設也以臣  
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揚侃計鑄  
永安五銖錢○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  
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深恨注以  
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  
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弟行路相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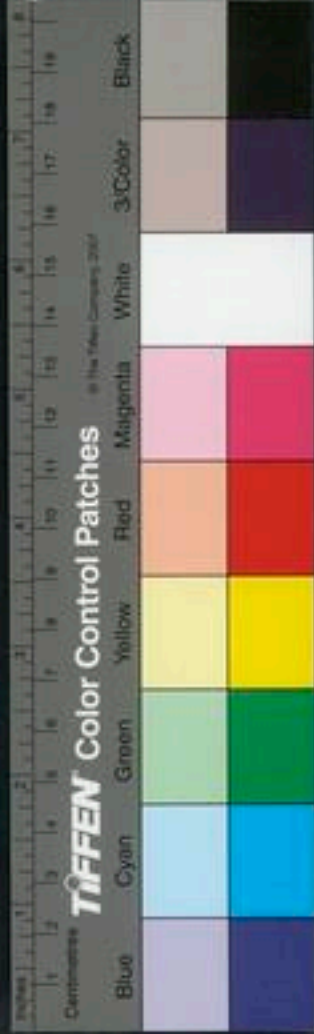
深以為愧道穆免寇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初之初置廷尉司直論  
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  
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克之  
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  
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誇御史一經檢寃耻  
於不風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  
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綉衣所指冀以清  
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  
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  
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  
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



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  
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累  
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後稽寃為惡取敗不  
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  
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  
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  
可息藜藜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  
道穆凡謙之

謙之字道讓專意經史天文等歷圖緯之書多所  
談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葉父爵孝昌中行河陰令  
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  
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扣一囚立於馬

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  
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  
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盡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  
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及其父子兄  
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而陳得失時  
倭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  
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抗稱是官方  
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死之節但豪家支屬  
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  
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  
得使而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



八奏是非所以朝貴欲手無敢于政近年已來此制逆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恩臣亦望策其驚宴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願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為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八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中間諛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謠論甘心忠讜息識且頻年以來多有微發人不

堪命勅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眾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故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寬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學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博士○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



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  
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  
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皮之  
錢以一當五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  
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  
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  
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  
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詔訓典文  
是以昔之帝王秉天地之統御海內之富莫不腐  
紅粟於大倉藏朽貫於泉府儲蓄既盈人無困弊  
可以寧謚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  
財饒外事四戎邊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

國興利之計細說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  
之令並錢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  
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祿未息  
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  
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中京之  
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  
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  
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故衰  
不以錢小唯責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  
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  
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  
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  
北史



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之五銖之錢任使  
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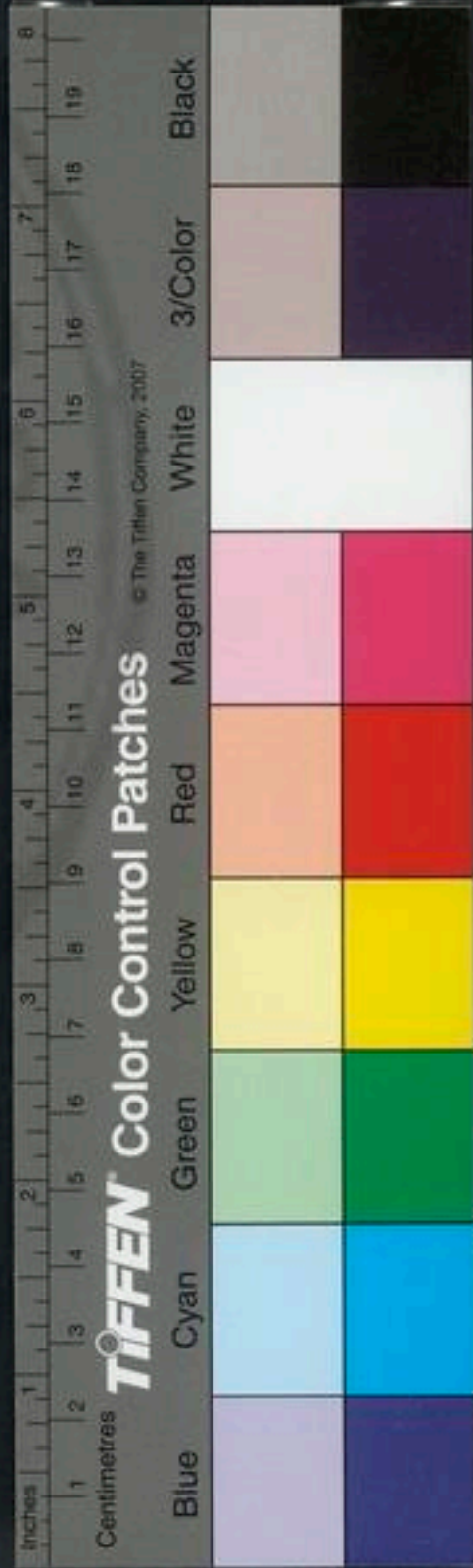


# 十七史

四十二

北朝  
 齊宗室諸王傳 杜弼  
 陳元康 王熊  
 王思政  
 清河王岳 王紘  
 尉遲迥 陸通  
 楊樹  
 趙文選  
 王軌 韓裒  
 蘇綽 柳遐  
 慕容紹宗 趙隱  
 韋孝寬  
 獨孤永業 郎基  
 柳蚪 慶  
 鮮于世榮 魏收  
 蔡祐  
 傅伏 魏長賢 耿豪  
 孫騰 周宗室諸王傳 高琳  
 高隆之 廣川公 李遷哲  
 司馬子如 齊煬王 唐瑾  
 斛律金光 列傳 韓雄  
 孫塞 獨孤信 賀若敦

世十七



內節該前後勸農不勞勸息而堰壩防  
於恤民勸農之感意谷色守令各別勸課亦  
小等事依聞文申飭禁行爲在果至於合致入  
谷樣結役可以庶君鍊是予等以更此  
稟報

恩爲令行購呈伏請

存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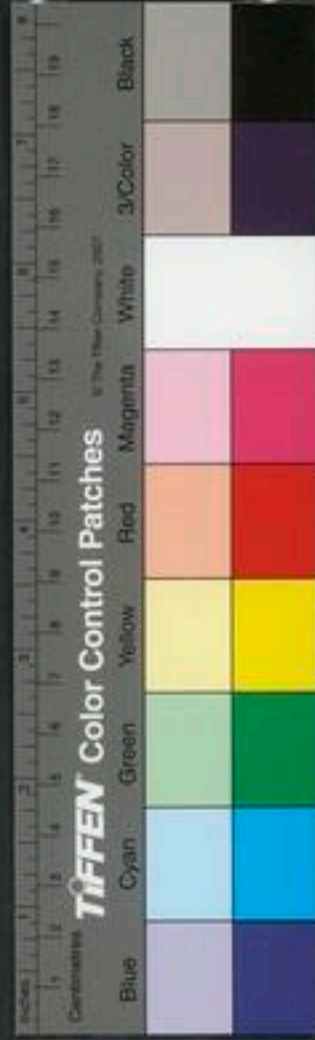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岳幼孤貧人未  
之知長而敦直姿顏竊然深沉有氣量初居洛邑  
神武每使入洛必上岳舍岳毋山氏嘗夜起見神  
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  
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  
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  
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彭城王浹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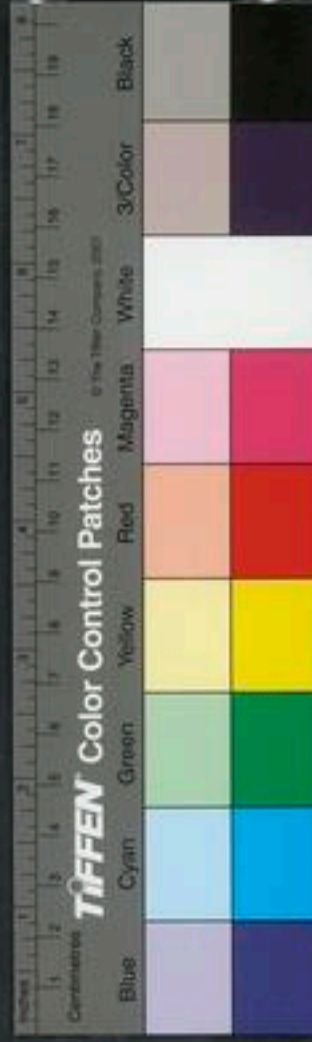
清河王岳傳



209228 x 47

彭城景思王澈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  
教澈書見澈筆迹未工戲澈曰五郎書畫如此忽  
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澈正色答曰昔甘  
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  
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  
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  
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  
食澈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  
夜投人舍食鷄羹澈察知之守令畢集澈對衆曰  
食鷄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  
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驅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  
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逆盜驢及脯去明且告州澈

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  
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  
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魏道勝曰史君  
在滄州日禽奸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澈乃詐  
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  
澈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  
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  
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  
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澈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  
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  
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澈重其意為食



一口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牒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閣諸陳牒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脩等慙悚而退澈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字紹宗晁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紹宗容貌恢蔽少言深沉有騰略尔未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八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剪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

宗謂非策不從及兆敗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軍謀兵略時參預焉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頰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



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

獨孤永業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鮮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多思永業又除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

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頊達告降於周授工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八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八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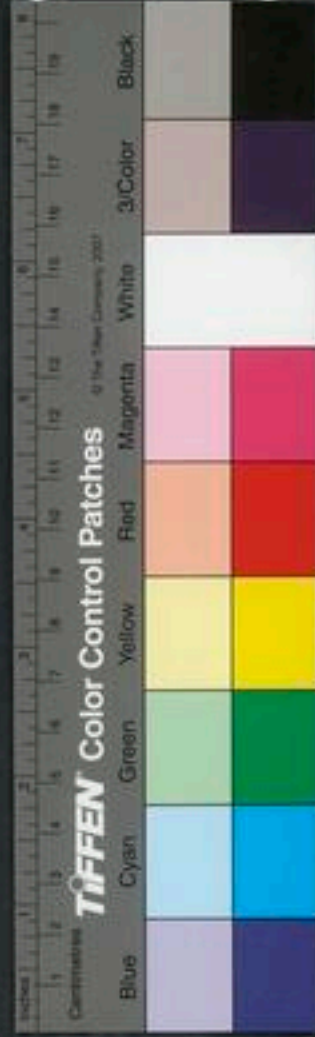


執不屈乃見後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傳伏

傳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遣韋孝寬以伏于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眾入城於廳

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助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故授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兖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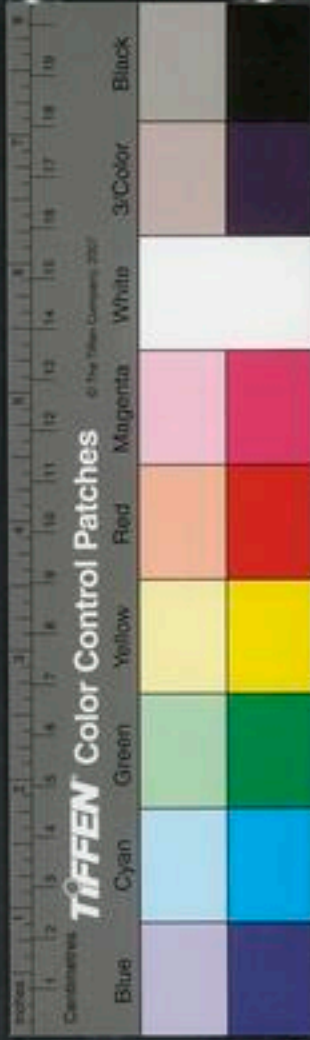


田敬宣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閹寺伺隙便周  
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  
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  
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  
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  
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体而卒  
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  
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  
乃降○後主失并州使訖奏永安告急於突厥他  
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  
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  
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

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死敵之又有代人高寶  
寧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  
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  
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為丞相及盧  
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  
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孫騰

孫騰字龍雀咸陽人也少質直明解吏事為齊神  
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  
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  
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  
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



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脩藏銀器盜為家  
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  
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

高隆之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或曰  
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  
功神武命為房仍云勃海舊人深沉有志氣初行  
食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  
山東累遷并州刺史人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  
田權貴皆占良義貧弱咸受壻薄隆之啓神武更  
均平之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  
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

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  
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諸假  
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  
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  
人而群小謹竄隆之懼而止武定中除尚書令遷  
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  
尚書者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本官錄  
尚書事○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縉紳名流  
必存禮接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  
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  
二十人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顏不敗斬  
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絕隆之



見信神武性陰毒仅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  
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刺史元晏請  
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  
謂有報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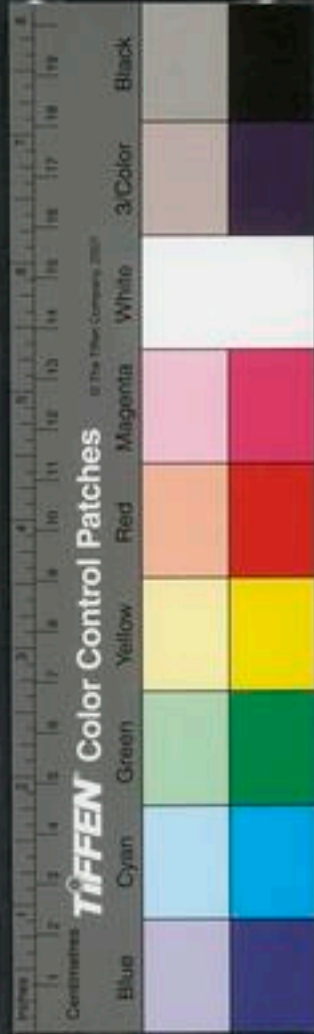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内温人子如初為懷朔  
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神武入洛以  
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  
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  
甚見信重子如性既豪爽無恃恩舊簿領之務與  
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  
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

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不合旨者便令武士  
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及文襄輔政  
以賄為御史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神武書  
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  
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  
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  
復官爵齊受禪以異資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  
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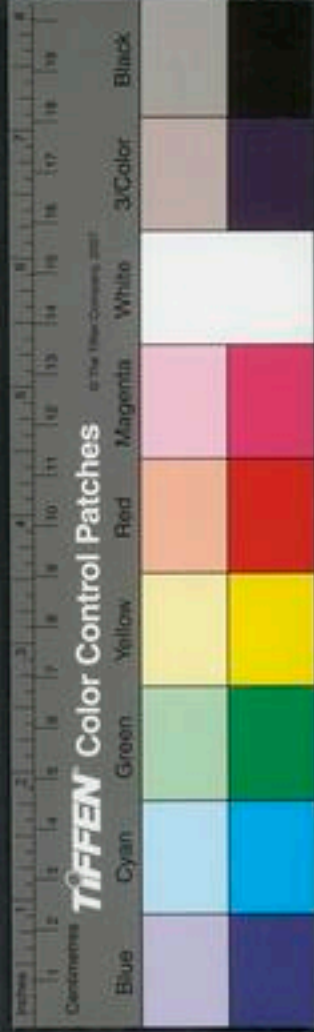
斛律金 光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  
騎射行兵用匈奴法塋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  
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主阿



那瓌之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搆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為主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首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難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攬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

先請還幾至危矣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若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嬖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



籍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  
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

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推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舞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纒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



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  
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  
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于廣略圖宜陽光率步騎  
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  
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  
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  
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  
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  
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  
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  
此人乃敢僉後珽在內省言群高慢光過聞之又  
怒珽知光忿賂其後奴搢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又穆提婆求妾  
光庶女不許帝賜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  
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  
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宮無  
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  
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  
穆積怨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  
自崩擗樹不扶自墜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  
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敬之於路提婆聞以  
告其母令營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  
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



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  
帝以問韓長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  
曰今軍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  
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  
相王何事○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八珽  
因請問唯何洪珽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  
長鸞以為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珽進白若本無  
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  
珽言而猶豫未決珽令武都妾允顏玄告光謀為  
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灾禍  
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察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  
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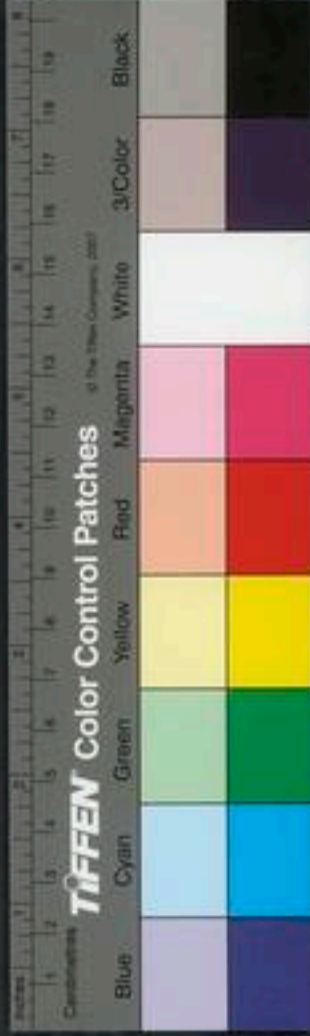
藏弩甲奴僅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  
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珽曰人心亦大聖  
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珽馳  
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尤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  
馬令明日乘至東山游觀顧其來謝因執之帝如  
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  
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  
挑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骨其頭遂拉絃之年五  
十八○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戚性  
節儉簡群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  
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軻合  
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宗行兵用



匈奴下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故我七年人不然取甬十倍周人即故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八鄰追贈上柱國榮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鄰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收屬練兵訓旅通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

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八輔貴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未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常聞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





之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  
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  
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遷  
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  
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  
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  
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纔勝詎以震  
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歎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  
趙將也北剪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  
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衛而同一  
也內令諸將解体外為強隣滅讎嗚呼後之君  
子可為深戒者歟

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九

齊列傳

孫搴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必勵志勤學自檢校  
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  
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義深李士略共  
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  
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  
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時大括人為軍  
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  
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  
此史



之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  
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  
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遷  
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  
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  
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  
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纔勝詎以震  
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歎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  
趙將也北剪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  
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衛而同亡  
也內令諸將解体外為強隣滅讎嗚呼後之君  
子可為深戒者歟

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九

齊列傳

孫搴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必勵志勤學自檢校  
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  
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義深李士略共  
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  
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  
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時大括人為軍  
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  
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  
此史



曰復史讀書寡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寡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  
昇謙曰不如卿寡要其為擔子昇笑曰但知劣於  
卿便是何勞旦旦寡悵然曰卿不為擔事可知矣  
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寡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  
臨之曰折我右臂

陳元康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頗涉文史機敏有幹魏  
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孫寡劇飲  
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  
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  
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

夜闌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  
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軍國  
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  
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  
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  
降佐也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滿於  
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  
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  
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  
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  
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復乘勝追之  
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



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金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

杜弼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措寬與交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簿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孝推昌初除

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命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殺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為國爾宜以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



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顛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開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陋，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陋成陋，若論性體，非陋非寬，詔曰：「既言成寬成陋，何得非陋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陋；若定是陋，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陋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又令陳政要可為鑒識者，弼曰：「天下大務莫

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義，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王紘

王紘字師羅，太安人。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與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

北史

王紘傳

四



恐北狄西寇乘弊而未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通故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

唐邕

唐邕字道和晉陽人也邕少明敏有才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天襄大將軍督護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天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累遷錄尚書事○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

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麗糧儲虛宗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封長業平濤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元文遙

元文遙字德遠洛陽人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八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

北史

元文遙傳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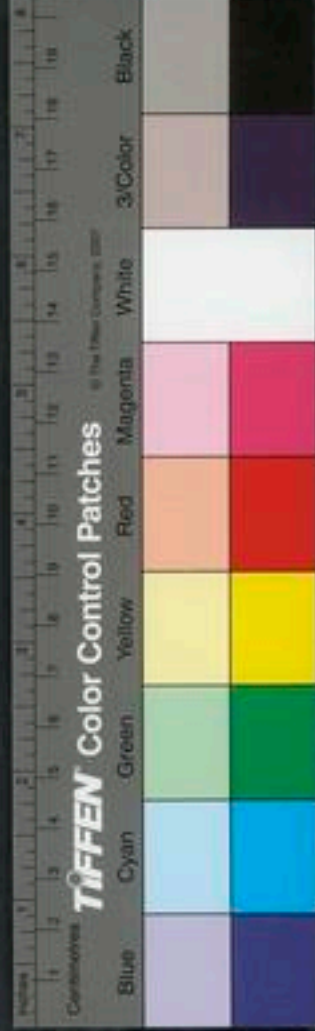


遜誦之幾遍可得文遜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  
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  
未有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  
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  
侯印者必在斯人武成即位任遇轉隆遷尚書左  
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遜歷事三王明達  
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敕號令文武拜頡高朗  
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  
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  
百里文遜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  
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  
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

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  
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於季孟  
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  
○初文遜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  
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遜即以  
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遜大驚追加  
慰撫遂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閭

趙彥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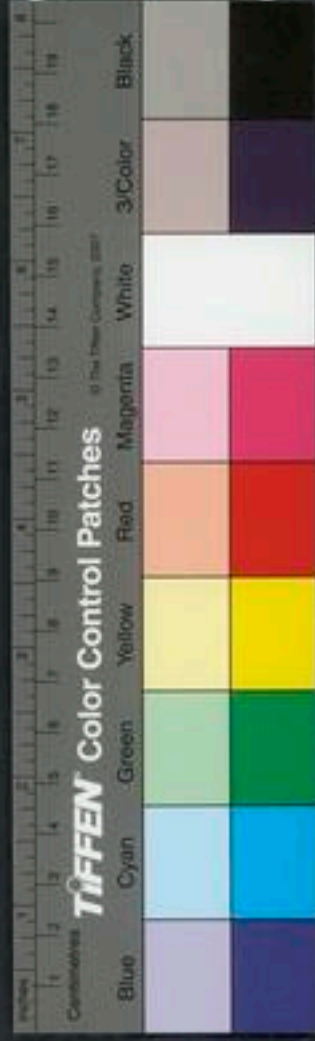
趙隱字彥深以字行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  
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  
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



為雅論所啟服初為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用為書令史後起拜水部郎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文宣)嗣位仍典機密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調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徽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郎基

郎基字世業新市人也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揚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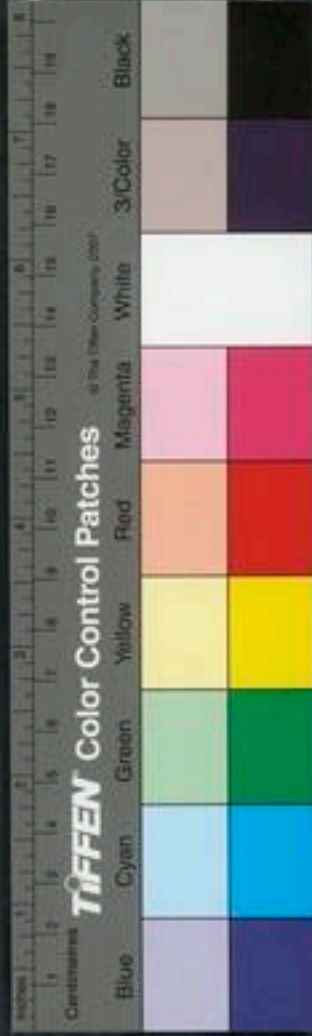




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  
決放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尋  
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疎獄訟清靜基  
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  
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  
斯亦可矣卒於官○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  
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拜譽為刺史元康  
所目三賢俱有當世才後未皆當遠至唯郎騎兵  
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益貴顯而基位止  
郡守

論曰孫騫八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

重義切折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  
康以知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  
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杜弼識  
學甄明發言謹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  
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夫縣宰  
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  
尚書即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  
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名  
選舊令史為之故搢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  
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革斯流弊弘之在人固為  
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  
致台輔出內有常夷陰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



譏其不能廷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於斯為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即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魏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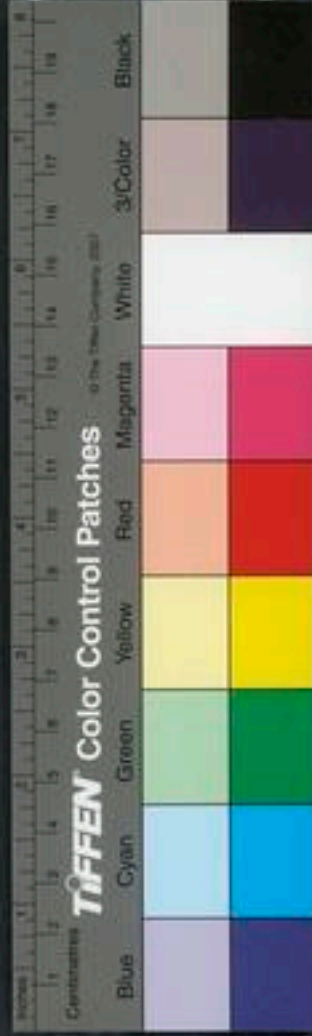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也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林隨樹陰諷誦積年林板為之斲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李神雋

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敕典起居注并脩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高仲密禁止昕收於金久之得釋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



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  
文襄乃啓收兼散騎常侍脩國史武定四年神武  
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  
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  
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  
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  
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  
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蚨蝶文襄曾游東山令給事  
黃門侍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  
其短徃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情  
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翻  
遂逝當塗者魏翻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

善文襄又日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楷應拜曰魏收  
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斗番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  
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  
之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  
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  
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  
使收專其任帝救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  
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  
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即知世修其業  
浩為編年彪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  
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



鴻王遵業補屬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房延祐辛元植刀柔裴昂之高孝幹傳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奏上之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刀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八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

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因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余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余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者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賴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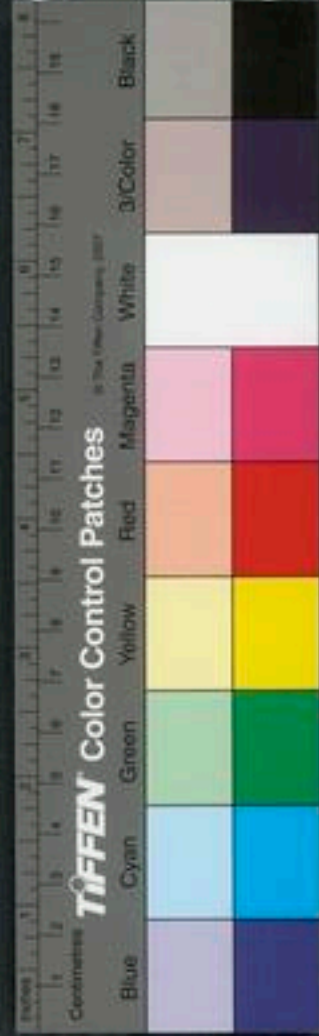
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  
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  
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  
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  
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  
其好者豈能皆宗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  
收才不欲加罪時王松年亦誇史及斐庶並獲罪  
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  
以群口沸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議聽有  
家事者八署不宗者陳牒於是衆口誼然號為穢  
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揚愔高德正二人  
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

欲言史不宗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  
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  
功於魏室愔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  
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体例  
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  
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安  
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  
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  
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  
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羨錦二疋帝  
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  
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  
北史



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河清二  
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  
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畢義雲長於  
斷割乃虛心倚伏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  
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金觀之麗詔於閣  
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  
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誣邢文邵云云江南任  
昉文体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  
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賢門郎顏之推以二  
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  
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

又非所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  
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  
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  
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  
邢温所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其後群  
臣多言魏史不宗武成復救更審收又迴換遂為  
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  
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  
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  
也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体道見當塗貴  
游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  
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子



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  
俊也收少子才十歲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  
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甬才不及魏收收益  
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  
不許也收既輕疾好拜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  
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既緣史筆多  
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

魏長賢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釗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  
祖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群書有  
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梁楚淮泗之間世祖南伐  
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今我此行是卿

建功之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  
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  
軍風行電掃攻城略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  
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  
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  
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恐一旦降下  
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問八城內見  
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  
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  
兵而自定世祖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  
此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八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  
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



而南望塵歎附世祖謂劉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  
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  
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劉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  
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世祖蓋喜謂群臣曰中  
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略未有若劉儔加授  
建忠將軍○長賢博涉經史詞藻清華舉秀才除  
汝南王悅參軍事八齊平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  
轉著作佐郎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  
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  
相規責長賢復書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  
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  
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

貽悔咎勤之惻誠見故入之心靜言再思無忘  
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  
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  
操築傅岩之上取履圮橋之下者矣或有釋賃車  
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  
鈎而受相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  
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  
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摧其大要故乎忠孝而已矣  
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  
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獬闕寒  
暑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勤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  
人事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冀一念之曷云





嘉慶元年歲  
尚書化世

其已自頃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  
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  
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  
朱雲所以請劍者也抑又聞之發不恤緯而憂宗  
周之亡女不懷故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人世  
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  
之委質有年歲矣安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  
子哉是以勝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  
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  
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子又謂僕干進務入  
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  
子之羞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

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  
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  
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  
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於衆  
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  
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  
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之快而長賢  
處之怡然不屑懷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疾  
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搜揚才俊辟  
書屢降固以疾辭卒年七十四

論曰伯起少頗踈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壽  
為偉器學博今古才極從橫体物之旨尤為富



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  
蹤班馬媿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  
遠但意存宗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  
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  
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  
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拜抗言昏  
俗有朱子游之風李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治  
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伯業亦一代之偉人  
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

周宗室傳

廣川公測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歷位侍中開府  
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  
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約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  
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  
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  
兩界遂通慶吊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  
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我骨肉乃命斬之  
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  
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



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  
蹤班馬媿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  
遠但意存宗錄好抵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  
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  
正家門未為謗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刑庶因  
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思樹風拜抗言昏  
俗有朱子游之風李景父子雅業相傳抑弓治  
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伯業亦一代之偉人  
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十九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

周宗室傳

廣川公測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歷位侍中開府  
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  
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約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  
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  
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  
兩界遂通慶吊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  
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我骨肉乃命斬之  
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  
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



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遂  
斥堠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  
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  
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  
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測弟深

深字奴于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  
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  
喜曰汝自知此後必為名將大統中累轉尚書直  
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  
中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秦諸將咸難之帝  
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  
驍將敵每伏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

必援之内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  
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  
可禽也竇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  
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齊神武亦退深又  
說文帝進取弘農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  
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至沙苑諸將皆懼  
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  
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  
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  
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  
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深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  
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



勇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

齊煬王憲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性通敏有度量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故文帝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馭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圍易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上隴經官馬牧文帝每見駁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取以賜之明帝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進齊國公初平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臨

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故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尚幼未之遣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四年帝將東討以諸笏才略無出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行憲表上金寶等一十六件以助軍資詔不納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乃詔憲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五年大舉東討憲復為前鋒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



陳王純頓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說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虜所令兵去之後賊猶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侯莫陳芮遂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被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帝又命憲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帝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搃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垂應時大

潰齊主遁走鄴留其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帝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仍詔憲趣鄴進剋鄴城憲善兵謀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聞風憚其勇略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尋而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之司衛長孫覽搃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因是告憲有謀帝遣宇文孝伯謂憲曰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何如憲辭以才輕孝伯返命復米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



炬與智相質或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  
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  
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四  
十

論曰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  
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  
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  
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  
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  
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  
亦云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  
時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

易地則用捨或殊譬如干戚日用難以成按  
下之業撥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  
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人文教者經國之長策  
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錮  
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威則與之共安衰則與  
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  
守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  
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玉綱弛而更張然則周  
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  
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  
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  
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又



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  
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  
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  
固矣(武皇)克剪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  
忘維城之速奮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  
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莫  
列先其本枝削黜備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  
出足可守寵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  
智勇冠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曷命由其  
輕重屬道消之日伏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戮  
君子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  
同生假文能輔主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

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位侔匹夫是以權  
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遺龜易連於俯拾賦王  
侯烈於燎原悠悠遠古未聞茲酷豈非摧枯振  
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  
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科其輕重間以親疎首  
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  
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卬赤子朝委裘  
衽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  
而能窺其神咒哉

周諸臣傳

獨孤信

獨孤信雲中人也美容儀善騎射軍中號為獨孤

北史

獨孤信

六





郎侯景寇荊州周文令信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  
以信為大使慰撫三荆尋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  
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  
年不能斷次及信在州事無壅滯示以禮教勸以  
耕耒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  
文以其信著遐通故賜名為信周季閔帝踐阼遣  
大宗伯進封衛國公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普  
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  
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差風度雅有奇謀  
大略周文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  
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震隣國信長女周  
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

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王羅

王羅字熊羅京兆人質直木彊處物平常州閭敬  
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  
疾惡勵精公事崔亮有知人之鑑見羅雅相欽挹  
亮轉定州啓羅為長史執政者恐羅不稱不許及  
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羅為長史帶銳  
軍朝廷以亮頗舉羅故當可用及剋硤石羅切居  
多除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  
不沃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羅鐵  
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羅乃煮粥與  
將士均令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告天曰  
北史



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  
羅額不爾王羅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踊歷  
三年義宗方退追封霸城縣公遷涇州刺史未及  
之部屬(周文帝)徵兵為勤王之舉羅請前驅效命  
遂為大都督鎮華州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  
軍潼關人懷危懼羅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退  
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絳在  
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羅羅  
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羅高卧未起聞闕外  
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  
謂曰老羅當道卧路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遂至東  
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拔城遁走文帝聞而

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殺食以供軍費或隱  
匿者令遽相告多被箠以是人有逃散唯羅信  
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讎沙苑  
之役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羅  
令加守備及神武至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  
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  
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  
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  
固志羅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  
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羅受委於  
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畜可來見殺必恐城陷  
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羅同心可共固



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微拜雍州刺史未幾還鎮河東○羅性儉率不事適幅嘗有臺使至羅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綠羅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食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羅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羅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每至享會自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唯其歸羅舉動率性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跡咸去乃見思卒于官羅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當時服其清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人漢司徒允之後也容貌魁梧有奇策解褐負外散騎侍郎(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為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開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間修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追爵太原郡公并州刺史大統之後思政雖被委任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安集



出錦屬及雜綾絹數千段諸將擣蒲取之物盡周  
文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  
之群公擲將適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  
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  
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宗令宰相賜知者願  
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  
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即拔所  
佩刀橫於膝上攬擣蒲拊髀擲之已為盧矣徐乃  
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  
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路數人鎮弘農除侍中東  
道行臺思政以玉辟地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  
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仍鎮玉辟○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能克以全城  
功授驃騎大將軍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  
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  
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  
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  
皆具焉弘農有備自思政始也思政之去玉辟也  
周文帝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韋孝寬其後東魏  
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  
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  
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  
關向陽翟周文乃遣大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  
岳等聞大兵至救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十四



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  
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入築土山以  
臨城中飛擣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  
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  
勇士縋而出戰撲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  
丈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墮  
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頽岳惡衆苦攻思政  
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作鐵龍雜鐵用厭  
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  
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慕容將永珍意以為關  
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  
風暴起舡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舡弓弩

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  
而斃永珍謂曰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  
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宗等志氣  
沮喪不敢逼城齊丈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搃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  
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丈襄告城中  
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  
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固止之  
齊丈襄遣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  
手以下引見丈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  
容丈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  
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



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遂無成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向欲去城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秋事產葉宜所謂憂念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及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卒○初思政在荊州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凡所為舉咸得其才

尉遲迥

尉遲迥字薄屠羅代人也魏之別號尉遲郡四萬氏馬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八志好施愛士對西都侯無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雜任燕文武

頗允時至周文以此深委仗為侯景之度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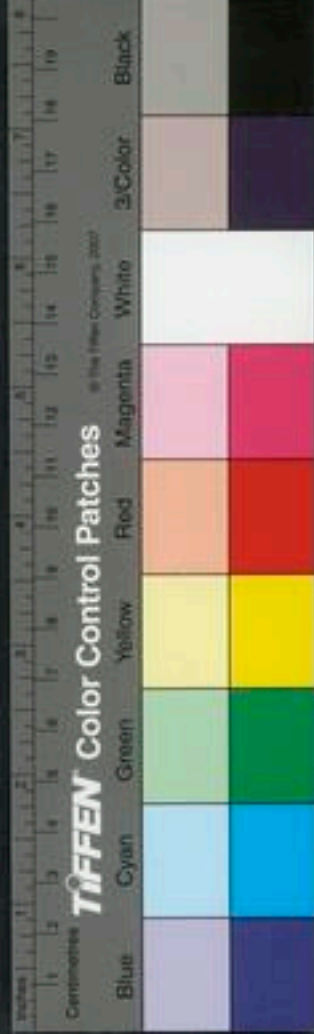
梁元帝時鎮江陵請修謀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則梁在敵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為此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即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令迥督六軍甲士趣晉壽關平林舊道迥至潼州大饗將士度浩江至青溪登南原勸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賜粟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史秋景趙拔扈等為搆外援

尉遲迥傳



迥分遣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擒被圍五旬頗戰為迥所敗遣使乞降許之擒乃與紀子圖甫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人夷懷而啟之宣帝即位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重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迥于魏安郡公惇齋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韋孝寬代迥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哀詣迥喻旨密與晉昶等

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衆數十萬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楊素李詢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穎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奮集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



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顯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入鄴城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迥自殺

王軌

梁渾

王軌太原人也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冠族軌性質直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處腹心之任軍國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

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鉄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邊退冀乘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北史





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言皇太子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武帝石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誠否何得遽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其後軌因內

宴上壽又持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勿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宗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北州控帶淮南隣接強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遠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衆元年帝使杜虔信就徐州殺之○軌立朝忠恕無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嘗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琅邪王澄羨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傾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入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

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紹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宣帝嗣位自是德政不修昏暴滋甚運乃與攬詣朝堂陳帝入失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宗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讎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知許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瑯陽令開皇五年轉毛



州高唐令類歷二縣並有拜績運常頌處一諫官  
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  
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  
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  
嘉焉

論曰王巖剛峭有餘弘雅未之聞也情安儉率  
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勸敵梁人為之  
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矣王思  
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于策名霸  
府依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  
之眾抗傾國之師率疲殆之兵當勁勇之卒猶  
能丞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舞動

於隣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因壯志高風亦足奮  
於百世矣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衮沐恩累  
葉荷暎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  
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  
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  
未宣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祿而賞不  
因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  
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  
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  
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極議於骨肉竟  
遇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或以為其不忠



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  
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美術  
周文與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  
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  
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  
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  
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  
問左右莫有知者咸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  
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  
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  
北史

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  
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美術  
周文與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  
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  
謂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  
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  
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  
問左右莫有知者咸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  
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  
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  
北史

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  
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  
王之道無迷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  
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全左丞參典機  
密自是竈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  
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  
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  
秦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  
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  
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  
官負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

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  
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  
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  
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之人本莫若守宰  
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者一身之  
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  
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  
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  
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  
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  
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  
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



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  
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  
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  
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  
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  
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忠信  
禮讓廉平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  
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  
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  
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  
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

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  
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  
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  
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  
中興始甬大難未弭加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凡  
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  
稍登稔穡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  
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  
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  
以朴素使百姓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  
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  
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  
化



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上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教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

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夾秋在野蚕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蚕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麻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功令有無相通使得無濟三農之隙





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  
園圃畜有雞豚以備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  
為政不欲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則  
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  
曰不剛不柔布政優仁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  
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  
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  
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  
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  
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  
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  
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乃身外之末

材不齊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  
策駢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  
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  
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宗為人寶  
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  
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  
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則  
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  
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  
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  
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  
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



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  
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  
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  
也非適理之論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吳  
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  
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  
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  
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  
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  
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  
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  
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

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  
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  
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  
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寤生之扣角管夷  
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々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  
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  
是後世祿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  
不能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  
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  
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  
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  
此史 趙絳傳 六



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者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者則事省事者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負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庸尚能克濟况今戶口咸耗依負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無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頌者上必安兀求賢之路自非一

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鑑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



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怒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

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証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忍徃徃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



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首以卹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微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紉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亟須勸課使預管理縮鄉先事績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措緩以為已過播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

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酌斟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竟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章皆依此體綽性儉素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綽常謂為國之



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  
畫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  
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威嗣威傳見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黃遂契禍於戎寇不以夷  
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  
革創施約法之制於覺遂之辰脩太平之禮於  
非時之日終能斷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  
而不肅上尊經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  
之力也

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沈敏和正涉  
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夔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

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  
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新陽郡守時獨孤信  
為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羨前部吏  
人號為連璧遷南充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亮  
傑復據宜陽遣牛道恒扇誘逸人孝寬深患之乃  
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  
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  
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  
者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  
恒及琛等琦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  
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  
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  
北史



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  
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  
峻多積戰具以禦之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  
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  
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  
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  
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闕西男子必不  
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  
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  
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  
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  
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

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  
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  
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  
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  
長孫紹遠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進爵  
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  
置一土垠經雨頽毀每復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  
部內當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  
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  
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植一樹十里種三  
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  
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遷拜尚書左僕射賜姓  
北史



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選鎮玉辭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說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火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劊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

到我之城惶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語歌令謀人多齋此文遭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奮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雖有





繫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  
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鷄又募山  
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  
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  
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  
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  
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要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  
陳人分其兵勢三鷄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  
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  
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  
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帝以邊外之軍引其  
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

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  
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  
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苟摧枯其  
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  
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  
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龜巴蜀塞表無虞河  
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  
遑東畧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咎昔句踐亡吳尚  
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  
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  
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  
并也書奏武帝遣淮南公元衡開府伊婁謙等重



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  
策○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  
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  
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  
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為行軍總  
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剋其四城武帝平晉  
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乃詔孝  
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為延州總管進為上柱  
國○大象元年除徐究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  
徇地淮南乃分遣宇文亮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  
孝寬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  
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

即津濟路絕孝寬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次  
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  
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茹寬密  
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  
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  
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  
以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  
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  
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  
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  
寬兄子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  
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



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迺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涉大破迺子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迺自出戰又破之迺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潁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

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孝寬兄夔

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論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遠滄洲去不做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岩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



陽徽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夏答帝詩願時朝  
謁帝大悅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  
公武帝嘗與夏夜宴大賜之纈帛令侍臣數人負  
以送出夏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  
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夏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  
寬以所乘馬及書勒與夏以其華飾心弗欲之  
乃乘舊馬以故

柳蚪 慶

柳蚪字仲盤河東人也年十三便專精好學徧受  
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揚州刺史李  
憲舉蚪秀才兖州刺史馮雋引蚪為府主簿馮翊  
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

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諫在潁川信等乃俱徵  
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諫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  
為之語曰北府裴諫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  
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  
復重看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蚪以史  
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  
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  
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  
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  
益當時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  
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



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  
數家後代紛紛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  
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  
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  
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  
行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体  
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  
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  
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議之蚪曰衣不過適體  
食不過充飢致營求徒勞思慮耳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為章句好  
飲酒關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

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  
誦之無所漏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  
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  
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  
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  
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起家奉朝請大統十年除尚書兵部郎中并領  
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  
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  
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執物君職典文房宜製  
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蕪文質綽讀而笑  
曰枳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  
北史



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充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宗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籥無何絃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

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令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除尚書左丞撰計部周文嘗怒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拜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爭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宗不敢愛死周文乃悟而赦茂己不



及矣

論曰韋孝寬竒材異度緯武經文終能奮其智  
勇應變無方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確平不  
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柳蚪兄弟雅道是基並能  
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清白著美雖取誥於一  
時宗獲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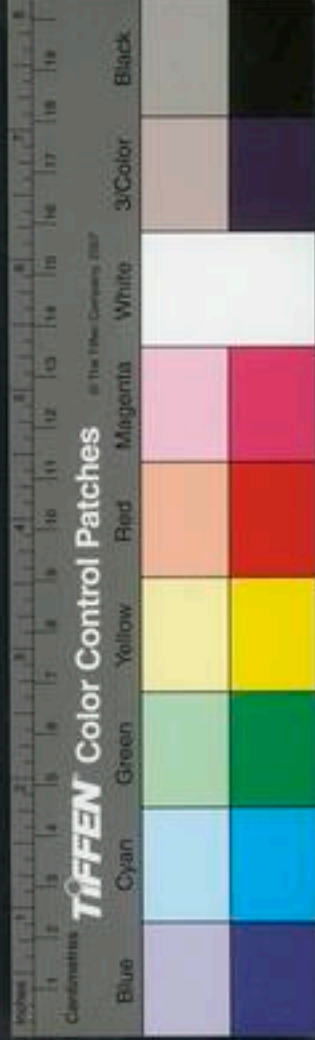
周列傳

蔡祐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也周文在原州召為帳  
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  
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  
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八計事既而目  
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  
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  
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  
○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闚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  
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

北史

蔡祐傳



及矣

論曰韋孝寬竒材異度緯武經文終能奮其智  
勇應變無方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確平不  
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柳蚪兄弟雅道是基並能  
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清白著美雖取誥於一  
時宗獲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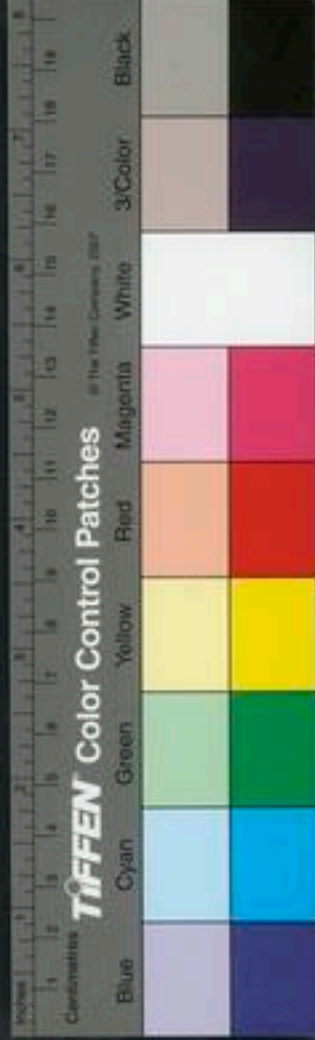
周列傳

蔡祐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也周文在原州召為帳  
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  
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  
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八計事既而目  
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  
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  
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  
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闚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  
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

北史

蔡祐傳





率左右十餘人齊拜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緒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刃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以功進爵為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鉄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鉄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

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

### 耿豪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龕獵有武藝好以氣陵人故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復更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



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遂坐人也周文嘉之拜雍州刺史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豪性允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髀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為勝也龕猛皆此類卒

高琳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琳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故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

持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後琳勇冠諸軍周文謂高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周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為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臣師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岷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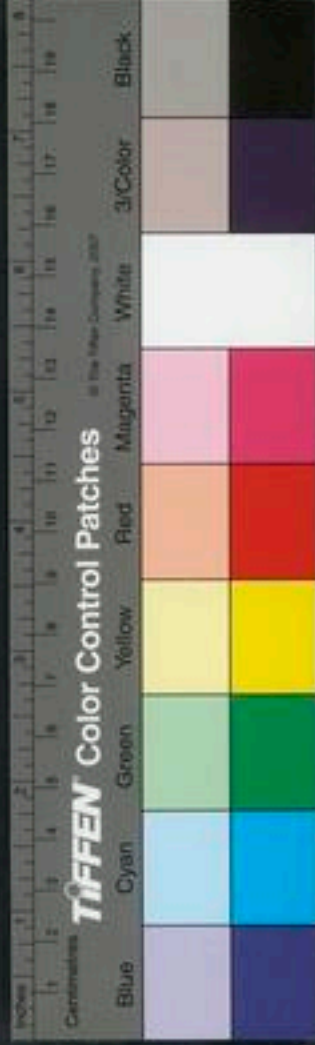


凡經十旬明徹退走歸表言其狀帝仍優詔追琳  
八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

李遷哲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  
左遷哲少脩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  
師其父為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  
十撫馭群下甚得其情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  
武王雄等畧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  
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周文深嘉之恭帝初直州  
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為亂周文以遷哲信  
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畧熾等尋並平  
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八其封鄆梁

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徹等猶據  
巴城不下遷哲攻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  
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  
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  
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  
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  
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  
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  
時信州為蠻酋所圍弘遣繼遷赴援比至信州已  
陷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  
復至遂共追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  
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取葛根造



粉蕪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  
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  
思效命○遷哲累葉雄豪為御里所服性復華侈  
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綠漢  
十餘里間第宅相次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  
歡譫盡平生之樂子孫叅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  
以審之

唐瑾

唐瑾字附璘北海人性溫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  
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周文聞其名乃  
貽唐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從橫多武  
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八朝孤欲委以文武之

任因召拜尚書負外郎相府記室參軍書羽檄  
瑾多掌之累遷尚書右丞吏部郎中于時魏室捕  
遷庶務草朔朝章國典瑾並參之遷戶部尚書進  
位驃騎大將軍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  
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  
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歎異者久之更賜瑾  
姓萬紐于氏瑾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廷  
羅子孫行弟任之敬其為朝望所宗如此○轉吏  
部尚書銓錄衡流雅有人倫之鑒時六尚書皆一  
時之秀周文自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  
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略多出  
瑾馬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



行有元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  
焉及軍還諸將多因擄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  
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文曰唐瑾大有韜  
重悉是梁朝珠玩周文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  
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  
來二十餘年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  
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  
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為公○六官建授禮  
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  
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卒

韓雄

韓雄字木蘭河南人也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

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  
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  
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珺共為犄角每抄掠  
東魏所向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  
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  
衆略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戚乃遣人  
告雄至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洛潛引賢  
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周文於弘農封武陽縣  
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獨孤信  
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選齊神武於隘道神  
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  
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告  
北史 韓雄傳 六

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  
略城眼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  
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  
尹進爵為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侍中(明帝)二  
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  
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  
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謚曰威子  
翁嗣以輸虎侍

賀若敦

賀若敦洛陽人也其先居漢北世為部落大人父  
統勇健不好文學齊神武初起以統為潁川長史  
執刺史田邕以州降拜兗州刺史○敦少有氣幹

統之將執田邕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  
自拔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  
涕從之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  
顯替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  
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  
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  
名將○明年從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  
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置麾下授都督封安  
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數多越逸  
周文大怒人皆散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  
走敦躍馬馳走鹿上東山敦乘馬步逐至山半便  
乃掣之而下諸將因得免責入為軍司馬陳將侯  
北史 賀若敦傳 七

瑛侯安郡等圍逼湘州道絕糧援乃令敦度江赴  
救敦連戰破瑛乘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  
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瑛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  
為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  
遣之瑛等聞之良以為寶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  
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瑛等無如之何初  
土人巫乘輕舩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瑛軍敦患  
之乃偽為土人裝舩伏甲士於中瑛軍人望見謂  
餉舩之至遂未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後實有饋餉  
及亡奔瑛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欲受相持歲餘瑛  
等不能制求借舩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  
我百里當為汝去瑛等遂留舩於是將兵去津路

百里敦覘知非詐勒衆而還軍病死者十五六  
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敦恃功負氣顧其  
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  
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  
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  
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  
出血誠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

弼待  
烈

史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內大  
則連兵百萬懲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  
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  
功橫戈請奮豆廬寧揚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



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  
我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勅寇絕其糧道  
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  
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  
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  
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  
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  
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  
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儻英  
略賀弼居多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孝文)初徽以洛陽兵難未

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與語奇之周文臨夏州以  
徽為洛陽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沈密有度量  
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  
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遷都官尚書十二年  
卽州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徽卽卽州刺史  
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徽兼尚書  
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徽性勤至凡所居  
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  
得為奸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  
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  
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  
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





亭長勿聞之皆競未就讀遽相謂曰此是申使君  
手迹並僞誦之

陸通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  
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父政性  
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吐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  
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  
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通少敦敏好學  
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  
自拔東歸從余朱榮余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  
夏州引為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  
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

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  
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  
此重之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  
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  
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  
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  
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患相求遂成反亂然  
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  
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  
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  
之衆以傾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累遷大司  
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  
北史 陸通傳 十

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

楊樹

楊樹字顛達高涼人也樹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余朱榮殺害朝士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樹二歲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是樹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暉元等為殿樹分兵安截殺傷甚衆司馬恭懼樹威聲棄城遁走樹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樹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樹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出兵進戰

樹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赴齊子嶺樹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樹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



軍事又攻破蓼鳩復東魏將李頭加開府復鎮邵  
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象先驅  
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  
邵州以樹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  
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出軹關然樹自鎮東境  
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復以此遂有輕敵  
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  
奄至大破樹軍樹以衆敗遂降於齊樹之立勳也  
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  
以此鄙之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  
敏飾之以溫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

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思生契闊遂得入居端  
揆出檢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揚  
樹攻勝亦兵破而身因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其樹之謂也

### 韓褒

韓褒字弘業潁陽人也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  
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高  
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  
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為刺  
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  
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



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乎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頭踐其身籍沒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

是群盜屏息○八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富豪富之人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

柳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遐幼而爽邁神彩嶮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異之請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



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選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蕭鎮雍州選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甫進止詳雅藻羨之任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選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普譽於襄陽承制授選吏部郎賜爵開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及登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故辭答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卑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墜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

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鑿蹕進則無益塵路退則有虧先旨登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啓祖選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選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選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徵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或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負即隨選八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廣德二郡守兩居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



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  
迨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房奉之若嚴君焉其有  
過者請必下惟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  
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  
者皆由唯恐抑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秦王俊  
臨州賚以几杖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 十七史

四十三

北朝

周儒林傳 李廣

劉獻之 樊孫

張吾貴 王褒

劉蘭 庾信

徐遵明 孝行傳

李業興 霍玉徐

李鉉 張元

馮偉 節義傳 隱逸傳

邢峙 于什門 賈亮

劉晝 汲固 馮亮

張景仁 未長生 孟藝 術傳

熊安生 循吏傳

文苑傳 明亮

溫子昇

杜纂 張華原

孟業 庾秀才

蘇瓊 楊伯醜

酷吏傳 于洛侯

李洪之 萬寶常

崔暹 烈女傳

房妻崔氏

賈亮 鄭母崔氏

馮亮 信都芳 燕

未長生 孟藝 術傳 夏

循吏傳 信都芳 燕

明亮 綦母懷文 後秦

杜纂

陸法和 蔣昇

庾秀才

楊伯醜

張胃

許智藏

萬寶常

烈女傳

房妻崔氏

鄭母崔氏

信都芳 燕

信都芳 燕

信都芳 燕

後梁

四夷傳

高句麗

林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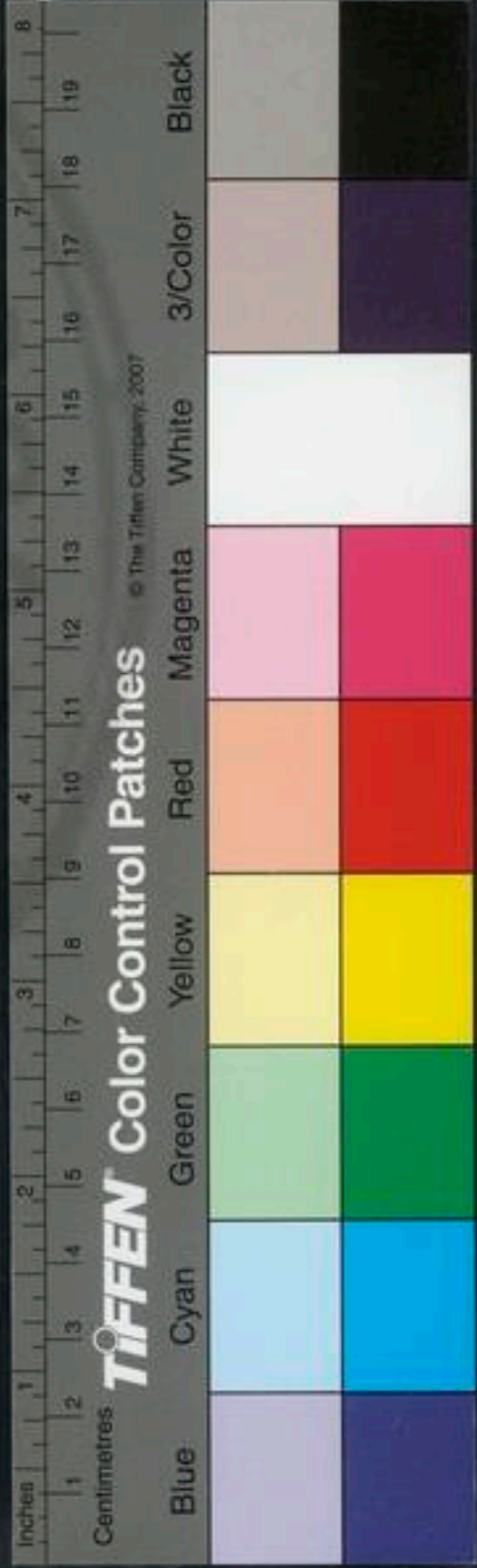
吐谷渾

西域諸國

突厥

突厥

十七史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儒林傳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汚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說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八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

北史

儒林傳



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  
尚儒林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助  
教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  
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大  
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  
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  
徒以文史進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  
好爵動貽賞春於是斯文蔚然比隆周漢宣武時  
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  
博士貢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  
承平學業大盛故齊燕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  
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

庶對揚玉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  
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  
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  
亂四方校學所在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  
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命未殘酷  
文章咸盡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  
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  
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庸舍人盧景  
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  
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  
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



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  
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  
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  
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  
云亡復徵中山張彪武勃海李鉉刀柔中山石暉  
等遠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  
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  
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  
自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  
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  
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  
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

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  
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  
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  
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  
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  
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  
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  
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八  
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憇桑梓之陰動踰十數燕趙  
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  
授經學生俱差逼充貢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  
調備貢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



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治聞正六樂之臻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鉉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寇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寧三年帝乃下詔

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水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勳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羨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責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



觀釋奠之禮博士鑿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  
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浚然水釋於是超  
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  
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  
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  
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  
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茅  
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  
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  
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  
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  
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

議疏摺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  
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  
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  
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  
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  
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  
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  
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  
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  
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  
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牙驥於宋朝並為青州  
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



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無通之遵明受業於志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昶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無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

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無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歆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覲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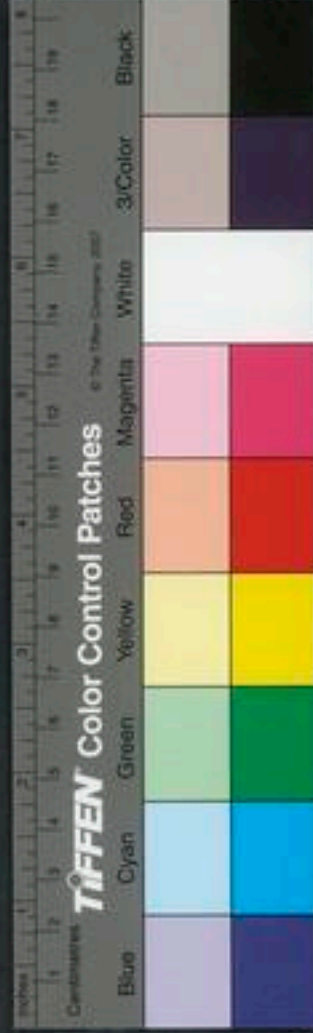


李欽刀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  
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  
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  
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  
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技業考其終始  
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  
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  
云爾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  
勃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

曰若使揚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  
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  
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  
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  
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  
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  
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  
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  
見旱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  
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  
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  
義例已了不復煩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  
北史



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  
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  
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  
數其行箴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  
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  
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  
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卒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  
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  
多學乃從鄭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

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  
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氏之  
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  
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  
貴指劉蘭蘭遂為講傳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  
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  
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  
飾非好為說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  
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書學急就篇家  
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





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  
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齋舍聚徒二百蘭讀  
左氏五日一過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  
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  
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  
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為儒者  
所宗瀛洲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  
生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  
者衆而排綬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議於世為  
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  
衣入與蘭坐謂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  
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

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  
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也留王聰  
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  
貴門徒甚盛遵明伏齋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  
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  
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  
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遵業如此  
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  
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  
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



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  
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  
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  
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教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  
欲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  
留衣帛以待之名曰彰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  
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  
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

李業興

業祖

李業興上黨人也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  
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

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齎舍類  
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  
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  
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  
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  
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  
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  
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  
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筭  
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張洪張龍  
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  
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



興以放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  
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  
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  
恣閱文衰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屐左傳解七十  
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李鉉

李鉉字實鼎勃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  
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  
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忠振等結友詣  
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  
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

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  
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來將京師  
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鉉以去聖久遠  
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刑正  
六藝經註中謬字名曰字辯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  
肅然少從李實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  
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  
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  
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  
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



之縣令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聽事迎  
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  
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  
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  
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  
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  
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峙

邢峙字士峻河間人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  
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時  
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尉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時  
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

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纈

劉晝

劉晝字孔昭渤海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  
閉戶讀書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  
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  
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  
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投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  
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  
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  
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  
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  
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齋駱駝



伏而無嫉媚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  
過傳孝昭即位好受直言畫聞之喜曰董仲舒公  
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  
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為帝道河清  
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畫常自謂  
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  
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  
竟無仕卒於家

張景仁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  
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樹潁川韓毅同郡秦買  
奴蔡陽李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

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  
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為博士登祚累遷  
通直散騎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  
珎有寵於後主欲得道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  
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以表  
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  
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良馬輕裘徒從擁兜高  
門廣宇當衢向衛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  
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熊安生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  
達受三傳從房斛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



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持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馬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撒擻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安生既學為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寶士榮

孔籠劉焯劉焄等皆其門人焉○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安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臣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叢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



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  
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  
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  
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  
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  
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  
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  
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  
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  
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  
雖探賸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  
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  
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苑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邈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秦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雖讒放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苑傳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邈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秦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雖讒放



遜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轍軻而未遇志抑鬱而  
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  
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  
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  
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微含  
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  
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行之思挺  
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  
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  
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  
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盛既而中州板蕩戎  
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

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  
矣若乃魯微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  
該封奕朱彤梁謙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  
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  
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  
地最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  
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  
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讎崔  
宏宏子浩高允高閎將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  
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  
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



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  
源言多曾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  
之奇綺合綉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而陳  
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  
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鱗角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牙躍河東裴敬憲  
牙莊伯莊伯族牙伯茂范陽盧觀牙仲宣頓丘李  
諧勃興高肅何間邢斌趙國李騫彰瓊瑤瑤刻削  
祀梓並為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  
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  
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潘張左東各一時  
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

八絃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  
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  
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  
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叅文士之列及  
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  
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  
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  
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敕自李愔已下在省  
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  
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並為中  
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  
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盡



屏風較蕭放及晉陵王孝武錄古賢烈士及近代  
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蕭愨顏之  
推同八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  
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顓  
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  
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周氏創業運  
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  
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  
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擯批魏晉靈章虞夏  
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  
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  
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

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  
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  
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  
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各有異同江  
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  
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  
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  
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  
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  
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  
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為樣發號施令咸去浮  
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  
楊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  
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  
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矜滋而辭無浮蕩故  
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  
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  
逮乎青蓋八洛四隄咸泉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  
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  
斤善無遺潤水國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  
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  
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潛陳

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謩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  
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  
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誠裴伯茂邢昕溫子  
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  
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昶荀士遜顏之推為文  
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  
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  
齊八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  
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頊諸葛穎王  
貞孫萬壽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  
崔儼王頊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  
取虞世基許善心柳謩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



苑傳云

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喬之後也  
避難歸魏家于濟陰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子昇  
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懃以夜繼晝晝夜不倦  
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暖客在馬  
坊教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  
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  
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東平王匡博召辭人  
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  
孫季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  
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季謂人曰朝來靡旗

亂徹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  
彈文皆委焉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  
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  
謝舍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  
負才遺行流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  
彬有德素

李廣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  
李謩齊名為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  
暹精選御史皆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  
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  
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

北史

李廣傳

六



語云君用心過若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  
惚不樂三日便遇疾積年竟終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宦官而衡  
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柩方數十畝朝夕號慕  
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醜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  
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勲事  
業毋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  
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遜貌醜陋  
有才氣屬本州掾臨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  
裴鑿莅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鑿  
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暹

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然  
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俗避世  
金馬遜借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  
廣

王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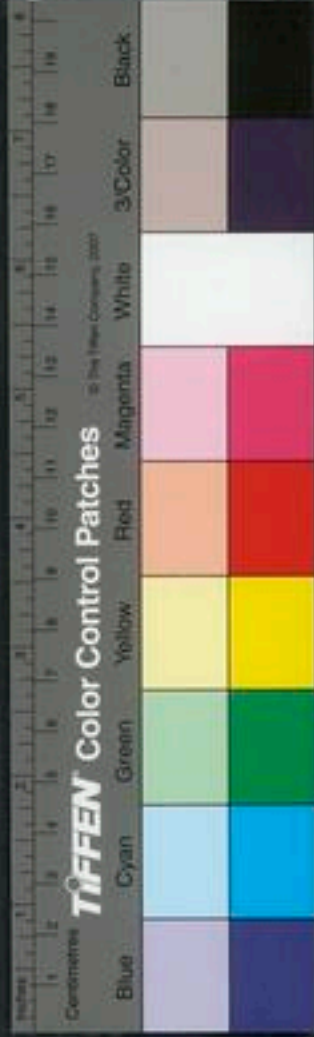
王褒字子深琅琊人也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  
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  
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素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  
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梁元帝嗣位  
褒有舊召拜吏部尚書石僕射乃遷左丞褒既名  
家文學優贍當時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  
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



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後以建鄴凋殘時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鄴鄴嘗召羣臣議之胡僧祐宗慄黃羅漢劉歆等曰建鄴王氣已盡又荆南地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襄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言其非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用及魏征江陵元帝授襄都督城西諸軍事柵破從元帝入金城俄而元帝出降襄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襄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至此方驗焉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襄





並惜而不遺尋微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  
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勝諸王周旋款至有  
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唯王褒頗與信  
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論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王  
褒庾信頽之推虞世基柳誓許善心明克讓劉  
臻王貞虞緝王胃等並極南士譽望又加之以  
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  
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地可握天網俱頓並編  
緼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  
外賁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

不務乎

孝行傳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  
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  
歟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  
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  
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  
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  
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求保其宗社長  
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  
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  
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



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  
風愈肩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鍾鼎  
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  
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  
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  
孔門有以責水錦也且生盡色養之方終極哀思  
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  
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床肩席灌樹負土  
苟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  
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  
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  
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為

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  
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動其四體並竭股肱  
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懼忘懷軒冕之  
貴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  
祿積萬鍾馬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  
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瑛長孫慮  
乞伏保孫蓋德董洛生楊引闕元明吳悉達王續  
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  
列李崇柳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遊張元為孝  
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潘王頌田翼楊慶  
郭世俊紐因劉仕鳥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  
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瑛李崇柳檜杜叔毗陸彥  
北史 孝行傳



師李德饒八別傳其餘並從此編輯以備考行傳云

王崇

王崇字乾翬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髮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張元

張元字孝始河北人也性謙謹有孝行徵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及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



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  
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闡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  
老翁以金銀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  
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  
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沒號踊  
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成歎異之縣  
博士楊軌等三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  
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  
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  
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  
教之資或出節簪下非獎勸所得並因心乘理

不論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  
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 節義傳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  
故古人以天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  
輕然則死有重於泰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  
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  
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  
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劓斷臂於齊莊弘演  
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  
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  
救於顛隍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



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迺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成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問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香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崇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茲明張須

施揚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烏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若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投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跋遣以衣



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  
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化之蘇武賜  
羊千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汲固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宛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  
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  
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  
潛還不顧徑采八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  
收憲屬有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泄固乃携憲  
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  
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宛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  
主簿

朱長生

于提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負外散  
騎常侍于提俱使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  
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  
器奉之至羅既受忠長生日為臣內附宜盡臣禮  
何得口云再拜而寔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  
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  
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脅之曰為我  
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瞑目厲聲責曰  
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  
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  
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



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論曰子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循吏傳

先王彊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不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庀人調俗但靡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遠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持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



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論曰子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循吏傳

先王彊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叡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不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庀人調俗但靡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遠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持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





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奸巧多緒居官莅職道  
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  
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苞閻慶胤  
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叔齊立循吏傳有張  
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  
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  
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  
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  
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  
編輯以備循吏篇云

明亮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也有識幹歷負外常侍延昌

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  
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  
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  
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  
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  
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  
所輕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  
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  
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  
太守為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  
之

杜纂



杜纂字榮孫常山人試郡太守以清白為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潺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吊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遠威略羣盜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道等三百人頌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絮已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畏守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藩代郡人少明敏有氣度初為齊神

周文於攝以不  
重思望以誤  
可為

武驃騎府法曹參軍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秀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致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還也囚



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駁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孟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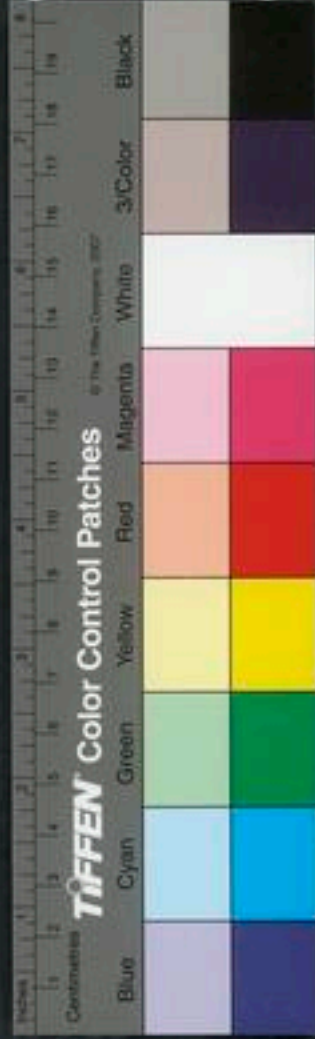
孟業字敬業鉅鹿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儕諸人侵盜官緡分與業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勳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

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謂讓業尋被諧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控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兗如此欽



歎業吞曰唯知自修也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  
州牧召為法曹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  
後尋業斷决處謂曰卿斷决之明可謂有過軀貌  
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  
(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昨  
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  
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  
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  
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  
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  
迎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眾中抗聲奏云由吾道  
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黥檢百官數奏

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皇建二年  
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  
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  
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回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  
人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救人間養驢催買  
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着此急令且權  
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  
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吊慰送業  
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訣攀援號  
哭悲動行路詰闕訴寃者非一人救乃放還郡中  
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  
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冀土臣孟業伏惟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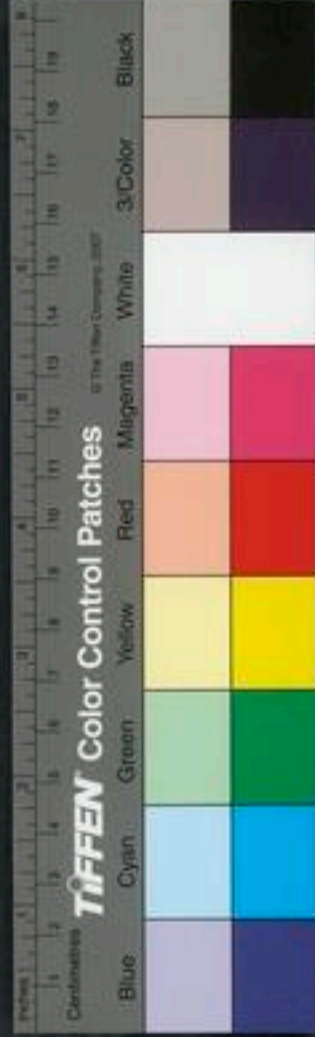


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

蘇瓊

蘇瓊字珣之長樂人也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盜賊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甬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

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秋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謹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



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  
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時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  
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  
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  
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  
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  
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  
還同住每年春摠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  
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  
生屋禁斷淫祠皆相喪葬皆教令儉而喪禮又蠶  
月預下綿絹度採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

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  
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  
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  
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  
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饉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  
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  
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  
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景遭  
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  
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  
慮不申○和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  
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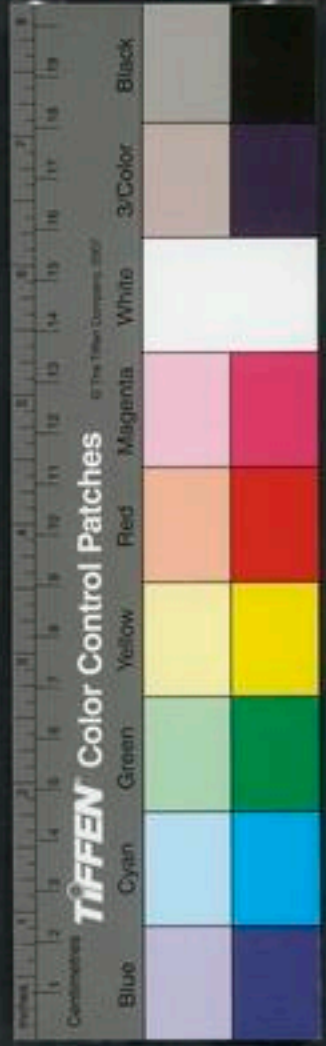


齊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  
云得人譽者非至公谷云若甫黃霸龔遂君之罪  
人也後有剌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  
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  
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  
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  
及清河南中有人頗告謀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  
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  
理仍數雪反廷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狂  
不放反廷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瓊  
之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  
初卒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  
功者也然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  
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  
且舞張齊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  
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  
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酷吏傳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  
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  
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  
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  
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褚衣蒲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郢都寧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俠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答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郢寧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俠胡泥李洪

之高遵張故提羊祉崔暹鄴道元谷楷齊有邱瓛宋將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蘇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鄴道元谷楷宋將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俠

于洛俠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俠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而洛俠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





於州常刑人屢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李洪之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為河內太守河內止  
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  
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  
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  
史封汝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羗胡領部落反  
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  
軍與賀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  
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時諸  
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  
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

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  
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  
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  
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狂見殺  
害者至有百數亦絕渴郎羗深居山谷雖相羈縻  
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  
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  
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回資遺之衆羗喜悅求  
編課調所八十部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處惠  
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  
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  
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



志性慷慨多所堪忍接賓不懶及臨盡沐浴衣帽  
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  
飲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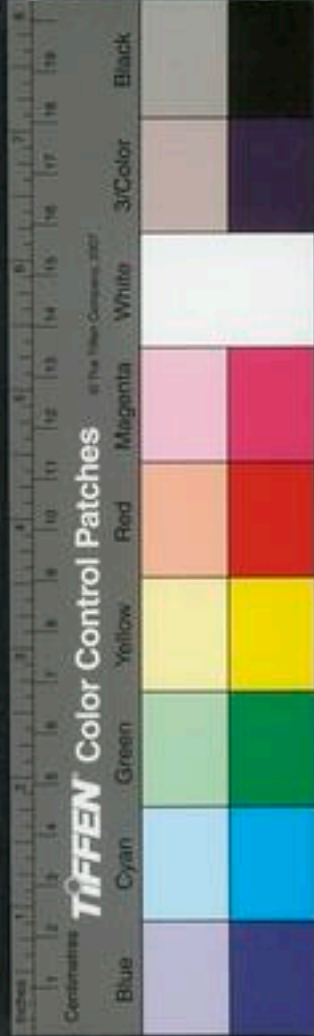
崔暹

崔暹字元欽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  
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尾贓汚狼籍  
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事尋即真坐  
遣子折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怯陔  
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  
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  
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冷飲馬曰問曰崔瀛州何  
如婦人不知是暹吞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

史暹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

隱逸傳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  
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  
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  
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  
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  
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  
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非  
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  
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  
小者則安若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



逝或遠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  
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栢故情宇宙  
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汲汲於兼  
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  
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  
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富谷唯恐不逮者  
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  
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  
待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  
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淳厚風殆盡錐刀之末競  
入成羣而能真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  
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登天

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陸夸馮亮李謐郗儵為  
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贖徐則張文詡  
為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並編附此篇  
以備逸傳云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  
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  
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  
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  
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  
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  
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



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挑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挑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異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闕浩知而歎曰哇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扶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持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哇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士之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任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持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通亮既雅愛山水又無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覩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羨曲盡山居之妙卒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祛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巖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于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祛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巖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于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



此諸君莫不探靈八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  
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  
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  
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  
令時俗祇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  
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  
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  
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  
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  
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  
澹李備徐審王顯崔彥蔣少游以為術藝傳在齊  
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

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  
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異雋蔣昇姚僧坦黎景  
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  
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  
寶常為藝術傳令檢江式崔彥異雋黎景熙趙文  
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擅持師并  
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  
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固  
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技巧云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  
心研究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



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筭歷而不為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勞由是彌復精密丞相倉曹祖暅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暅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筭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扶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闳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樂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

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畧蓋古易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首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為長於趙政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筭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天承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卒





綦毋懷文

綦毋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蟪蛄容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手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



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問固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容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火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

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剋語檀越等此雖為剋實是賊標今何不內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剋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無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王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罵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求度峽口勢蹙進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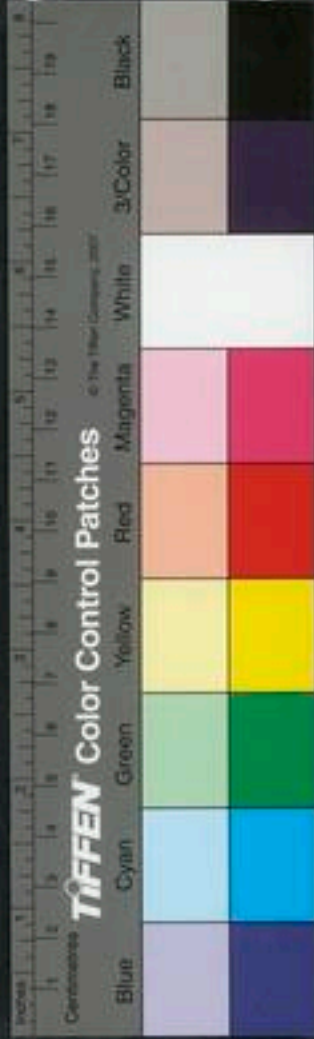
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茅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投三歸龜乃八草○初入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茅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救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遺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梁元帝以

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石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其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茅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櫬齋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容店人隨貨多小計其佑限自委櫬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



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  
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  
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  
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  
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  
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巾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  
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  
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  
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  
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官  
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

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  
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  
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葢為郢州刺史  
官爵如故葢弟遙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  
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  
法和與宋葢兄弟八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  
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  
和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幃油絡網車仗身百人  
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  
宴法和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段萬甲  
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



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遽代堊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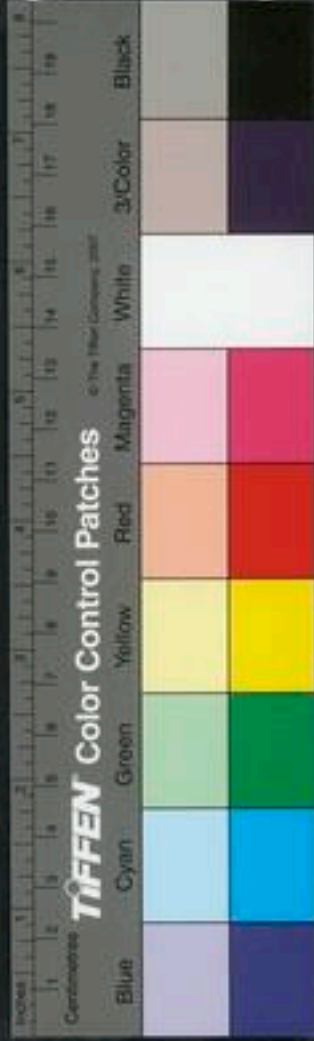
蔣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

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



二通易好占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  
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  
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  
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  
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  
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宗慄等議乃止  
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  
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荊州覆亡  
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  
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  
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

千口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  
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  
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護自是漸踈及護夷  
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  
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  
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及隋文  
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  
可公得為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武  
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開皇元年  
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穎蘇威二人  
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



必有邊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  
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  
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  
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  
還委舊任以年少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胄  
玄歷行及袁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終  
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  
純家訪焉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薦於信義志  
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毅河東  
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  
柳誓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  
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

行於世

楊伯醜

揚伯醜馮翊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  
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  
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  
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拂沐時  
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  
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  
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  
失子醜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  
門東道北壁上有青帟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  
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

北史

楊伯醜傳

十



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詰伯醜伯醜為之  
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  
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  
不得已速遷不然者揚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  
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  
常先與揚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  
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  
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惶  
為卿說且向西市東辟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  
繪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  
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  
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  
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  
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尔而笑  
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  
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  
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與州刺史  
趙昶薦之隋文帝徵授散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  
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  
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揚素  
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  
北史





暉與曹玄等辯折之暉杜口一無所荅曹玄通者  
五十四焉由是擢拜負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暉  
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  
日顏慙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閔改顛項歷作太初  
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討今相  
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  
乎上大悅漸見親用曹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  
三事其一○宋祖冲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  
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  
歷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  
移一度曹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  
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

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  
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  
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  
推定日創開此樓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  
用之莫能考正曹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  
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  
宗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  
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  
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  
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  
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  
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



逢交不問內外八限便蝕張賓立法創其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曹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給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月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牽見伏盈縮悉無格準曹玄候之各得真牽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

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牽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早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牽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者多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初



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宗數罕符曹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

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玄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隨文帝)以為負外敵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



後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痼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配為樂戶妙達鍾律遍工八  
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  
器及雜物以著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絃  
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鄭  
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  
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  
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  
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  
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

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宮法改絃移柱之  
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  
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  
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  
曲無滯滯見者莫不差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  
之○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  
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  
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  
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  
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  
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



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  
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  
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  
業之末其言卒驗○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  
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  
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  
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  
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眼  
謂以為神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  
專亦不可得兩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  
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

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徃哲輕其藝夫能  
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樂  
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  
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  
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  
於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檀特之徒法  
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知識知及江  
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  
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  
靈所資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  
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零零  
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坦褚該許智藏方

樂特妙谷一時之羨也而僧坦診候精密冠  
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  
器故能享眉壽康好爵老耄云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  
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將何  
以剞劂見知及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周  
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所  
闕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七

烈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  
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  
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  
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  
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  
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  
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  
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  
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  
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八彤管之書不

樂特妙谷一時之羨也而僧坦診候精密冠  
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  
器故能享眉壽康好爵老耄云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  
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蔣何  
以剞劂見知後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周  
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所  
闕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七

烈女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  
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  
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  
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  
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  
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  
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  
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  
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  
衣文衮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八彤管之書不

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  
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耻也魏隋二書並有  
烈女傳齊周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  
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烈女篇云

房愛親妻崔氏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  
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  
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  
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  
景伯為之悲傷八白其母母曰吾聞名不如見面  
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  
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  
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  
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  
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  
叩頭流血其母潸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  
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鄭善果母崔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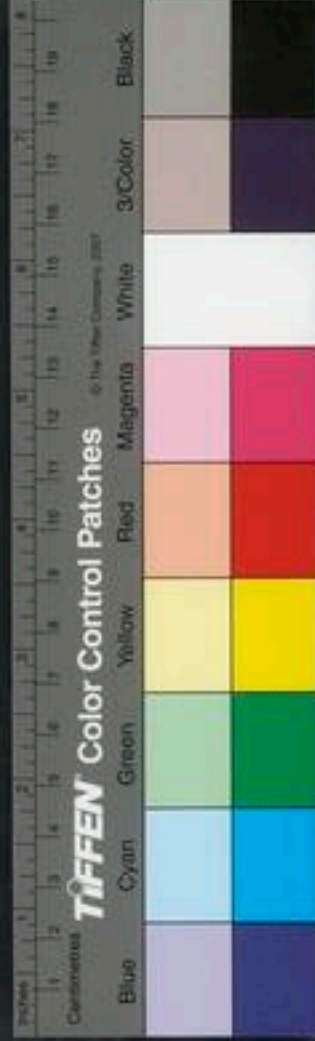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  
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  
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稱再  
適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夫  
死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  
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





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郵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

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荅曰吁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徇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公下及大丈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



不諳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  
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餼於衙中  
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  
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  
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  
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論曰婦人主織紵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  
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  
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考之圖史亦何  
代而無之哉魏隋所叙烈女凡三十四人蓋有  
質遇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  
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比其美節亦

何以尚茲故知蘭王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借偽附庸傳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  
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  
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石之徒時代不接  
舊書為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素且于時  
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  
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  
勅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  
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其餘不相關涉皆所  
不取至如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  
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八今



篇蕭登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為僭偽  
附庸傳云爾

夏 赫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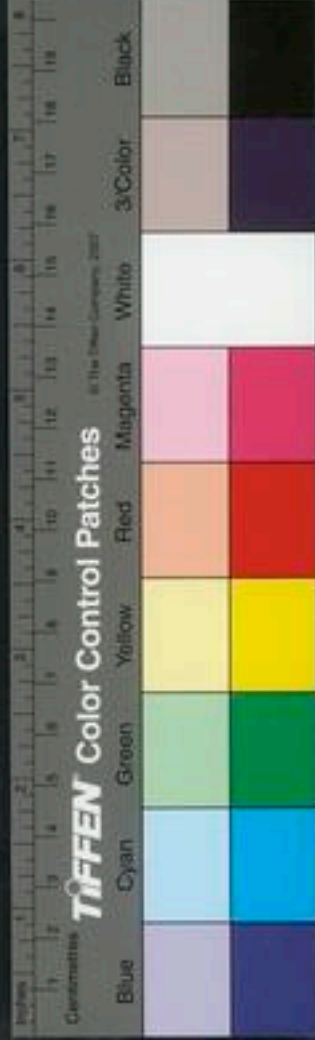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居於新興虜意之北北人  
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號為姓武父誥汁  
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  
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弟  
三子也衛辰潛通苻堅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  
伐堅討禽之遂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  
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衛辰遣子直力鞬寇  
南部其衆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為其所圍帝  
以車為方營並賊並前大破之禽直力鞬衛辰單

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衛辰第三子屈丐本名敕  
敦明元改其名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道武  
末僭稱大夏天王屈丐耻姓鐵弗改遂為赫連氏  
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族剛  
銳如鐵皆堪伐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  
曰姚泓豈能非裕裕必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  
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  
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遂僭皇帝於  
灃上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  
郡性懦虐視人如草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八一寸  
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  
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羣臣忤視者鑿其目

北史

夏赫連氏傳

五



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議廢其子瓚瓚自長  
安起兵攻屈丐丐遣子太原公昌破瓚殺之太武  
開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  
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享王師  
奄到上下驚擾車駕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  
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  
餘家而還昌復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  
太武乘虛西伐齊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  
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  
可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  
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

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  
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  
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龐師以誘之  
若得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  
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  
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于黑水分軍伏於  
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王來降說使人  
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  
徐往內外擊之有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之退  
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  
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八昌城言軍糧盡士  
卒食菜糲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



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  
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奪擊帝曰遠來求  
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  
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  
行五六里帝銜之賊陣不動帝乃分騎為左右以  
持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  
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  
不及八城奔投上邳遂剋其城○初屈丐奢好脩  
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  
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樹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  
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願謂左右曰  
葺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燕

慕容氏

徒河慕容廆字奕洛瓌本出昌黎領部落以遼東  
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廆死子晃嗣自稱燕王○昭  
成納晃女為后晃城和龍而都焉晃死子雋嗣既  
襲位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燕自薊遷都於鄴  
雋死弟三子暉嗣暉政無綱紀苻堅遣將王猛伐  
鄴禽暉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暉  
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  
甚見寵愛常自謂諸弟子曰此兒閭達好奇終能  
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雋  
雋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為缺外  
以慕卻缺為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夾以  
此史



垂為名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雋平中原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雋偕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篡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剋長子長子地名永所據地垂乃

心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身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為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水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水合帝進軍度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無



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西為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蹶有馬者蹶倒水上寶及諸父兄單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杖歛手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吊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為太子砥厲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

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剋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婚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晃以子德字玄明雅為兄垂所重符堅滅暉以德為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德鎮鄴大丞相寶既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乃以超為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天賜五年晉將劉



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朐為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墮于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後秦

姚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掄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襄公弋仲死子萇代屯於熙城慕容暉以萇為豫州刺史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數月之間衆至十餘萬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國號大秦以其太子興鎮之萇死子興襲位夏興

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辟六十餘日陷之車駕親征次永安平募遺勇將率精騎二百闕軍為前鋒將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紫辟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八又截汾曲浮橋兼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葭阮南四十里迸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葭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興從汾西北下憑壘為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鉤取以為薪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脩塹增廣之至夜興

北史

後秦姚弋仲

十





果來攻掄短不及棄之壘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還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於是平擢畫寤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知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死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類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長子泓僭位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後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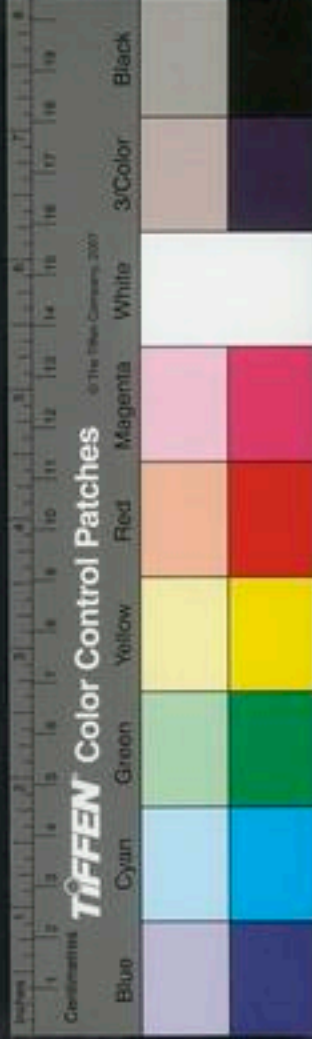
晉氏

梁帝蕭譽字理孫蘭陵人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太子薨封譽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譽既以昆季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批政有敗亡之漸遂畜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士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脩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譽兄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



續恃才輕譽搆譽及譽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  
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於譽譽聞之大怒  
及梁元將援建鄴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赴都譽遣  
府司馬劉方貴營兵為前軍出漢口而方貴潛與  
梁元相知剋期襲譽未及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  
謀泄遂據樊城非命譽遣軍攻之梁元乃厚資遣  
張續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續次大隄而樊城已  
陷譽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譽恐不能自固乃  
遣蔡大寶求附庸於西魏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  
國于謹伐江陵譽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譽  
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  
所統盡入於周譽乃稱皇帝於其國譽以有大志

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  
能得其死力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譽曰臣聞人  
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  
名譽入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  
淋罔顧吊伐之義停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  
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  
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  
盡讎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  
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為  
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  
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授魏人攝息  
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



踐皇綏纘克復禹萬世一時嘗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闕城長幼被虜八關又失襄陽之地營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耻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愆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此者久之遂以憂憤死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途為割據亦一時之傑然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板蕩骨肉猶亂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顛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昭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七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強則旅非弱則藉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躡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嶽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強則旅非弱則藉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躡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



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是知鴈海龍  
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  
况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  
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  
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  
禹迹之東浙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  
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  
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  
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  
為日所昭引身避之日引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

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  
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  
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  
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鶩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  
者自乘瘦者給朱蒙後狩於田以朱蒙善射給之  
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  
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  
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  
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  
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  
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與朱蒙至紇升骨  
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漢武帝元封

